

面

紗

李瑛由青島歸來的翌日，正是暑假後開學的前一天。清晨，她坐在窗前的大椅上，望著庭中閃着露珠的花草，凝想着即將開始的新生活。站在數十個女孩子前面，將要對她們講些什麼呢？她開始感覺到一種輕微的恐懼，方才由大學的教室裏走出，她自問無論在學問和在人格上還沒有足以爲人師的自信。大學的四年之中，她究竟習得了什麼呢？無意中她忽然窺見了映在鏡上鏡裡的自己的側影，她轉過臉去，對着鏡中的面影，像是看一個陌生者似的注視了良久，她這四年內由無數男性阿諛者的諂媚和戀愛技術家們陰謀的包圍中避走，用着最大的自制力躲避着愛情的捕捉。這鏡中的美手姿，就使她消費了一年以上的光陰和與這相



等的苦心來。一切的問題，然而這美究竟對她補償了什麼呢？……她走出門外，在花樹間散步着。她一屏去一切關於過去的記憶，因為她忽然想起了姊姊的事情，姊姊似乎應該回家來了，她漸漸好了起來，而且孩子逐漸長大了。在她畢業的次日，她到醫院裡去看她，她的兩頰紅潤，而且被允許在地上散步，並且服藥也中止了。她在青島發的列車上心裡以為也許李瑛已經回到家裏，但是她還沒有回來，是病情又有了新變化呢，還是有別的原因，李瑛心中有點疑慮，她想今天去看她。她走進屋子，去整理一下東西，在書桌上面放着一封信，她昨天晚上沒得看見它。信是徐儀寄來的，按照發信日期計算，大約已經收到了一星期。那上面寫着因為恥於開口，所以寫了這信來請她臨時在金錢上幫一點忙，數目和原因都沒有寫明，字跡很了草。這樣的事情，徐儀對於她還是第一次，因此她立刻焦急起來，事情已過去了一個禮拜，徐儀在這上面有什麼誤解都是很可能的。馬上送錢給她是否還有用處呢？李瑛拿着這封信困苦好久，後來，她決定先去看她。

徐儀住在某一個慈善機關設立的孤兒院的職員宿舍裏，處在偏僻寂靜的城隅，李瑛坐的

人力車在打聽了好幾個人以後才覓到那個地方，在低矮的灰色瓦屋的四周栽種着細弱的楊柳。守門的半聖老人，指示給她徐儀的住屋。

經過一條狹窄的甬道，達到了一個整齊的院落，在牆邊放置着煤和木柴，爬山虎的濃綠的枝葉攀緣着牆壁一直爬行到屋頂，夏季的草花種滿了小院。徐儀正站立在一架纏繞着絲瓜蔓的小棚下，伸臂整理着，用細繩把枝蔓縛在竹竿上面。看見李瑛，她微笑着說：

「你居然找到這兒來了，」她張開兩手：「你看我這一手泥，從起來就弄着花……。」

她引導李瑛進她的屋子，行路時身體費力的左右傾斜着。雖然因為醫治迅速，沒有將足部從腫上割去，却終於成了極甚的跛行者。李瑛每逢與她相會，看見她的困難的行路姿態，美露的身軀前後俯仰着，她就感到近於憐憫的感情，甚至會因之痛苦兩三天。

「我給你介紹我的母親。」徐儀說：「她現在病着。」

母親臥在裡間的床上，蓋着一條清潔的白被單，她在睡著，瘦削的雙頰在晨光的反映下，顯得越發蒼白。

「不要驚動她了。」李瑛說。她們退了出來，她問：「她是什麼病？」

「醫生說是十二指腸的疾病，是一種很麻煩的病……」徐儀低聲的說：「她年輕的時候，身體就是很壞的。」

室內是簡陋的陳設，却清潔而整齊。徐儀隔著方桌坐在李瑛對面的籐椅上說：

「我每天的事並不算多，但是因為一隻跛足的不便，常常使我覺得十分疲乏。」

一向李瑛在她的面前，非常謹慎的避免着談到關於足的事情，甚至連鞋的樣式之類的話也不談起，她恐怕徐儀傷心，因為天下恐怕沒有比一個美女而是殘廢更爲可悲的事了。徐儀這樣神色怡然的談着自己的跛足，却實在不是李瑛所能理解的心境。她默然聽着徐儀向她講着每日的工作，她一個人既要照應十個嬰兒的睡眠和飲食，還得在孤兒小學裏講四個小時的功課。而有病的母親的三餐，也必須設法準時料理。此外還有許多臨時發生的事故：孤兒院的向外募捐，圖書整理，以及許多瑣碎的小事……

「假如我是像你那樣健全的人，那就好得很，省力多了。」她歎息似的說。

李瑛從錢袋裏取出錢來，放在桌上，抱歉的說明了所以來遲的原因，並且說：

「以後醫藥費有不足的時候，儘管對我說。從明天起，我自己也可以掙錢了。」

這時，窗外有一個孩子的聲音叫：

「徐先生，上課了。」

「你去上課吧，我回去了！」李瑛說着，站立了起來。經過狹窄的教室前面時，她看見二十幾個穿着同樣灰色粗衣服的孩子，在殘缺了的書桌前，靜靜的坐着，都彷彿是瘦弱而蒼白的。她在窗外停住，示意叫徐儀進去。徐儀艱難的邁上了過於高大的講台，孩子們恭敬的向她鞠着躬。當她翻開了書本要開始她的授課的時候，她忽然記起了一件事，於是重新走下來，在第二排的一個孩子身旁站住，她問他的瘡怎樣了，孩子站起來，把衣袖挽起，露出了手臂，那上面包紮着潔白的繃帶，她爲他解開，在揭去脫脂棉的時候，孩子忍耐的咬着嘴唇，她仔細的看了一會，抱歉似的說：

「我方才有一點事情，在上課以前忘記到宿舍裏去替你換藥了，下課的時候，我馬上給

你換，好不好？」

孩子頻頻的點着頭，她重給他包紮好：

「腿上的呢？覺得怎樣了？」

「腿很痛，有一點腫了。」孩子說，他有十二三歲的样子，說着話的時候，不知不覺間有一滴眼淚落在展開着的書頁上。

她用手撫摸着孩子的頭，安慰着：

「很快就會好起來的，院裏的醫療設備太不完善，那是沒有法子的事……但是你若信任我，我會想法子給你治好的，院裡沒有的藥品，我自己去買……」

孩子嗚咽着坐了下去，把他的黃色的面孔伏在書桌上。

她遲疑了一會，又邁上講壇。功課開始了。

李瑛悄悄的離開了窗下，她被一種從來也沒有過的複雜的感情所激盪。坐在人力車上的時候，她想她留給徐儀的錢的數目也許太少了一點。她決定在兩個禮拜以後再給她送去一些

歸路正走過那個女子中學的牆外，她想要看看這個學校，就命令車夫拉到門前停住。走進了打掃得很清潔的校庭，在教務處的大屋裏，她遇見了常常到趙學文教授那裡去的叫做劉庭訓的教務主任，他只一個人坐在臨窗的椅上，悠然的吸着紙煙。

「天氣熱得很，」爲了禮貌，他欠一下身子，這樣說。

「從明天起，我也當先生了，自己想想都覺得不好意思！」李瑛爽朗的笑着，這樣說。對於李瑛原是由衷的言語，教務主任以爲不過是當空的客氣罷了，便不加可否的微笑着。

窗外是燦爛陽光下的校園，在高大的綠蔭之下，悠閒的散步着淺藍衣衫的少女。這使得李瑛回到了自己的少女時代，恍若一個幸福的夢境一樣迅速的消逝了的少女時代。她側然的微笑着，看着兩個繞着樹幹而互相追逐着的女孩子。

在和教務主任已沒有什麼言語可說了的時候，她一個人走了出來，懷着好奇心似的巡視着各處。這學校是以嚴厲的校規聞名於全省的，有女孩子的家庭，都以能夠考入這所學校爲

在親友間誇耀的談資。所以有些人們就稱呼這女子中學的學生爲修道女。在很早以前，李瑛就聽過許多關於這女學校的譏諷或讚美的言辭，二十年來這學校仍舊保持着社會的佳譽，被目爲女學生的聖地。她走在被濃濃樹蔭遮蔽着的校庭前，看着高大整潔的教室，他真的感到了靜穆的修道院一般的氣氛。她決定來到這樣的學校裡做教師，是並沒有經過任何考慮的，當她置身於大書着類似「女兒經」上的文句的扁額之前時，却覺得躊躇起來……。走過了不十分寬廣的運動場，她走入校園，立刻被兩間隱藏在一片竹林後邊的小屋子吸引住了。因爲校址原是某個有名的候爵的府邸，當時以園林之勝聞名於京師。保留到今日，經過了無數次的摧毀，仍還殘留着一點名園的風緻。有了年代的高大的柏樹，太湖石的假山和生長得茂盛的竹林，襯托着青空。李瑛對於那兩間小屋起了佔有的念頭。

經過宿舍的小門前時，她聽見了女孩子們的清脆的笑語。這青春的聲音，却將前刻盤旋在心裏的由於那扁額上「女兒經」一般文句所引起的苦惱驅走了。她彷彿增加了一點自信力似的，走了回去。她重新走進教務處的大屋子裡去。屋內除剝庭訓以外增加了十幾個陌生的

人。劉庭訓把每人向她介紹了一下。那個以嚴厲聞名的訓育主任，是一個頭髮已蒼白了的老處女，她的薄削的嘴唇緊閉着，彷彿不肯輕易露出她的牙齒。她的耳朵很小，好像它萎縮着似的。她以自覺着比所有的人都純潔高貴的神氣，傲慢的坐在沙發上，在眼角集聚着無數皺紋的三角形眼睛裡，閃露着頑固而威嚴的光，也許因為成了習慣的原故，把所有的人們都看成了她的學生。她的短小的鼻頭掀起着，對於李瑛只不屑的點一下頭。兩個教數學的先生兼任着訓育員的職務，這人選的合適，使得李瑛驚異起來，甚至她以為倘若並沒有經過嚴格挑選，這兩人至少也應該是那訓育主任的血族。舍監却是一個肥胖的婦人，在鼻梁上架一個很小的眼鏡，把頭髮剪齊到脖頸，穿着白夏布的長衫，她很快的便和李瑛談了起來，她說她在巴黎住過六年。英語教員是細長的人，穿着整潔平直的然而瘦小的西裝，頭髮也是薄而多油，彷彿一個木板似的沾在腦皮上，戴着金邊眼鏡，臉上沒有一根汗毛，修飾得異常光潔，說話的時候，令人聽來覺得他不是從口裏發音的，彷彿那聲音在他的肚子裏響着。教授音樂和美術的教師——音樂和美術在這個學校裏是爲了應付教育當局而不得不設的學科——

却是一個嬌小而活潑的青年女性，這人在那個訓育主任的眼裡是一個零分。總之，所有的教職員都立刻給李瑛一種明晰的印象：史地教員的光亮的頭頂和高亢的聲音；國文教員的平板無有表情的顏面；生物教員的嘲弄一般的微笑；化學教員的痴呆無神的眼光——誰知道他心中在想著什麼分子式呢。李瑛坐在牆隅裡，她默默的預想着，許多逼近了來的困難的人事，她需要支付相等的精力。因此，她微微的感到一點困苦。李瑛終於邁進生活的大河裏來了，她自己沉思着：它將要有如深谷間的奔泉，飛躍着水星，跨過巖石，奔騰澎湃而下呢。還是劃開了大地的身軀，唱着愉快的歌聲，洋洋流去呢。或者就腐敗於窪地，終於化為泥淖呢……

她的沉思被一陣爭辯所打斷了。音樂教員和訓育主任因為要求增加美術和音樂的鐘點而意見分歧，訓育主任以學校董事長的意思為理由，反對增加這種有害無益的功課，認為現在規定的時間已經達到極點。音樂教員同時提議的由本學期起，音樂改為共同受課，也遭到了猛烈的反對，她的美麗的臉漲紅着，從椅子上站起，並不向別人告辭便走了出去。李瑛一邊推

測着這學校還會有其他複雜的內容，而感到了興趣。覺得在很窄的場面下還是早些走開的好些，於是向着在座的人告辭。劉庭訓對她說：「明早舉行開學式的時間，並希望她務必準時出席。」她輕輕的拉開身旁的門走出去。在校門的前邊，那個嬌小的音樂教師正倚着牆在讀着一封由校役交給她的什麼信件，她招呼她一聲，音樂教師看着她無聲的笑了，兩人並肩走出了門。

李瑛邁入社會的第一步就是踟躕而不安的。她對於她的職業起了恐懼。當舉行開學式的
那一日，她坐在大禮堂的教師座席上，下望數百青裙藍衣的少女肅穆無聲的靜坐着，傾聽着
校長的訓辭，她的心裏隱然的感到了痛楚。那些少女們是怎樣的接受着那些三從四德之類的
經典呢？她們整襟端坐着，李瑛希圖從她們的臉上發現一些反撥着那些言語的表情，在她目力
所能及的前兩三排坐椅上，是一年級的新生，她們殘留着稚氣的臉上是毫無成見的，微微仰
向着高高的講壇，却是沒有懷疑也沒有感動。——將要對她們說些什麼呢？在開始她的第一
課的時候她也這樣自問着。站在那些純淨的少女們面前，她幾乎是苦惱的說出了一點她對於
教育的理想，她說得很費力。並且她忽然感到在這些女孩子跟前說這些話是不必要的事，而對
她自己所能說出的也許都已成了過去的學說，覺察了某個可懷疑的一點，於是便在吞吐之間

結束了她的訓話。但是飄浮在高大的教室裏的青春氣息，却使她感到些許安慰。因此她發現了自己內蘊的空虛，這是一種從來也沒有過的感情，而生出了謹慎並且勉勵的去探求她所不足的——不知的某處的慾望。她像一個旁觀者似的看着自己在心內生長起來的慾望。感覺到驚奇。由於各種複雜的感情糾結而刺激了她從很早就隱藏在智慧深處的力量而喚起了她的良知。她從教室裡退下的時候，心裏充滿着歡喜的焦燥，她約了那個音樂教師金采到學校圖書館去。

「妳要讀什麼書？」金采問她，她的快樂的面孔上露出諷刺一樣的笑容來：「妳想在這圖書館裡讀着書嗎？妳去看看就知道了。」

她在圖書館裡翻過了卡片櫃裡很少的卡片，沒有找到一冊她希望讀的書，在雜誌的插架上也只有幾冊風行一時的小品文月刊，在顯得過於闊大的室內，只陳設了疎疎落落的長椅和長案，十幾個學生爭讀着報紙，在塔壁上懸掛着生物學圖解和中華全圖。金采看着她惘然的神情微笑着，對她說：

「前幾天有一個學生在宿舍裡讀一本屠格涅夫的『貴族之家』，被舍監沒收書籍並且申斥了一頓。」

站在圖書館高大的灰磚台階上，望着近午的晴空，有白雲悠然的廻旋。綠蔭在無風的天氣裡，凝然不動。聽着金采的敘述，李瑛一時之間覺得無所適從似的困惑，無端的對於從前讀過的幾冊講到生活與人生之類的哲學入門書的論義起了懷疑——甚至起了輕微的反感。她自己也許並未體會到這種反感，因為它很迅速的在她意識內一閃便消滅了去。她更加渴望的要求知識，對於在這自己體內突然發生的求知慾，她自己都十分驚異，而同時揭露了的空若無物的靈魂的一隅，使她在愕然而驚之餘便有了愧怍的感情。人們在一生中往往像這樣的突然發現了自己嗎——她自問着：繼而想道：——人們遲早要發現自己的。無論怎樣，這也是令人歡喜的事情。她默然無語的沉思着，走在金采的身旁，在高大的槐樹下面散步，踏着細碎的陽光。金采彷彿也在想着什麼事情，長久的時間兩人都沒有言語。後來，她們坐在木橋上邊。望着遠天，金采對她說：

「妳好像在思索什麼事情？」

「今天正在給學生上課的時候，」李瑛說：「我對她們說了許多話——忽然，我停止住了，我簡直說不下去，完全是突然發生的，我發覺了我自己的空虛，可怕的空虛，我自己是什麼都沒有的——這樣子，我怎麼能講得下去呢？對於那些孩子們！……」

她急切的說著，像是一下子把所有的感情都要用言語表達於這個新的女友之前。金柔看着她，臉上露出驚異的神情，對於李瑛的言語，完全是出於意料之外的。她想了想說：

「這是因為妳第一次上課的緣故，漸漸就會好的。……可是我倒從來也沒有遇見過像妳這樣的教師！」金柔看着李瑛的臉問：「妳怎麼會想到這個的？這樣突然……」

「我不知道，」她說：「大概人們都要在這樣的——發現了自己。我方才就這麼想過，可是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我從來也沒有想到過我自己——這就是說從來也沒有認識過自己——在大學裡的時候，我是很驕傲的——這話說起來很可笑……不過，確實是這樣！——直到要畢業的時候，我還不知道我自己。雖然有時也感到一點恐懼……」她說到這兒，停住

了，她很困難於用言語表現自己的情緒，她看着金采的有點稚氣的臉上浮出笑容聽着她的話。金采的臉是很美麗的，雖然她的鼻子有一點矮小——像大多數的南方女人那樣，然而並不損害她整個的美麗，那微微翹起的鼻頭，反而增加了一點嬌憨，被陽光晒成淺褐色的兩頰上滲出青春的紅潤。

「發現自己，」金采把這句話說了兩三遍：「這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你說人們終於要發現自己，還不如說人們必須要發現自己！因為這是艱難的……不是人人都能辦得到的。是不是？並且我們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才發現自己？」她忽然惡毒的笑着：「在死床上邊嗎？」李瑛吃驚的看着音樂教師，她想不到這個一臉稚氣的孩子似的女人，會突然說出這樣的話來。

「妳怎麼這樣說？」她問。

「妳覺得奇怪嗎？那就是因為妳和我的生活不一樣！」金采仍舊笑着，李瑛却銳敏的直覺到這笑的背後有着她所不了解的東西。

「也許你所說的和我想的不一樣，」她沉默一會，繼續說：「人們是把自己隱藏起來了的，有的是除了自己當做真理的事業而外，從來想不到別的事情，他們一直跑到生活的終點。呵！我做了許多多麼愚蠢的事情！——躺在死床上的時候他才這樣突然想起，這念頭像閃電一樣閃在他的垂死的心裡，這也許就是妳說的人們終於要發現自己——雖然這話已經與你所說的意義不一樣。但是已經遲了……雖然也會有很少的例外，在躺上死床的時候，也不去想他自己——因為他們不願帶着懊悔的心情走入地獄！是不是？妳不要以為我是說着什麼俏皮話！我以為這實在會有的！你沒有看見過理直氣壯的生存着的人們嗎！就是如此。他們是沒有懊悔的——一直到死，但是，」她頓了一頓說：「我為什麼單單對妳說了這些話？妳不以爲我想得太離奇嗎？」

「你想得很多！」李瑛回答。

「中國人不喜歡去想，中國人喜歡實際！是不是？」金采看着李瑛這樣說。

李瑛的美麗的大眼閃動着，她說：

「妳說了許多出我意料的話！這在妳一定是原因的，我想。」

金采微笑着回答：

「什麼時候妳到我家裡去吧。我們可以成爲好朋友的，不是嗎？」

聽了這話的李瑛，歡欣的點著頭，在她的女友中還沒有一個像金采這樣的，驕傲的，

（她以爲她驕傲）並且彷彿有點神秘的活着的人。生活中埋藏着一點什麼東西：愛情的悲劇，意想不到的精神的愁苦，或是什麼心靈上的憂鬱……。這時候，鈴聲響了，金采去上她的音樂課。李瑛走進休息室裡去，那個嚴厲的訓育主任正在聲色俱厲的教訓着一個學生，那女孩子垂首站在桌旁，眼裡含着淚。訓育主任在屋內盤旋着，她大聲說：

「妳自己想想吧，妳想想看……」她像一隻母雞似的疾走着，忽然停住，兩手背在身後：

「爲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這一定不是沒有原故的！妳想想看！……」

她繼續在地上走着，滿面怒容。李瑛坐在窗邊的籐椅上，看着那老處女的威儀凜然的神

氣，她忽然起了一個念頭，她以為她那樣嚴厲的對待學生是由於嫉妒女孩子們的青春。

「妳去吧，我會有辦法的，我通知妳的家長，好不好？」訓育主任停止了她的盤旋，坐在椅上，她的細小的，尖銳的目光，威脅的叮視着那學生。女孩子恐慌的拾起頭來，哀求的低聲說：

「秦先生，您別通知我的家裏。」

「妳去吧，」秦先生揮一揮手，似乎非常滿足於她的辦法：「我明白所有的事情，妳去吧！」

女學生緩慢的退了出去，用手帕拭着眼睛。

「對於這些小丫頭們，」訓育主任向着李瑛說：她說着「小丫頭們」的時候，臉上有一種嫌惡的表情，李瑛看得很清楚，她不禁全身戰慄一下，感到了一陣恐懼。

「我是主張絕對嚴格的，」她的枯乾的鼻子翹着，露出黃色的牙齒：「否則，真不知道她們要壞成什麼樣子。所有的女人們，都震張到什麼地步了？」她厲聲說，注視着李瑛，

李瑛直感到她的言語並沒有說盡，彷彿爲了給這眼前的女人留一點情面。她低下頭去檢閱着桌上的一疊信件，把覺得可疑的用剪刀剪開封口，做得安然而鎮靜，絲毫也沒有想到別的人心的展讀着別人的信，不但毫無愧色，反而視爲理所當然，一邊在嘴裡喃喃，一邊隨隨便便的塞入封筒。她的稀疏的眉毛緊纏着。

李瑛夾起她的書本，離開這間屋子。心裡被焦燥的渴望着什麼似的情緒擾亂着，感受到無故的不安，無心的繞走在庭中的花園上。隔着寬闊的矮庭是音樂教室，從大敞着的窗子，她看見金采精神奕奕的用清脆的聲音講話，然後拿起曲譜，高聲歌唱起來，少女們歡欣的合唱跟隨着，與十分鐘以前的金采相比較，李瑛想不到她會如此單純而快樂。而那青春的合唱也確實感染了牠，她振作一下，金采恰好發現了牠，向她微笑着。

日曜日的清晨，李瑛很早便起床了。在北京的有庭園的家庭中，夏日的清晨是說不出的美麗清爽而靜謐，金黃色的朝陽的斜光，射在碧綠的樹梢上，群鳥歌唱，宇宙間充滿着歡欣的生機。樹葉微語，明亮的大空的青光籠罩着繁花和樹木。在藤蘿花架下邊，是趙學文教授爲他孩子設備的細沙坑，上面放着小桶和小鏟之類的玩具，小的籐製的桌椅和一個洗澡盆。李瑛走出屋外的時候，教授已經起來了，他坐在椅上讀書，與李瑛交換了幾句很短的談話，他的臉上露出忍不住的歡喜，微笑說：

「我們早一點去接她好不好？我們可以回來一起吃午飯。……呵，有多少日子我們不會在一個桌上吃飯了！」

乳母給小孩穿上新衣服，抱到教授的身邊來，孩子有着紅潤的面頰，柔軟的頭髮，大約

長着長長的睫毛的眼睛——和他的母親一樣。

「今天去接你媽媽去，我們把她帶回家來！」教授抱着孩子站起來，看着孩子的臉：

「你喜歡不喜歡？」

「喜歡！」孩子簡短的回答。他已經能說出令人聽了明白的言語。他眨眨眼睛，問道：

「爸爸喜歡不？」

做爸爸的人快樂的大笑起來，在他的柔嫩的小臉上吻了好久。吃早飯的時候，他親自餵他牛乳，並且做着鬼臉，引逗孩子發笑。臨走以前，他吩咐鬍子預備李玫喜歡吃的幾樣菜餚。

李玫在決定出院的前一天，對於即將回到疏遠已達二年之久的世間，有一種悲喜交集的情緒。自以為無望的病軀，在長期的療養中居然重新獲得了健康，實在是意想以外的事。但因此就必須由住了二年的山間回到家庭，她多少有點恐懼，她知道還有什麼樣的運命在等着她呢？她雖然比患病以前多了一點死裡逃生者的對於人生酒脫的、放任的態度。但想到人世

的苦難時，也仍有難免要躊躇。這日天還沒有明，她就醒來了，仰臥在床上看着薄明的天空，漸漸潔白。雲彩變幻着形象，一層一層迅速的褪去，在不注意的工夫，天地間突然的，完全是出其不意的鮮明了。這時太陽還沒有升起，由紗窗，微風送進松脂的香氣。對於這些，她有一點惜別。她輕輕起來，一直到她的丈夫來接她的時候，她都是坐在廊下看着她所熟悉的山間景物：綠草上斑點似的牛犢，黃泥的田舍，突出在眼前的白皮松，山禽的啼聲，開在山坳里的不知名的花樹。……

趙學文教授向主治醫師殷勤的致謝，李瑛扶着姊姊走下山去。孩子在乳母懷裏不知大聲唱些什麼。教授看着強健起來的妻子行路時的後姿，微笑着，心中豫約着幸福——一切都是從現在開始，一切都是幸福，他這樣單純的感覺到了幸福。

在車中，李瑛看着姊姊的豐滿的臉的側影，她不斷的微笑着和趙學文教授講着家庭間的瑣事，孩子坐在她的膝上，指着車窗外發出許多可笑的問題。

回到家中，一同進食，幾年中最高興的午飯，便是像趙學文教授那樣實際的人物，也說

了許多夢想似的話，他說了許多他的兒子長大以後的事。那孩子跪在椅上，注意的聽着，並且在他高興的時候拍着小手。

飯後，教授到學校去出席一個會議，院中除了孩子在花下用小鏟掘着沙土的聲音以外，一切都是寧靜。李玫看着一別兩年的庭園，以及兩年中長大，並且變得更加可愛的，孩子的活潑的姿態，她輕輕的歎息一聲。

「一切都成爲過去了，」她對李瑛說：「我忽然有了這樣的感覺——一切都過去了，好像從來沒有發生什麼事，甚至肺病院的生活，都像是一夢一般！」

「對於妳，這是好的。」李瑛疑惑的看着姊姊，簡短的說。

「我的感情淡漠起來了……」李玫想一想說：「肺病院的隣室住過一個三十歲的女人，她在三個月以前死去了……究竟她有怎樣的身世，我不大知道，但是我們常常在一起談話。那是一個奇怪的女人，她有她自己對於人生的看法——只少和我們不同。她是一個執拗的佛教徒，執拗的信仰她的宗教到了迷信的程度，總之，我想是沒有比她更誠虔的了。她常

常說肺病不過是一種災難，不會死人的，到應該好的時候一定會好，人們受着神的試煉，在人們忍受着苦難的時候，便已經抵消了罪愆。一切都是天定，你所應該做的，便是忍受着苦難到相當的時候。所以由於任何人的意志而行的躲避或治療都是毫無用處，……大約是這樣的意思。後來，她的肺病並沒有好起來，在治療上醫生是困難的，因為她幾乎一點也不信任醫生——她說到住醫院是爲了順從父親的意見。最使我吃驚的，便是她堅信信仰可以療病，她是一點憂慮也沒有的。她每日在病室裏誦經，從來也沒有向醫生問過她的病還得多少日子能好，她說醫生絕不會知道這種事。她對於一切都淡淡漠，認爲所有的事物都是一定要如此，萬事萬物順着規律生長，凋謝，所有的不幸，都是必須發生的。人既然毫無力量，那麼任何情感也都沒有必要。她自己就是這樣的安然死在病床上，除了在死以前數日大量咯血的時侯，在她蒼白瘦削的臉上現出一點驚慌而外，以後都是無聲的仰臥在病床上，一直到死。據說臨死以前的一瞬間，她彷彿十分恐怖，但隨後就會笑瞋目。這人的死，使我好幾夜沒能安睡，到現在我還常常想起她。……」

「妳忽然說起這個是什麼意思？」李瑛問她。

「我也不知道！也許由於我方才說的話聯想起來的——近來我常想起她。……」

李瑛用疑慮的眼光看她，說：

「倘若妳真正能那樣淡淡下來，那對於妳是很好的。」她十分驚異於李玫的思想在病中發生的變化，這種消極到極點的勇敢。

「應該發生的必須要發生，不必恐懼；不該發生的永遠不會發生，不必擔心。」李玫說。李瑛看她說話時候，彷彿並沒有經過思索似的脫口而出。

「其實是因為她回到家裡來，又看見了長大起來的孩子而觸動了感情，才說出來這種話，」李瑛推測，「這並不是她真正的思想。」

李玫站起來，走進室內去睡午覺，孩子跟在她的身後。在床上她把孩子摟在懷裡，熱烈的親吻着，不知不覺間流下了眼淚。

午後，教授回來了，看見坐在院中的李瑛，就說：

「學校裡又起風潮了——今天的會議便是學校當局預感到這次學潮的嚴重性，而特別招開的。你們那裡沒有什麼學動嗎？」

李瑛搖搖頭，教授脫去長衫，唏噓着：

「熱得很。我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因為我毫無意見……」他大笑着：「到底是怎麼鬧起的，爲了什麼？我還都不知道。」

「也許我們那個學校從來也不會發生那種事情，」李瑛說：「這是人人都可以放心的。」

「青年學生精力過剩，想出了這樣方法來消耗它，……別的，我想是一無所有的。」教授不關心的批評：「所以我一點興趣也沒有，大大小小的學潮我經得太多了，其結果都是沒有結果！」

李瑛從很早以前就聽見過關於這事的流言，聽了教授帶來的消息便陷入了沉思中，這時，教授在藤椅椅上閉了眼睛，預備午睡了。

每個月曜日的午前第一課，學校當局舉行紀念週，並且邀請名人或學者講演。這一日的講演者是天主教中的一個有權勢的人物，名子叫做馬謙的博士。李瑛聽說這人是中國天主教徒的主教，或者具有相等於主教那樣的神學的造詣與資格，幾乎與當時的上流人或知識分子都有着密切的交往。並且有些人們還說這人便是在政治上也持有某種隱然的力量。因此李瑛對於他感到了很大興趣，她聽着從他的魁梧的身軀裡發出的粗澀的聲音，他的言語是很笨拙的，不連貫的。完全不似街上的做道者所有的那樣流利的口舌。他說完一句時，就要停止半分鐘，思索着下邊的話。彷彿對於講演的對象之理解力有所考慮，想要盡量使用通俗的言語來啓發這一群女孩子們的道心，他首先聲明他不是牧師，並且沒有在這里闡發教義的意思，那原故，是他以爲祇要是「人」，便已經是天主教徒，因爲天主教徒的初步乃是「人的完

成」。完成了人，方能爲神服務。接着他就開始闡明善與惡的觀念，並且單純的指出愛就是善，恨便爲惡。認爲人生是不斷的懺悔……。他簡單而且短促的結束了他的講演，台下的女學生們有如聽她們的訓育主任的訓話一樣，漠然的神情浮在她們的臉上。李瑛注意的觀察着她們，對於她們的不加可否的冷淡，覺得十分詫異。馬謙博士似乎敏銳的感受到了他的失敗，謔笑的微笑着從校長不住口的滔滔道謝聲中告辭了。

「這些女孩子們非常冷淡……」李瑛對金采述說她的感覺。

「我喜歡她們這種態度！」金采說。

「好像她們是預先約定了似的……」

「神學博士在她們心裡是沒有位置的。」金采甚至興奮起來：「尤其這種空虛的善惡觀，怎能引起她們的興趣？一致的冷淡！對了，這是她們的抵抗！她們不要這個，就拒絕。爲什麼拒絕？沒有理由。她們沒有理由。妳想她們還沒有是非之見嗎？那是妳的悲觀，沒有比中國的女學生更是非分明的。那原故，就是因爲她們單純。神學博士？爲什麼不否定它呢？」

可愛而又可怕的冷淡，是不是？」

李瑛看着金采突如興奮起來的樣子，她的前額的嘴唇忽然閉得緊緊的，她禁不住微笑了：

「我們這些修道女是有點古怪的……你知道我第一天來的時候，簡直是失望的心情，但是漸漸的我發現了一點希望，那就是少數的女孩子們的反撥的精神，不過是：少數！因此，我想她們的冷淡也是不同的。」

「這很有趣，是不是？很出於妳的意料之外！」金采看着她說：「我們的學生，是各式各樣的，這些未來的母親，未來的妻子們，她們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樣壞，却也不像妳所想的那樣好！反撥的精神嗎？也許不過是小如脾氣……」說着她大笑了起來。

李瑛聽着她前後矛盾的言論，驚疑的看着她閃着嘲諷的微笑的臉，她漸漸的明白了一點金采的性格。並且忽然感覺到在這女人的人生歷程中存在着某種她所不知道的東西。

下午，是每學期都要舉行的健康檢查。由校醫施行，却只是量了體高和體重，看臉上的

顏色來測定營養的等級。聽診是經過學校當局反對了的，因為校醫是一個男子。當李瑛發現了這醫生原來就是二年前的婦人病院長郝鑄仁時，微微的吃了一驚。二年以前，李瑛聽說郝鑄仁和他的一個患者發生了說不清楚的關係，而這患者正是某一個新費的第二夫人，當事機不密，被一些好事者大大的宣揚出去以後，這一位貴人立刻秘密的採取了頂不客氣的手段，終於逼得郝鑄仁不能在北平立足，加以無法忍耐各方的辱罵，便悄悄的跑到什麼地方去了。兩月以前那新費團變成了寓公，而郝鑄仁居然又在北平出現了，李瑛才恍然於月來在報章廣告欄刊出的「婦科名醫郝述仁」，便是郝鑄仁新改的名子。不知怎麼，又任了這女子中學的校醫，真是可驚的手腕。李瑛想到這裡，忽然記起了趙學文說過的郝鑄仁學醫的動機的話，對照着女子中學的校醫來想一下，今日的郝述仁爲了謀求這個職務也許相當費些苦心。她立刻對於他憎厭起來。

在醫藥室的門前，郝鑄仁發現了李瑛，他走到她身傍來，用愉快的聲音說：

「李小姐，好久不見了。」

李瑛用冷澈的目光看他，沒有回答什麼話。

「我到外國去一趟，住了二年。」郝鑄仁說：「因為我實在想北平想得利害，我不能不回到北平來，嚟，學文兄好？令婦好？我最近要去看他們……我忙得要命，我正在籌備一個大規模的婦人病院，在一個星期以內正式開業。一星期以後就可以好些，我們可以靜靜的談談了……」

「學生等您檢查身體呢，」李瑛不高興的說：「請去忙吧，再見。」

她很快的從他身邊走開。郝鑄仁對她的失禮的態度愕然了好久。

李瑛和金采並肩走出校門，她感覺十分氣悶，郝述仁這人物的突然出現，將她的心靈罩上一層暗影，像是無意中被一種黏濕的液體粘在皮膚上，使人厭惡而不安。她緩慢的走着，沒有說話。

「妳認識那個醫生？」金采問她：「我覺得妳一看見他，立刻就……」她並沒有把她的感覺說出來，用問詢的眼光看着李瑛。

「我認識那人——」李瑛回答：「我嫌惡他，在這裡突然遇見，覺得很不愉快。」

「我們的生活與常常會發生一點想不到的麻煩，不快的事件，突然襲來了——」金采說：「不過立刻會過去的。」她是無意中說出的，並不見得是指着李瑛在今日的遭遇。李瑛對於這突然出現的事件認爲是一種不祥的預兆，這個念頭在她一發現校醫是郝鑄仁的時候，會經電光似的在她腦裡一閃。此刻非常執拗的在她心裡凝結住了對於李瑛的担心。「爲什麼想到那個？」她自問：「也許是我自己過敏……」她寬慰着自己：「不會發生什麼事，——不會再來第二次的。一切不幸都達到極點了，不會再來第二次的。」她沒有想到自己的事，所有不安的心情，都是爲着李瑛。她想到這裡，覺得輕鬆了一些，她並且想，從郝鑄仁到李瑛的中間有一處不能越過的地帶，這就是李瑛認爲郝鑄仁在數次敲詐之後已過了兩年之久，那醫生在想到繼續這種手段時，「時間」已經很可能稀薄了他那種卑劣的念頭，他在再會到李瑛的時候應該感到羞恥，這是人類的同情心！倘若郝鑄仁尚存有僅少善良的人性，他就不能越過這地帶再去迫害一個曾經受過他的恐嚇和敲詐的女人。……李瑛想到這裏被金采的話打

斷了。

「妳願意到我家裏去嗎？」

「我希望去。」李瑛說。

「妳說過多少次要到我家裏去看看，我想我的家和妳的家是不同的——絕對不相同，不過……」她突然停在道旁，躊躇了一會說：

「走吧。」

李瑛跟着她走進一所破舊而闊大的院落，寬大磚塊堆積而成的牆壁，舉架很高的房屋，被時光剝落了油彩的厚重的門扇，說明着這老屋的年代。在門洞裡邊，兩旁門房住的房客放置了兩個煤球爐，正噴放出濃烈的烟。院內棗樹蔭涼下邊有赤着背乘涼的男子，在地下放一把茶壺。簾帶，火罐，劈柴，所有零碎用品，都隨隨便便的堆在窗下。跟金采身後，從北房的牆夾道走過，蒸發起來的強烈的糞尿氣味，刺戟着鼻孔。這後進的一列房屋是金采的家佔有的，金采告訴李瑛這老屋就是她家的產業。她們在金采的屋子裡坐下，金采向她微笑着說：

「這就是我的家庭。」

「這家庭有什麼不好呢？看你說話的樣子彷彿很不滿意你的家似的。這是什麼原故？」李瑛說。她看着這屋子的裝飾，與她一進到這院子所感受的破舊頹敗的情調極不調和，女人獨出心裁的佈置著她的小屋，牆上懸掛著一幅油畫，全畫面瀲灩著深藍的調子，當中畫一種渺茫的幻想。長桌和牀上都覆蓋著一色的深藍色的單子。書架和桌上的書籍凌亂著，一大瓶枯萎了的白花，立在書櫃裡，葉子都變成褐色。另一個書架的上層擺滿了各式各樣的瓶子，這是這個女主人的嗜好，她喜歡蒐集瓶子，長頸的，圓的，透明玻璃的，泥燒，瓷的，描繪著細緻的，或是斑斕的彩釉的，古色古香的，每一個瓶子都有它的特色。這使得李瑛對於金采的趣味以及蒐集這些瓶子的苦心，抱著很大的驚異和興趣。

「這真了不得，」她叫；「妳弄來這麼多好看的瓶子！妳真是一個奇怪的女人，妳是一個古物鑑賞家嗎？」

「我不是，」金采把枯萎了的花束拔出來，回答：「我一點都不懂得骨董，我只是喜好瓶子！」

「你這小屋子很有趣。」李瑛說。坐在藤椅上。

「我這家庭是十分無趣的。」金采說：「假如你一連來幾天，你就連我這小屋子也不願意進了。我在這個家庭裡，是一個生客，因為我的父母都死了。北屋裡住的是我的叔父，很多的人，差不多每天要吵架……」她的話到此為止，不願意繼續下去，臉色是苦澀的，無可奈何。李瑛覺察出來金采對於她的家庭彷彿有什麼難以言說的苦衷，便停止了問話，隨手翻弄着桌上的書籍。

「有一天我會從這家庭走出去的。」金采對她說。這時候，在北屋裡響起婦人的尖銳的叫喊和孩子的哭聲，夾雜着男子的粗暴的叱罵。金采翹着眉毛，對李瑛說：

「這就是我的叔父，他喝醉了的時候，什麼人都罵。一個可憐而可憎的人……生活使他變成如此，我家原來是非常有錢的。一家人所共知的家畜，在我父親這一代才漸漸凋落下去。

來的。叔父在富貴的家庭長成，現在眼看着這家庭一天不如一天，他是非常有錢的……我明白他這種心境……」金采沉吟着，兩手絞着手指：「妳不會明白這種破落戶的心境，總而言之，我的家族的每個人都變成神經質，非常喜歡發脾氣。……而我自己呢？在近來我才忽然感到他們不把我看成家人之中的一個，彷彿看我是一個客人，也許很早就如此，我在最近才感覺到，不過這種感情是很奇怪的，我常常忽然想我和他們也許並沒有家族的關係，這不是很奇怪的嗎？其實他們和從前一樣看待我，不明白爲什麼會使我突地發生這種奇異的感覺，因此心情十分不愉快……叔父時時和我發脾氣，我們兩個幾乎在一月內說不上三次話，但是這是很早以前就如此的，彷彿父親在世的時候，他就是這樣……一種奇怪的感覺，我自已不明白，因此無形中我覺得是我疏遠着他們，但是每天繼續着無謂的爭吵，他們吵架，是什麼原因都沒有的，無緣無故就要吵架，吵起來就是很凶的，很凶。……這家庭將要弄成什麼樣子，我不知道……」金采走到李瑛前面：「我真不願意講這家的事情，說不盡的苦惱！我每月把薪水的三分之二交給他們，他們仍舊不滿足，他們嫌少……」

門開了，一個孩子跌撞了進來，哭泣着撲在金采的腿上，問着：

「二姐姐，媽媽追着打我……」

「爲什麼？」

不等孩子回答，一個婦人喘噓着走進屋來，無力的坐在床上，停一會才對金采說：

「我不知道妳這里有客人……這孩子簡直氣死我，他又和他的小叔打架，姨娘竟找到我屋裡喊叫。」她低聲說：「那個小老婆，我曉得過她嗎？」於是她就坐在床上訴苦，咀咒着這個家庭，一邊嘴噓一邊唾着吐沫。她的瘦削的面孔上，塗染着藍黃色，她有病，費力的呼吸着。她自己訴說了一氣，然後對李瑛抱歉似的笑一笑，走出去了。

「妳再多留一會，還有許多把戲看。」金采苦笑着說：「我想妳早就想要離開這兒了。」

李瑛搖頭算做回答。

「祖父還在嗎？」她問。

「死去十年了，方才說的姨娘是祖父的如夫人，從前是祖父的婢女，後來昇爲姨太太的。你看這不是一個複雜的破落戶嗎？」

李瑛忽然又看見了那幅畫，其實，她的眼光是並沒有離開過那幅畫的，她覺得她被那畫吸引住了，使她聯想到一件什麼事，然而卻又說不出是什麼，方才她已經想了好久。這時突然有一個意念鑽進腦裡，使她記起了兩年以前在青島的小別墅裡的借居人遺忘下的油畫，她爲什麼忽然想到這個，她自己也不知道，她甚至有一瞬間斷定這兩幅畫是出於一個作者的筆下。「這是可能的嗎？」她自己問自己。「假如我的猜想不錯，那個畫家却是誰呢？」到這時，她一走進這屋子便被什麼東西牽繫住了的精神，得到了豁然的理解，因爲她發現了她原是被那幅畫吸引。她走得近一點，立在畫的下面，她看出拖着車子的是一匹瘦細的灰色的馬，它飛奔着，神彩飛揚，馬車是黑的，古舊樣式的，並沒有乘車的人，也沒有御者，是一輛空馬車。李瑛想這樣幻想的圖畫，在現代繪畫理論的領域裡，已成了落伍的東西，和青島別墅裡的是一樣的，連畫風也使她一時感覺到那畫家是一個低俗的故作聰明的人物。然而有

一種說不出的力量吸引着她，終於使她不能不把自己所思想的批評放棄，而帶着讚嘆的心情去觀看它了。後來，她對金采說了她在青島看見的那幅畫及她的猜測，金采笑了一笑沒有說什麼話。李瑛轉過身去重新看那畫，心裏起了要會見那作畫的人的願望。她完全肯定了她的推測的確實性，而深信不疑了。半響，她忽然驚呼起來：

「這是一匹灰色馬！」

「怎的？」金采問：「妳對於這幅畫有很大的趣味，我將來把這個畫家介紹給妳好不好？」

「這人是誰？」她問。

「我的美術學校的教師，也是我的朋友。」金采說。與李瑛並肩看那幅畫，並且解釋：

「作畫的人告訴我這畫題是：『運命』。」

「運命！」李瑛重複一遍，她困惑的望着那畫：霧的夜，黑色的馬車，向前奔馳，灰色馬，並且是灰色馬！這畫題是『運命』。

「但是灰色馬是象徵着死的。」李瑛看了她的朋友一眼，有點恐怖似的說。

「是嗎？」金采反問：「是妳的感覺嗎？」

李瑛沒有回答。

「那麼，這是一幅可怕的畫了。」金采自語着，挽了李瑛的手臂，坐在床上。

「一個性格陰鬱的畫家，」金采對她說：「一個古怪的人，我一定把他介紹給妳，但是他有一個患肺病的非常嫉妒的太太。」說到這里，她大笑了起來。

這時候，輕易不到金采的房裏來的叔父，推門走了進來，這是一個四十五歲以上的中年人，面孔蒼白，身體瘦弱，在唇上和額下生長着稀疏不整的鬚鬚。目光閃動，有一種慾望強烈的人，目光多半是如此的。他穿著講究的夏布衫匆促的走了進來，一點也沒有注意李瑛，好像沒有看見她似的。他的進來，使金采銳敏的感覺到有什麼不平常的事情。

「金采，」對於他的姪女，他向來是這樣呼喚名字：「我和妳商量一件事情……」他沉吟了好一會，然後急促的問：「有妳的朋友在這里，聽了沒有防礙嗎？」

「我要回去了。」李瑛傷促的站了起來，向金采告辭。金采想了一想，對叔父說：

「我和您晚上再談好不好？我送她回去！不過我已經知道是什麼事情了。」她說着，站了起來。

「好吧！我想你會猜到的，你要明白我的意思……」叔父說，和金采同時站起來，嘆了一口氣：「妳仔細想想也好，家裡的狀況妳應該知道……我不是要強迫妳，而且那樣妳可以解救了我，解救，是的，可以說是解救……」他的言語錯亂，顯而易見的他是十分慌亂。

「解救？」金采訝然的看着她的叔父。

「可以說是解救……我很難過！」他忽然說：「我想我從明天起便把烟忌掉，也不喝酒了……」

金采看他的深陷下去的兩眼，苦惱的面容，聽着他沒有次序的言語，看出他是被什麼事折磨着而心神不寧！想起懊悔着過去的錯事。她想說幾句話安慰他，但是她沒有，她漠然的看着他，期待着他下面的話。

「如果妳父親活着，那就好了……我們這家已經到了什麼地步？妳知道不知道？」他重坐在床上，低聲說：「姨娘是什麼心腸……哼，妳以為我一天什麼事都不管嗎？我們一落千丈……我有什麼不好？我們不都是一樣的嗎！其實我明明知道這家庭是支撐不住的……妳是聰明的，妳比誰都知道得清楚，今天晚上，我們詳細談談，我要和妳說許多事，妳不知道的事……」他用顫動的聲音說着：「外邊的人還以為我們是殷實的大家呢，誰知道我們已經完全空了，空無一物……一點指望都沒有……」他站起來，低頭走出去，在門外，他問：

「妳一定早些回來嗎？」

金采對他點點頭，和李瑛一同走出去。

「妳看見了我的生活沒有？」在路上，金采對李瑛說：「我要早些把這生活結束！」她諷刺的說：「他要叫我結婚呢！不知和我說過多少次了！」

李瑛看她在堅定的微笑着，繼續說：

「他還不夠聰明，到現在還不知道我是怎樣的人……妳假如在我這樣的家庭裡住一日，

妳會變成什麼樣子？然而我……」

李瑛止住她的話，她說：

「如果你想要搬出來，和我一塊去住吧，不然，我倆一同住到學校裡去也好。」

「我十分焦燥！不過我早已想好了。我們不談這些好不好？——這些不愉快的談話！」

金采說：「妳心中還記着那幅運命的圖畫嗎？」

李瑛不解的望着她，反問：

「這有什麼關係？」

金采沒有回答，她原來就是無心的問話。她們緩慢的走着，落日的斜光把她們的身影拖長，李瑛從身邊有點稚氣的却又堅強的金采身上，發現了她自己所沒有的東西，她忽然想起徐儀，在心裡將這兩個人比較着。

「妳想些什麼？」金采問她，但是却並不等她的回答，緊接着說：「我回去了，明天我會告訴妳的。」

李瑛一個人向前走着，想着今天內所發生過的事情，立時校醫郝述仁在她腦裏出現了，佔據了她的思想。像是對於一個不祥之物似的，她心裡極其嫌惡，她不願想到那個「卑劣的人」，要把它從她的意識裡驅走，便抬起頭，加緊脚步快走。但是赫然呈現在她眼前的却是一幢兩層油飾很新的樓房，橫懸着「郝氏婦人病院」的白地黑字的匾額，二層樓窗裡，伸出郝述仁的漂亮的頭，向她有禮貌的微笑着。

徐儀在嬰兒室內忙着餵乳給他們吃，她試驗好了乳水的溫度，把一個一個的乳瓶放在嬰孩的小嘴上。他們伸出手來扶住乳瓶，有的臉上浮出了無邪的笑意，倒在潔白的床單上，滿足的吮吸起來，從喉嚨裏發出愉快的聲響，她把這十個嬰孩的食糧分配完了以後，又在床間巡迴了一遍，注意的看着每個孩子的臉龐，心裏比較着他們的健康狀態，在每個床位的旁邊，她都停下來。然後她把所有的窗子都敞開，讓初昇的陽光直射進來。她坐在窗邊的椅子上，看着那些嬰孩有的已經吸完了乳水，仍在用力吮着橡皮乳頭；有的已把瓶子扔在一邊，呀呀的呼叫起來；那個剛闖進來不到一個禮拜的五個月的嬰兒，彷彿已經忘却了母親的乳房，習慣於牛乳了。每日清晨來餵乳的時候，都有一種哀愁從心裏浮起，看着那些一無所知的嬰兒的純真的臉，她不像最初到孤兒院時的心境，僅只生出可憐可悲的感情而已。近來，

忽然從心底感到了哀愁，這哀愁也許是無法可以說明的，她是對於某種遠遠的甚至不可知的境界發生了隱憂，但是這却連她自己也說不出，她看着那個五個月的女嬰的肥胖可愛的小臉，她心裡想：

「爲什麼這孩子的父母養育到五個月以後，才送到育嬰堂裏來呢？」

當那孩子被在「救生門」裏發現的時候，院裏的人們便紛紛發出各樣的臆測，因爲這里接受的嬰兒很少有生後一個星期以上的。

「父母把他們的孩子送到這里來，這是怎麼一種可怕的心境？」她想着這人間悲慘事的棄嬰，却想不出許多可以辯解這種現象的理由。她自己一時之間覺得十分困惑。

「生也是自私的，棄也是自私的！」她忽然這樣輕輕的自語了出來。

她把那些乳瓶收拾起來，走了出去。在孤兒小學裡開始了她的授課，一直到午後兩點鐘的時候。每日她看着那些十幾歲的兒童們蒼白的營養不良的面貌，便覺得痛苦，這一日，她仍和每天一樣，鬱悶的走出教室。孩子們在她身後散開，在狹窄的操場上游戲着。

她走進事務室裡。就在她的坐位上，坐着一個陌生的青年男子，看見她就慌張的站立起來，嘴裡要說什麼話，却只是顫動着嘴唇，沒有發出聲音，在他的瘦削的病容的面貌上，有一種羞愧的，懦怯的，焦急的神情。他兩手支在桌上，向前欠着身子，嚙嚙好一會，紅漲着臉，急促的呼吸着。一套乏襪布的中山服，污穢而又瘦小。

「您有事情嗎？」徐儀對這陌生的訪客問。

「有一點事情！」來客稍微平靜了一點，他不作的互握着隻手，勉強做出不自然的笑容來。

徐儀有點驚疑的看着他，這里在半年內也不會有幾次和外界作事務上的接觸，那麼，這男子作什麼來了呢？

「我到孤兒院去了……」窗外嘈雜的兒童的喧叫，徐儀得用十分注意力來聽那男子低而顫抖的聲音。

「他爲什麼這樣害羞？」徐儀想：「這男子很奇怪。」

「他們說先生到這里來了，那邊沒有負責任的人……」男子繼續說。彷彿窗外的喧嘩增加了一點使他大胆些說話的勇氣。他一直垂着頭：「所以我到這院裡來，我來的時候，您正在上課……」

「那麼，您是特意來會我的嗎？」徐儀詫疑的問，並且請他坐在椅上說話。

「不是的，」他說：「我是來參觀一下……」但是他自己立刻就覺得這樣的說法不太合適他現在的身份，立刻更正道：「我受了一個別人的託付，他想要從孤兒院裏抱養一個小孩，無論男孩或女孩都好……所以，我來了……您是不是……」他說這些話，顯然是十分費力，神情迷亂，彷彿是一個神經上有什麼缺陷的人。兩眼躲避着對方的注視，他的目光是失神而且困惑的，說完了這些話，他的樣子忽然變得更加不安，想要附加一些解釋，却又不知怎樣說法，他從心裏十分惱恨起自己來了。當他發現徐儀是在沉吟不語的望着他，他就轉過身向着窗外，他自覺得全身上下在爬行着無數的蟲蟻。

「爲什麼還要撒謊呢？我和她照直說……」他這樣想，一時覺得有了勇氣，便猛然面向

著徐儀，然而却仍是沒有吐出聲音，他頹然的垂着兩手，靠在窗台上。

「那麼，您是受了別人委託替他來選擇一個小孩子的？」徐儀問。

男子無力的點着首。

徐儀就對他說明了抱養嬰兒的規則，看他却像是完全沒有聽見。

「您的朋友呢？還是您的親戚？」她大一點聲音問。

男子竟然吃了一驚似的「啊」了一聲。

「一個什麼？」他問。

徐儀把她的問話重述了一遍。

「一個親戚，他們是很有錢的……」他回答，爲什麼會說出這些，他自己覺得很奇怪，

他紅着臉說：「他是自來水廠的廠長，年紀很大了，沒有小孩……」

「那麼，他們希望一個多大的孩子呢？男孩子，還是女孩子好？」

「女孩子好，」他很快的回答：「小一點兒的好些，是不是小一點的好些？」他心裏急

然閃過一個念頭，趕快問道：「需要多少費用？還要什麼手續嗎？」

徐儀吃驚的看着他：

「我方才不是已經和您說一遍了嗎？」

「真的嗎？」他紅着臉，羞愧的說：「我也許忘了……」他連忙補充：「我腦子很壞，似乎有毛病……」他迷亂得很。

徐儀困窘的微笑着：

「要一些費用，那是以嬰孩的年齡爲準的。要保證人，商家鋪保，或者人格者的保證，證明抱養嬰孩沒有其他的作用，能負教養上的一切責任，並且本院還得調查他的家庭狀況是
否能夠有撫育一個嬰兒的能力，以及其他應該注意的地方。……」

「您是基督教徒嗎？」男子突然發問。

「我不是。」徐儀回答：「您爲什麼想到問這個？」

「沒有什麼，」那男子說。自己在窗邊站了一會，嘴裡自語着：「這些都辦不到；這些

都辦不到……」

徐儀心裡疑惑着這男子的態度，她高聲說：

「假如這些條件都辦不到，抱養小孩是不成的。」

「什麼？」他說：「都可以辦得到，我並沒有說辦不到的話！」

停了一會，他把桌上的「頂草帽」拿起來說：

「我去向他們報告一下這些手續，再見。」他連忙走出去。

徐儀忍不住笑了起來。她把書桌整理一下，出了事務室的門，將轉過身去，那男子忽然喘噓着站在她的身傍，急促的說：

「我忘請問您貴姓了。」

徐儀有點不快，反問着：

「這是怎麼一回事？」

男子自己也覺得冒失，他窘迫的說：

「我想要和您個人單獨的談談……請您千萬不要拒絕，我有一件要緊的事情，我只一看見您，我就想您能夠幫助我……」他臉上的神情懇切而且着急，他問：「這能行不能行？」

「可以。」徐儀簡捷的回答：「我叫徐儀，您來找我好了。但是現在不能說嗎？」

「現在我不能說……」他無力的解釋：「不是不能說，是我還不敢說，……這樣說也不對，總之，我是一個卑怯的人……我將來一定來找您，一切都會明白的。」

這次他緩慢的轉過身走了。

第二日午後，他又冒雨來到徐儀這里，一件藍色襯衫緊貼在背上，因為寒冷的原故，他的顏色蒼白着。他四顧着屋內的人們，羞怯的垂着頭，他覺得人們用一種驚奇的目光看他。他坐在徐儀的面前，沉默了很長的時間，窘困的兩手弄着草帽。

「您有什麼事？」徐儀問。

「我沒有什麼事……」他低聲說，畏葸的看一下每個人是否在注意着聽他的話：「我很抱歉，這樣來打擾您，不過我實在……」他的聲音越發微弱下來，終於停止了。他的面部筋

肉突然抽搐了一下，彷彿被人搗去了創口的痂皮似的顯得十分痛楚。徐儀不禁的覺得心裏顫動了一下。她忽然感到也許有什麼不平常的事要發生了，她期待着他繼續說下去。但是他站立起來，衰弱的說：

「我告辭了，我得回去……」他很快的走到門前，推門走了出去。徐儀跟隨着他，他一直走着，連頭也沒有回過來，彷彿不知道身後有人送他。直到走廊的盡頭，他停住了，回身看了一下，徐儀發現他的面孔是那樣的死灰色，她忍不住的問：

「你到底有什麼事情？」

就在同時，他跑到徐儀跟前，說：

「我真卑怯……連一點勇氣都沒有……我一定和您說，不管你們怎樣想……」

徐儀對他說請他暫時止住，她把他領到自己的屋子裡去，叫他坐下，並且倒一杯熱水給他，對他說：

「這屋裡沒有別人，說您的事情吧……」

「我一定和你說，我必得說的……假如再那樣懦弱，那就說不定怎樣了……我看出來了，妳是可以信賴的，我確實看得出來……」他的呼吸急促：「昨天從見着妳那時起，一直到现在，我完全是受着苦刑，在我和妳說話的當時，我想：——我敢不說？我決定我一定要說的，不然我到這裡來做什麼？但是，我得怎樣把我的話開始呢？」他兩手托腮，低着頭思索。從他的頭髮一滴雨水落在桌上。徐儀遞給他一條乾毛巾。

他有點窘，躊躇了一會，但隨即用力的擦去了頭髮上的雨水，他抬起頭來，望着徐儀的臉，突然站立起來，他嘟囔着說：

「我有多混，我若是不看看，我怎麼知道？」他向着徐儀，幾乎像哀求似的：「徐先生，我要參觀一下孤兒院，可以不可以？」

「沒有什麼不可以。」徐儀說：「您是想在今天就決定嗎？」

「決定什麼？」他吃了一驚似的反問。

「您說過您是替您的親戚來選擇一個嬰兒的……」

「是的，一個嬰兒，不錯，我是說過……可是我沒有關係，又沒有錢……」

「您的親戚總會有辦法的，」徐儀說：「反正我們先看看再說吧。」對於這個有點異常的人，她銳敏的感受到了什麼不尋常的事。

走出她的小院，沿着古舊的迴廊，往孤兒院的嬰兒室走去。那個男子在她身旁喋喋着，對於這庭院和建築說了一些凌亂的批評。徐儀從側面看着他，他的眼裡閃着患熱病似的光，顯而易見他被一件什麼事所迷亂，甚至有點昏狂的樣子。他有一個直而高的鼻和一張顯示着聰明的嘴。

在拉開嬰兒室的門的時候，徐儀發覺他全身戰動得很厲害，她驚訝的看着他的臉，他是那樣的激動着，更加蒼白。喜悅，恐懼，期待，以及更多的情緒相混，把他的臉改變了一種奇異的面貌。這面部的表情，非常刺痛了徐儀。他輕輕的走着，像是怕驚動了那些嬰孩似的。他靠近着床走，歪曲的不自然的微笑着看那些在睡着的孩子，徐儀看他似乎想要把每個嬰孩都擁抱一下。室內靜寂；可以聽見嬰兒們的均勻的呼吸，應合着窗外浙瀝的雨聲。而那

男子彷彿是在極力屏息着，他的面容却變得不安而且憂慮的了。

「這些都是孤兒嗎？他們沒有父母？」他忽然對徐儀發出這樣可笑的問話。

「自然是孤兒。」徐儀回答，她始終驚異着：「多半是他們的父母把他們送到這裏來的，拋棄了他們……」

「爲什麼？」他問，粗澀的呼吸着。

「我怎麼會知道！」徐儀困苦的回答：「不過一定是原因的，否則……」

「是的，一定是有原因的，您說得很對。」那男子拭着額角上的汗液：「可是……可是那算是什麼理由呢？」他搖着頭，顏色變成了青白，看着徐儀，用絕望似的低聲問：

「就這一間屋子嗎？……嬰兒並不多……」

徐儀默默的領他走進第二間嬰兒室，才一邁進門限，這男子的眼裏便閃着一種熱切的光，彷彿他發現了什麼神聖的異象似的，悲喜交集的感情使他一時變成了白痴一樣的神態，微微的張開了口，兩目直視。但這是一瞬間的事，立刻這熱情就從他臉上消逝了，他偏過頭

來看一下徐儀，她正在驚異的看著他，他以啞啞似的小聲說：

「我不想再看了。」

他低著頭首先走出，徐儀看出他是在很大的激動之下而不由自主了。經過走廊，他們並沒有交換過一句談話，男子的顏面上顯示出他口裏說不出的感情。徐儀請他到自己的屋子裏坐下，爲他倒一杯熱水，對他直接的說：

「說您的事情！倘若我能行，我一定幫助……」

「我相信你的好心，」男子的呼吸粗澀而急促，話說得很快，聲調顫動：「我第一眼看見妳時，我的感覺就是這樣，妳是一個誠懇的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應該這樣說：妳是天使一樣的人……對於那些嬰兒，妳可不是天使嗎？」他略停一會，把胸脯緊壓在桌邊上：「我忽然心跳得很厲害，」他說，極力使自己鎮靜一點：「我有什麼話不可以對妳說呢？即使妳要瞧不起我，甚至恥笑我，我都不管了，反正我是應該叫人家瞧不起的。我得怎樣開始我的話……我叫張嘉士，從前是大學學生，我祇念了一年的大學，後來我不能念下去了，因爲……」

這沒有多大關係，等我以後再和你說。……我是一個無用的人，我常常自己這樣想，兩年以來，我才知道大學以外的社會，才體味到生活——才認清了生活的殘忍的面貌，……然而我自己知道我變得好了，比起在大學裏的時候，因為我明白了這一點什麼事情，體驗了生活，這就是說自從我的父親破產以後，我自己像夢一般的被拋進生活裏來了，立刻，我的命運決定了，呵，我磨亮了眼睛，只少磨亮了一點。……這些都沒有關係，我對你說，我是一個充滿了罪過的人，這就要說我求你幫助我們的事情了——我和我的妻子，她病着，日日夜夜的想念着她的孩子，說到這裏，妳總會明白了吧？」他停一會，眼淚了的感情使他言語失去次序，顏色紅漲着，眼裏閃着淚光：「想想一個母親的心！人生的悲哀是什麼？我最懂得這一個！我是一個父親，做父親的心，罪惡的父親的心呵，我真奇怪，爲什麼在那時候我們一點都不動心？在那時候，是的，我們決定把孩子送到育嬰堂去的那時候……他的母親還爲他特別多加了一件衣服，用花被包上——美麗的花被，我們在決定以後，彷彿就失去了一切思想的能力，再也沒有想到別的，好像有什麼人在冥冥中指示着我們做一樣，他的母親把她包

好，她並沒有哭泣，好像連傷心都不，她只是反復的說：「他會幸福的，這麼美的孩子將來一定會被一家有錢的人家抱養去，一定會，比跟著我們受苦強的多了……」這是什麼理由？其實我知道她恐懼她的家庭知道這件事，她和我沒有結婚，這事以後再講給她……我現在要說的就是第二間的嬰兒室裏，靠窗的那邊有三張小床上，就是我們的孩子！」他兩手扶住頭，在他灼熱的臉上忽然現出了一種嘲弄的笑容，這笑容雖立刻就從臉上消失，却在徐儀的心上留下很深的印象，她注視着他，慢慢的說：

「那是一個大孩子，在我們那些嬰兒中，沒有一個長得那樣大才送來的，爲什麼……」說到這里，她停住了，她想她不應該再問他這些話。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問爲什麼送來那樣大才送到這里來呢……我沒法說，我們自己唯一的理由是我們太窮了，我們常常一兩天不能吃飯，臥在床上不敢動，這怎能養活一個孩子呢？但真正的理由是因爲這孩子不是合法的，不是合法的，是的，不是合法的，但是我管不了那許多，我的妻子病着，日夜叫着孩子的名字，……最可笑的是什麼，妳想不到，我們彼

此欺騙，自己又欺騙自己，把這個當做最偉大的理由：我們要做為人類有用的事，而小孩是累贅的東西，爲了要做偉大的事業，那麼把自己的孩子犧牲了吧……天，這是怎麼一回事，那個思想忽然鑽進我腦的髓裏去了，好像我們十分慷慨激昂？真妙透了，你看我們爲自己想出多少理由！……我抱着孩子，走出門外，在陽光下邊看着孩子的花一般的小臉，我記得清清楚楚的，我有一滴淚正落在孩子的臉上，他的眼睛澄清的看着我，他還不知道我是誰，我要把他怎樣，他無邪的看着我……有什麼魔鬼，爲什麼在那時候我還不改變我的決定，我確實知道那時候我是極其傷心的。……你幫助我吧，我要把孩子抱回去，這是我必須做的，必得如此……我是一個罪大惡極的父親！」他無力的仰靠在椅背上，以灼熱的目光哀求似的望着徐儀。

「我幫助你們！」徐儀低聲而堅定的說。

聽了這話，張嘉士前身離開了椅背，重問一句：

「你說的是真的？」他看着徐儀臉上的誠懇的笑容，長長的吁一口氣：「我觀察得不

錯，正是像我方才說的一樣，我第一眼看見你的時候確實想過：她是唯一能幫助我們的人，我不說謊……」他很快的說：「我立刻回去告訴我的妻子知道，請妳來好不好，妳來看看我們……」

「我現在不能去，」徐儀想了一想說：「我們先把這事情商量一個結果再說別的，」她說着，從桌上拿一份章程來翻着：「費用的數目雖然不大，但是在你我辦不到。你也說過，舖保也無法可想……那麼，我怎樣幫你的忙呢？我自然沒有能力單單對你廢棄一切章程，叫你把孩子抱回去——因為你有這種權利！」

「那不是沒有希望了嗎？」張嘉士沮喪的問。

「在這一方面，我除了替你迅速辦理手續而外，談不到幫忙。而那個在一天以內就可以完全辦好。你能弄着錢和舖保不能？你再想想看！」

男子痛苦的搖着頭，用絕望的聲音說：

「不能，我不能……」

徐儀想了一會，對他說：

「我替你想一個法子——爲了那個可憐的母親。我盡我的全力……雖然我不敢說一定成功。」

「若是那樣，」張嘉士感動的說：「妳真是我們的恩人了……」

「可是，你想到這個沒有？小孩子抱回去以後的事！」

張嘉士怔了一會，他說：

「現在我真不敢想以後的事……」

「爲什麼你不敢想？」徐儀溫和的質問：「爲什麼你不敢？我誠實的對你說：我對你的同情，僅僅有一點，只有一點。我可以了解你所說的父親的心！然而我差不多不明白你的作丈夫的心……但是這是將來的話了，現在我們不談這個。回去的時候，對那個可憐的妻，也是可憐的母親說：請她安心養病……」說了這些話，徐儀覺得一時感情十分激動，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對於張嘉士那人，她起了輕微的反感。

「那麼，我回去了。」張嘉士站起來：「我得怎麼說才好呢？對於你的好心，我想不出適當的話說……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

窗外的雨聲很響，絲瓜架和院裏的花草，被雨水洗成碧綠。

徐儀取一把雨傘來給他，並且送他到門外，問了他的住處，約定在一有辦法時就通知他，因為在沒有辦法的期間，他來也沒有用處。張嘉士以一種差不多是恭順的聲音應答着。

「在這期間，她不會被別人抱去嗎？」撐起傘走到雨裏去的時候，他又站住了，擔心的想。但當他一望見徐儀寧靜的目光，他就放心的走了開去。

李瑛自從在金采的家裏和她分別以後，一連兩日金采沒有到學校來，也沒有請假。李瑛心裏掛念着。在沒有金采的學校裏，她感到了說不出的寂寞。午間休息的時候，她一個人到校園裏散步，忽然有一個印象在她腦裏鮮明了起來，就是那一日從金采的家中走出的路上，無意中從郝述仁的病院前經過時的情景。郝述仁的微笑着的面容，到現在仍殘留着很深的印象，郝述仁的容貌可以算得漂亮，但是不知爲什麼對於李瑛却變成十分可厭的了。尤其他的笑容，李瑛直感到那笑容背面便是陰謀，卑鄙和貪慾，當時她急忙走過去，沒有回答他的招呼。但他那笑容却使她想要忘記都不能的存在腦裏，她甚至想這是一種不祥的徵兆。她漫然的散步着，在心裏努力要排除關於那個醫生的思想。

忽然，一個學生跑到她的面前。這個女孩子是她那班國文課上坐在最前排的一個，也是

其中聰明並且活潑的一個。紅潤的面孔和剪得短短的頭髮，在上課的時候，最喜歡問些課外的事。她的名子叫魏馥，是李瑛做教員以後的短期裡最喜歡的學生。

「有點事情，我們請您。」女孩子說。她是跑來的，微微有一點喘。

「妳們是誰？」

「我們——就是我們，還有誰？」魏馥說：「看，在那邊，」她用手指着遠處一片濃密的刺梅叢：「那裡邊有一塊很好的地方，四圍都是刺梅的樹，春天刺梅開花的時候，人們都到那裡去玩，現在沒人去了……您來嗎？」

「什麼事情？」李瑛問。

「您祇要來就知道了！我們祇預備請您一個！」

李瑛跟着她走進了樹叢，在一片短短的草地上圍坐着十幾個女孩子。

「歡迎！」他們叫。

「妳們開會嗎？」李瑛恍然的問，坐在一旁：「我願意在這兒傍聽。聽妳們自由說話，

我還是第一次，所以我很高興……現在，我靜靜的聽……」

女孩子們同意了她的話。於是，開始了。李瑛才知道這是一個文學研究會，在嚴厲的校規下，她們偷偷組織成的，已經有半年以上的時期了。李瑛默坐在樹蔭下邊，呼吸着青草的芳香，聽着那些女孩子們的雖然有時幼稚却極其純真的談話；她們每個人說話的時候，都是充滿着自信的，洩露着她們的不可限量的希望。李瑛帶着驚喜，聽着她們，她覺得只要聽橫溢着青春的聲音，不必去了解那聲音的內容，已經是可喜的事了；尤其在這樣修道院似的學校裡。她已經全部重訂了從前對於在這學校裡讀書的女孩子們的估價，她想起她從前錯在忘記了她們還都是孩子，還都年輕，這些年輕的心不是嚴厲的校規和女兒經似的訓辭可以壓榨了的。在這新文學幾乎成爲了禁物的學校裡，十幾個女孩子躲進灌木叢中讀小說，開研究會，真是十分令人感動的事。這會一直到午後上課的預備鐘響了的時候爲止，李瑛在這時候簡單的說出一些她的感想，尤其對於她們肯於這樣信任她覺得十分喜悅。並且說：

「每次的會，我都願意以傍聽生的資格出席！」

女孩子們清脆的笑了起來。

她們一同往教室那邊走去，魏觀對李瑛說：

「學生聯合會有給我們個人的信，希望在開大會的時候，我們學校也能夠參加，可是，我們連一點準備都沒有，並且，同學們好像一點也不知道這些事情……沒有興趣……自然，學校當局是不是許可，也是問題。先生，您認得怎麼辦好？」

「這是你們自己的事，」李瑛率直的回答：「我沒有什麼意見。不過，這些事過一半天再說吧。」她看見金采站在教員休息室前的門前向她招手，就跑了過去。

「有一個人在接受室裏等你。」金采對她說：「回頭我們再談。」

「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女人。是一個跛足……我想就是你常說的那個人！」金采回答。

「那麼，妳和我一道來吧。我把她介紹給妳。」李瑛挽着她的手臂，一同走進接待室

裏。

徐儀從沙發上站起來，微笑着招呼她們。李瑛跑到她前面，伸手給她。並且給這兩個不認識的人彼此介紹一下。

「爲什麼妳總也不來看我？」李瑛抱怨似的問。

「我正要開妳呢，」徐儀回答：「今天來，是有事情求妳，雖然想妳也未必能有這種能力……」

「這里不是談話的地方，」金采站起來插言道：「我下午的音樂課不上了，妳今天下午沒有課，一同到我家去好不好？怎麼樣？另外還有一件有趣的事情，關於妳的，」她看着李瑛：「我在那時候告訴妳。妳們知道這兩天以內我發生了什麼事？」

「到妳家去？那太遠了。」李瑛遲疑着。

「我有一個新的家了，妳們跟我來看看……」金采微笑着。

「妳結婚了？」李瑛半開着玩笑，心裡却想這事是可能的，在金采那女人，她說不定能夠做出一些令人想不到的，也做不到的事。

「差一點。」金采頑皮的挑着眉毛：「我們走吧。」

她們走在一條繁華的大街上。黃綠斑斕的街樹，中秋時分的晴空，五顏六色的商店窗飾，賣弄着新裝的男女，收音機的騷音，美利堅水兵，畫着半裸女人的電影廣告，所有的一切奢侈品，都在這條街上集中，分散，瘋狂了半開化的中國少年。大學生在口裡嚼着巧克力糖，哼着從好萊塢影片上學來的歌曲，搖擺着身體走在條這街上，顧盼自得。在剛剛流行着戴黑色眼鏡的當時，這街上沒有一個人不是黑色眼鏡。這條街爲一切的罪惡織成了美麗的面具。少女在百貨店裡羨慕着新式錢袋，而學會了竊取。爲了一杯冰激凌而在旅館裡失身。：這條街是這樣厚的城池的毒瘡，正開始從表面上潰爛。西方的末稍文明，尤其對於北平的市民，發生了令人不敢相信的作用。人們如醉似癡的在這條街上旋轉，追逐，手舞足蹈，目瞪口呆……她們在摩肩接踵的人的流裡穿行，走進市場裡的書店街，有穿着白色襯衫藍布長褲的中學生，圍繞着書架，翻讀着新刊雜誌。書商們用大張紙寫出魯迅的新作，高掛在店頭。在另一端上有一羣人圍繞着。李琪她們從那裏穿過，看見當中站着的是一個中學生，他的短髮

凌亂着，被汗水粘在額上，把襯衫的袖子挽得高高的，在他的紅潤的臉上，閃着釋氣的清蕩的光輝。正在開始他的演說。他的演說辭是他自己作成的，他單純的喊出來他自己的——也是那時的中學生們所共有的信念。並且時時參加一些幼稚的煽動性的辭句，把當時流行的許多口號連接在一處，完成了他的演說。李瑛三個人在人羣裏站了一會，聽着那孩子的演說，同時也聽着其他聽講人們的批評，帶着輕蔑的嘲諷的批評。李瑛以一種說不出的悵惘之滿離開了這里。一邊走着，徐儀對她說：

「我有許久不到人羣裡來了，」她笑着：「因此，我看着這些，覺得很新鮮！我簡直不知道學生們又開始了這種事情。我住的地方，和我的職業，把我從人羣分離了。」

李瑛心中忽然想起來趙學文教授對於學生運動的批評，他說是青年學生為消耗過剩的精力，才想出來這種辦法。以這個教育家的態度對照着那個清險熱誠的中學生，李瑛想到了與人間精神的界限。

「中國是一個謎一樣的國家，」金采說：「中國民族也是謎一樣的民族！——我記得那

一個外國人說過這樣的話。這種啾啾的聲音，在我們的知識階級中找到了回答，我們仔細觀察一下就會知道，他們自己不懂得自己。不過從此以後，也許真是解謎的時代了……」她繼續說：「學生運動遭到了趙學文教授那樣的嘲笑，這也許不是沒有緣故的。但是，妳怎樣想呢？」她向李瑛問。

「我還沒有想到嘲笑他們！」李瑛逃避似的回答：「雖然我不見得同意！」

走出了市場的大門，金采引導她們走進一家意大利人開設的大商店的旁門，走上連門的樓梯，在第三層樓拐角一間屋子，金采開開了門說：

「這就是我的新家！在北平這地方，這樣的房子是很少的，很有趣，是不是？」她轉向李瑛：「我的美術學校的先生，就住在這樓裡，是他介紹給我的。」

「妳終於從家裡搬出來了，」李瑛說：「我記得有一個時期——就是現在還是，出走是一種被人們尊敬的行爲。家庭叛徒，以及家庭革命之類的辭句，成了青年人的夢想！」

「妳諷刺我嗎？」金采倚着窗子，帶着贊同的笑容說：「你應該說是離教叛徒——這才

會是時髦的名辭……不過這些和我一點關係沒有，我父親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呢，兩天以前我才知道……這些，等以後慢慢說，先告訴給你一件事：校醫鄒述仁託我轉達你，希望在最近和你談談。」

李瑛咬着下唇，沉默着。她一聽鄒述仁這三個字時，全身便被一種說不出的憎惡充滿了，這憎惡的激動使她一時說不出話來，金采看出了她這話在李瑛身上發生的影響，而詫疑的望着她。

一直憑窗望着街景的徐薇，回過身來，對李瑛說：

「我在一個星期以內需要一筆錢，你能不能替我想一個辦法？」

「我想能的，」李瑛說：「是爲了伯母的病嗎？」

「不是母親的病用錢，是爲救一個人！」

「救一個人？」

「一個人不知怎麼想的，把他自己的孩子送進育嬰堂去了，但是後來做妻子的想那孩子

而到現在臥着病。男子到我們那兒去了，也有點神經錯亂的樣子……一個可憐的男子！他們沒有錢，不能把自己的孩子領回去，我想幫助他們一下……這似乎是應該的，但是我也是沒有錢的！」她赧然的垂下頭，笑着：「如果你肯拿出錢來幫助他們，或者就算借給我……」

「好吧，」李琰止住她：「一個禮拜以內我把錢送到你那兒去。最小的數目，得要多少？」

徐儀對她說了錢數，便向金采告辭，並且邀請她到孤兒院裡去參觀，然後才走了出去。

李琰站在門前，目送着她一步一步的走下樓梯，穿着長袖的寬肥的藍布長衫的背影，很長久的浮現在她的眼前沒有消逝。使她回想起一年以前食堂車上的女侍，那時候的徐儀穿着深藍色上衣，繫着雪白的圍裙……兩年來，在徐儀這人，變化已是何等大呢，而她却是寧靜的應付着這些變化……她默默的想着這些，走回金采的屋子，從樓窗往下望，徐儀正走在街道上，跛行着的姿態更加顯明，她左右傾斜着，李琰從上望着她緩慢的堅定的，走在赤着磚和墻的女人的流裡，在商店的五光十色的窗飾廣告色調裏，她的寬肥的藍衣，奇異的鮮明。

「妳想什麼？」金采問她。

「我想她！」李瑛指着遠遠的徐儀。

「我不喜歡她！」金采直截的說：「她爲什麼跟別人借錢去幫助人。而且這有什麼必要？這種行善，究竟有什麼意義，我不知道，不過，假如我是她，我一定不這樣做！」

「妳就要寬集瓶子了！」李瑛微有一點反感：「我想她絕對不會想到那是一種行善，所以也無從估計這種善行的價值！」

「這是一對有趣的雙親！」金采說：「他們爲什麼專先不想拋棄了孩子以後的痛苦……我是被我父親拋棄了的——那時候我是個不滿一週歲的嬰兒。前天晚上，叔父才把這事告訴我。爲什麼他在這時候才對我說，我明白他這種心理，他是希望報恩的。……」說着這話時，她慣有的譏諷的笑容裏帶着憂鬱。

「那麼，妳並不姓金，今天聽見妳這樣的話，真是意外。」

「當我聽見我的父親的歷史的時候，我全身戰慄得很厲害。妳知道，」她握着李瑛的

手：「我知道了我的體內流着的有我父親那樣光榮的血液，我忽然覺得我已經和我的父親這留在世界上的精神，合而爲一了，不過這也許很淺薄……我的父親却是辛亥時代的無名英雄，唯其是無名的，我才越發覺得他可貴，……我今年二十五歲，在二十五歲的今日，才知道自己的父親，這不是很可哀的嗎！我的叔父說，父親在官方的捕捉下，最後必得脫出北京，就是在那時候，他把我寄在金家的，我的金家養父，不聲不響的撫養我二十年，他從來沒有說過……據說我的父親是在武昌起義的第一戰中戰死了的……這兩天我就想，我的父親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我連他的照片都沒有見過！並且，我的母親，我的母親什麼樣呢？她怎樣了？我的叔父沒有對我說關於我母親的事，也許他也並不知道。那晚上，他一邊喝着酒，一邊對我說。在第二日，他好像很後悔……」

「那麼妳爲什麼搬出來呢？」

「我的叔父要我結婚，他差不多哀求我！最令我氣憤的，對方是我家債主。他不是要我解救他嗎，就是這種原故……」金采說着，帶着憤激的表情：「男子四十五歲，是一個有名

的大商人——我的叔父對我說的。……不等他把話說完，我堅決的拒絕了他，在最後他才說出了我的來歷，要求我報恩……」

「於是你就什麼都不管的搬了出來？」李璞問她：「你的叔父怎麼辦呢？」

「我不知道！」金采嬌搖頭：「我氣憤極了，來不及想到以後的事。你說我應當犧牲了自己，爲了報答二十年來的養育之恩？養育之恩，是的，我的叔父對我這麼說。我這樣搬了出來，難道還應該負什麼良心上的責任嗎？」她像是自問着自己的說。

「假如我是妳，」李璞說：「我真不知道會怎樣了。這實在是一個難題。」

「不要說了。」金采站在地心，揮着手：「我覺得心裡不好過……這事情還沒完結。兩三天來，我都想著我的父親，如果他還沒有死，仍在活着，那有多麼好！我想他現在頂多不過六十歲，他會活活的。」

這時候，門輕輕的開了。露出一個小女孩的臉，探進來半個身子，她細聲問：

「妳答應我的糖呢？」

金采笑着，從抽屜裡拿出糖，女孩子跑進來。金采把糖放進她的衣袋裡。

「妳父親出去了嗎？」

女孩搖搖頭，用手剝着糖上的花紙。

「我的美術先生的女孩。」金采對李瑛說。

李瑛望一望牆壁，並沒有隱着那幅題爲「運命」的繪畫。

「畫，和我那些瓶子都在家裡！」金采說：「妳有什麼法子沒有？至少替我把瓶子取來？妳替我去……」沒有等李瑛回答，她笑道：「這難得很！即便妳去，他們也不會給妳的。……我真想念我那些瓶子！」

樓裡人聲喧嚷，男子粗糙的喉音斷續唱着什麼歌曲。小孩子哭着，女人尖聲叱喊。

「應該吃晚飯的時候了。」金采說。兩人一同走出門外。一個細瘦的中年男子，匆忙的

迎面走過來，金采站住，招呼他：

「步先生。正好我介紹一個喜歡你的畫的人給你！」

他緩慢遲疑的走近來，脫下帽子。在舊習家以長髮來表現自己的時代，這人的頭上却剪得相同一個兵士，首先給李瑛一個特殊的印象。

「我的妻子又咯血了。」他對金采說：「但是她不相信醫生，仍舊起來，和平常一樣做着家裡的事情！她不聽我的勸告……」

「我們去看看她，同時參觀一下你的畫室！許可不許可？」金采問。

「妳們來吧。」他在前邊走着：「有的時候，我很討厭人們參觀我的畫室……」

「因為畫室是畫家的秘密！」金采接着說。

「妳說得不錯，但是我的畫室不是秘密！我的秘密是——妳並不知道！」

「真對！」金采笑起來。

走進畫家的屋子，李瑛立刻感到畫家夫人的眼光，使她不安着。這眼光是毫無緣由的仇視，在那眼裡燃着病的熱切的，嫉妒的光。當她回望她的眼睛時，那目光却迅速的躲避了她，她的頰上有兩塊紅暈，是有那種病的人的徵象。金采出鏡的和她談着，勸她住到病院裡

去，或者至少應該在牀上靜養，不能操勞。

「我沒有病！」她肯定的說：「你叫我住到病院裡去做什麼？我自己知道我沒有病。並且醫生懂得些什麼？一個完全健康的人，到醫生那兒去，請他檢查一下，他起碼會給你編出十五種病來！我真不明白，爲什麼你見到誰都說我有病？」她向着她的畫家丈夫：「如果我住到醫院裡去，這家會鬧成什麼樣子！」她和她的丈夫說話的時候，嫵媚的微笑着。

「這是一個奇怪的婦人！」李瑛心裡想。

「到我的畫室來參觀吧！」畫家無可奈何的站起來，拉開身後的門。畫室之內用深色的布遮着窗子，他走過去，拉開了它，放進來光線。壁上和地下滿是已完成的和未完成的油繪。另外有一個門，通著過道。李瑛聚精會神的依次鑑賞着那些畫，在牆角上，她發現了在她們青島別墅裡所有的那幅畫。

「怎樣的偶然！」李瑛心裡想。她長久的站在那里，望着那畫。

在音樂教室裏，女學生們向金采嚷着：

「教給我們新的歌，先生！我們要學新的！」

金采從眼前放下樂譜，微笑着問：

「什麼是新的，你們所想的新的是什麼？」

「別的學校的學生，都會唱了。可是我們還一點都不知道……」

「那是他們自己學的，不是先生教的。妳們也應該自己去學。」

「我們早就學會了。」她們齊聲笑了起來：「但是我們還是要學新的歌，唱新的歌！」

她們其中的一個站了起來說。這女孩子剪着短短的頭髮。

「我明白妳們的意思！」金采走近她們：「妳們究竟怎樣辦了？對於前些天的學生會的

通告。」

少女們沉默了下來，她們顯然是在思索着，一個得體的回答。終於她們自己知道對於這音樂教師從來就沒有懷着任何的警戒心。

「我們也不能落在他們後邊，決定參加下星期的遊行。」在金采身旁的一個少女仰着臉說。

「僅僅爲了不落在他們後邊？」音樂教師帶着習慣的含蓄的微笑：「妳們這些小女孩！」她原來想要說「妳們這些小姐！」但是她明白這些少女們現在不喜歡人家叫她們小姐，她想一想，繼續說：「我可知道有些人完全是爲了湊熱鬧！爲了虛榮！」

「先生，妳不該譏諷我們！」那個剪短髮的女孩子又站起來，她的名字叫劉碧獻——一個男人一樣的名字。

「我不是譏諷妳們，」金采誠懇的說：「我不能譏諷妳們！我是妳們那一邊的……並且我……」她停住了，想了一想，才繼續說：「我絕不願意防碍妳們，妳們是應該自由生長的。」

倘若那事情正好相合於妳們的正義感……是的，妳們，惟獨是妳們的心只應該是正義和熱情的發源地。我也許譏諷別人，但妳們不能那樣想。我要想法子幫助妳們，我是妳們的先生也是真正的朋友……妳們應該做的是怎樣培養妳們的善良的根性，當做和這惡濁的世間鬥爭的主力。妳們已經開始感覺到了吧，妳們的人生，就是必得以這『鬥』字開始的。現在豈不更是如此嗎，這『鬥』的意義在於妳們，是尤其深刻的！妳們如果仔細想一想，就會明白妳們這鬥的宿命！現代中國的女孩子！」金采笑着，她們自己並沒有想到說出這些話來。最近幾日來，她非常的易於激動：「這話不是教師在講堂上應該說的話，教師們板着臉立在講台上，讀講義，寫筆記，把他的『尊嚴』放在他和學生中間，並且從來不去想學生的事，我們的教育竟完全破壞在『師道尊嚴』上。……不過這和我說的話沒有關係，……我方才說『鬥』是妳們的宿命，妳們當然得和一切的中國人民一樣，這是不成問題的，此外，妳們還必得和男子的社會鬥，而最重要的是和妳們自己鬥——妳們的女性的自我鬥！」

「先生，妳說着妳們妳們的，好像把妳自己除外了似的。」那個叫劉琴儀的女孩子，大

聲說。

金采愕然一驚，笑了起來：

「我向你道歉，我應該說我們，是的，我們是一個時代的！」

鈴聲響着，上陣日的末一課完結了。金采挾起了樂譜，走出教室，學生們跳躍着隨在她的左右，在教員休息室裏，她沒有找着李瑛，到教務處去看，只是教務主任劉庭訓一個坐在他那大椅上，看見了她，便從抽屜裏取出一封信來說：

「有人寄一封匿名信來，是關於你的……」

她詫疑的接過信來，兩內是用毛筆寫的工楷，大致說金采平素行為放蕩，交結了十數名男友，最近居然從家庭裡私奔出去，和某一個畫家實行同居，此外還添加了許多的形容詞和批評，最後寫出了他的希望，說是：「似此種教員，實是國家之毒賊，應立即驅逐於教育界之外。」金采料到了這寫信的人是誰，他竟然採取了這樣一種報復的手段，實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被誣陷了的憤怒的感情，這突然襲來的不決，立刻浸透了她的週身。

「你知道寫信的人是誰嗎？」教務主任問。

「知道。」她回答。

「怎樣的關係？」

「我自己的叔父！」她鄙夷的笑了起來。

「他爲什麼要寫這種信，一定是原因的。」教務主任興趣橫溢的問。

金采把她自己的事情，簡單的敘述了一遍。

「他這是鬧哪門子，」刑庭調警告她：「我想他既然這樣開始了，他便會有第二次的！這位先生真夠得上『恩怨分明』！」他大聲的笑起来。笑得盡興以後才說：「原來你有過一段這樣的歷史，有趣得很！」

金采沉默的走出教務處，氣惱的，鄙夷的，無可如何的苦悶之感，充塞在她心裏。叔父的猥瑣的身體和面貌，清晰的浮現在她的眼前，他的紅色的浮腫着的眼睛，稀疏彎曲的鬚髮，曲背走路的姿勢。「這可憐的人。」——她忽然這樣輕薄的獨語了起來：「我愛他那樣仇

恨着。」這原來是她沒有想到的。她不想回到寓所去，出了政務廳便獨自走進校園，迎面的幾株楓樹已變成暗紅色，在無潔的煤屑路上，有幾枚大而黃的落葉。

她想起來方才對於女孩子們說的那些話，不禁自己恥笑起來，爲了這麼一封信而引起了煩悶的狹窄的心境。

「真正作戰的對象，還是自身！」她衝動的思索：「向着自己鬥！」她低頭走着，想起李瑛也許在這校園裡，便抬起頭來向四週巡找，園內靜寂得很，樹木在無風的空氣裡靜止着，沒有李瑛的影子。想起李瑛，他忽然覺到李瑛逃是正在向着自己鬥，李瑛彷彿無時不在節制着感情。「她爲什麼那樣——極力使她自己冷靜？」金采想着：「我幾乎是冷靜不了的。」不知不覺間，她走出校園，經過宿舍的門前時，她走了進去。因爲是土曜日的原故，宿舍裡靜靜的。她隨便的推開了一間臥室的門，一個伏在床上讀書的學生，吃驚的把書冊闔上，回過頭來。看見進來的人是金采，便清臉的笑了起來說：

「我以爲是秦先生呢！」這少女正是劉琴韻。

「妳原來住在這屋子裏，」金采回報着她微笑，坐在她的床上：「妳怎麼不回家去？也出不去？」對這個剪着短短的髮，叫一個男子一樣名字的女孩子，金采感到了興趣。

「我的家不在北平，」女孩子回答：「我又沒有地方可去。」

「妳讀的什麼書？怕秦先生看見？我看看行嗎？」

劉鶯鶯把她的書送到金采眼前。是巴金的『海底夢』。金采從很早就知道在北方的中學校裏，巴金幾乎成了那些男女孩子們的文學的神，他們狂了似的愛讀着他的小說。原來這劉鶯鶯也是其中的一個。巴金的情熱在多數年輕的靈魂的內部找到了共鳴，金采驚異着這巴金的魅力。

「我問妳，」金采放下了『海底夢』，「妳爲什麼叫一個男人一樣的名字？」

「我要像男子一樣！我厭惡女性……」她爽快的回答：「我不願意是一個女的，爲什麼我生成一個女的呢！」

這樣雅氣的言語，却感動了金采，她想起她自己的少女時代，她那要做一個男子的雄心

和劉琴獻一樣，直到現在，有的時候也會忘記了自己原是女性的做出女人所不應做的事情，說出了女性所不應說的言語。女性的對於自己的否定，金采和同時代的中國有知識的婦女一樣。

「可佩服的志氣！」金采對她的學生誇獎。

「可是國文先生對我說過，她不完全同意我，她有她自己的想法。」劉琴獻問：「李先生是很好的吧？」

「我想得到的。但是她怎麼說呢？」金采問她。

「她說女性必得是女性！……好像是這種意思，但是我記不清楚了，當時我沒有注意聽她。因為我不喜歡聽那種話……」

「她怎麼忽然說出這種話呢？」金采心裡自語著：「她一定是受了徐儀的影響……她對於那人都有一點尊敬的样子，她說過徐儀是……」

劉琴獻打斷了她的思路：

「我的圖畫怎麼也畫不好，先生，有什麼特別教法沒有？」

金采想起來劉碧獻是那一班裏美術成績最不良的一個，她忽略透視，線條粗亂，用十分鐘所能完成一幅靜物寫生，從來不修改。她看着她微笑着：

「沒有特別方法，妳畫不好就不畫……」金采像是看見了自己的中學生活，看見了那時候自己的影子，對劉碧獻生出來從來也沒有過的愛情。

外出的人，陸續歸來了，她們圍繞着金采。

「我們已經決定參加遊行了嗎？」一個問劉碧獻。

「沒有改變。」她回答：「學校當局並不反對！」一邊向口裡扔着別人買回來的花生米。

「那麼，月考延期嗎？」

「歡迎月考延期！」一個叫。

「應該不耽誤秋季旅行！」

「秦先生來了。」不知是誰輕輕說了這麼一句，屋內立刻肅靜了。開玩笑的人却大聲的笑了起來。在這青春的聲音裏，金采心裏完全消滅了由那封匿名信引起的懊惱。這一晚上，她愉快的回答着少女們各種各樣的發問；她們把她們自己的心向她開放着，金采在這單純的感情裡，感到了從沒有過的幸福。

金采走進廁所的樓內，在暗黃的燈影下邊，她看見她的繪畫先生正在和一個人說話，她走過去用鑰匙開房門，那人轉過頭來，向她舉一舉手。叫道：

「金采，你不認識我了吧！」

金采過來，看出來這人原來是她美術學生時代的同學，他的名字是黎維夫，在那時的同學之中，是一個出奇的人，在第一學期過了一半的時候，他突然向學校提出退學書，對同學聲言他厭倦了這種上課下課的生活，決心放棄人人都以為他的不可限量的繪畫修業，他自己說：「我討厭透了油彩的氣味，並且我們整天向着一個女人的肉體描摹着，這有什麼意思？美術家單單要畫女人的裸體，這究竟是什麼緣故？我厭棄了模特兒的面部表情。你們那一個在畫裸體的時候，純粹的在心裡想着我在繪畫，爲了製作一件藝術品，而沒有一絲雜念？即

使沒有，你們自己想，你們畫出了一張一張素描或油畫的女體，你們自己覺得怎樣，這有什麼意思？我厭倦了……」他把自己的書具分送給同學，並不回家，一個人住在公廨裡遊蕩了半個月，半個月埋頭於國立圖書館裡，一個月以後，他傾囊買了一張車票，然後手無分文的登上西行火車，給他的先生寫了一封信，說是到西北去了。在那裡他究竟做了些什麼，人們無從知道，現在他又回到北平這地方來，這真一個惹人興味的人物。

「你從前不是說過連北平這地方都厭倦了嗎？」金來問他。

「妳真問我為什麼又跑回來嗎？」黎維夫用手搔著頭，頭髮蓬鬆著：「我沒法說。」

「這不是說話的處方，」美術教師說：「我請你們吃冷食，到咖啡店去聽音樂，怎樣？我記得你也是厭惡音樂的……」

黎維夫笑了一笑，把兩子敲到頭上，回答說：

「我厭惡的事物太多！所以有一個陰謀我自己想：我是最倒楣的人！」他們緩慢的走下樓梯：「我想到了自殺，我確實想過，而且只有過自殺的計劃，這種自殺的意念，盤踞在我的

心上有很長久的時候……」

走進了附近的咖啡店，一時打斷了他的談話，他們找一個座位坐下，金柔懷着一種好奇心，觀察這人。在學校的時候，這黎維夫的奇僻性格，使得女同學對他望而却步，在三兩個男女之間，他突然在娓娓清談中，加進去一句毒辣的言辭，使在座的不歡而散，因為這種原故，女同學不敢和他談話，但却並不是對他持有怎樣惡劣的感情，除去因為受他的毒舌的襲擊而忍不住哭泣了的幾人而外，金柔想起來至少她們有三四人對那個奇僻的男子，有過近於畏懼的尊敬。在咖啡店的燈影下面，在鏗然的音樂聲響裡，黎維夫的面影鮮明着：他的多骨的血色很好的面上，浮着一種漠然的神情，彷彿對於一切都無動於衷的樣子。他取出紙煙吸着，三個人一時都想不出話說，出來進去的客人，從他們的身旁走過，金柔被黎維夫的漠然的表情所困惱，她不知道這個高傲的男子心裡想些什麼，她無心中偏過頭來，隔着一株高大的橡皮樹，她發現李瑛坐在那里，她微縮着眉端，和對面的男子談話，金柔沒得以看清那個男子的面貌，只從桌下露出着那人的白色褲角。李瑛以一種厭倦的聲音說：

「時間太晚，我必得回家了，下次再談。」她說着就站立起來，下面的言語或是男子也說了些什麼，都被突然響起來的爵士樂的瘋狂一般的聲音所淹沒。

「金采！」美術教師叫她：「妳發現了什麼？」

她回過頭來。

「一個同事。和我一同到你的書室裡去過的那個人！」

「我一進來就看見了……但是爲什麼妳很驚訝？」步青叩着送上來的冷咖啡，這樣問。

「她不是喜歡到咖啡店裏來的人……」金采的話還沒有說完，黎維夫自言自語的說：

「我也有三年之久，沒有進咖啡店了。」

「到底你做了些什麼呢？」步青問。

「到底我做了些什麼呢？」黎維夫敲着自己的前額。

「我自己也不知道。」停了一刻，他繼續說：「這不是小說筆法，」他諷刺的笑着：

「我有一個小說家的朋友，他在大學裡當職員，因爲是在大學裡，就漸漸的覺得自己偉大起

來，自己看自己：很了不起的樣子。於是整天揸着皮靴，戴着廉價草帽，奔波到國立圖書館，並不是去讀書，而是從那門出來進去，弄得渾身是汗，見了人却說：『我在印度印了一冊詩集。』說完了這句話，也並沒有下文，只瞪了眼睛期待着別人的讚嘆。我回到北平來遇見的第一個人就是他，正在他從國立圖書館的大門走出，又掉頭走進，這樣的出來進去的時候。循聲以尊敬而綉塗的眼色愕然的竄着大門，我發現了這人是我的五年以前的好友，那時候，他寫着『橄欖呀，好像一隻宋瓷碗！』的詩歌，很得到許多莫明其妙的讚嘆——這人就是需要讚嘆的，他想盡了法子來獲得『讚嘆』，現在他戴上了廉價草帽和揸起了皮靴，便都是爲了獲得『讚嘆』的。我當時就揪住了他的蘭綢西服，這十分的羞惱了他：『你要怎的？』他向我翻着眼睛，等他認出了是我的時候，忽然大吃一驚，叫着：『你不是已經死了嗎！』我於是問他這樣的在圖書館門裡門外轉來轉去是什麼意思？他的回答很奇妙，他說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有魔法一般的力量吸引他，他只好轉來轉去……』他把手裡的烟尾塞進煙盒裡去，大笑着，步着疑惑的走着他：

「這是真的嗎？」

「我爲什麼撒謊。他立刻告訴我他在印度印了一冊詩集，並且說：『自然泰戈爾先生也在印度印詩集。』我對他說，我不知道泰戈爾是個什麼。他從皮袍裡拿出一冊雜誌，說是那上邊登載着他的小說和一篇關於文化的論文，我仔細看他的態度，那面部表情彷彿在說：『我竟是一個文化。』並且他給我一疊原稿，也是從那皮袍裡拿出來的，看那樣子，他是把發表作品的雜誌和原稿，統統裝在那皮袍裡。他以茫然欲泣的神氣，說這是聽見我的死耗以後而寫的詩篇。我只看了一句：『你是蒙古草原上的斷頭台之露也！』我沒有說一句話，把那詩篇擇在他的『我就具文化』的險上。」

金采看着黎維夫的輕蔑的表情，不知爲什麼對於這人起了反感，她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一個使她在精神上感到壓迫的人，因此，她心裡氣惱。她看下方才沒有和李瑛一同走開的男子，桌下的白色褲角已經沒有了，映在她眼睛裡的是四隻穿着米色皮鞋的婦人的裸腿。她回過頭來，繼續聽着黎維夫的談話：

「把法蘭西的名物，移到蒙古草原上，這也許是文學的妄想，不過我却在蒙古看過殺人，據說蒙古刀鋒之利，是天下有名的，事實是否如此，我無從知道。但是看着劊子手用華麗的皮鞘和鮮紅的綢帶來裝飾它，可見他們是非常看重這種刀的。那時候是正午，蒙古草原的陽光，像是要燃燼一般的輝煌着。我記得最清楚的是金色的砂粒反映着陽光，奪人眼目。平原上是寂寞的，沒有人也沒有畜牲，犯罪的人們被命令跪在地上，執行者用左手按下罪人的頭，然後，迅速的發手揮刀向那細弱的脖子上砍去，立刻，屍身仆倒了，把自己的頭壓在自己的身下。執行者是一個瘦弱的人，他神情倦怠，好像很疲倦的樣子，但是在揮起刀的時候，立刻就興奮起來，兩眼閃光，全身充滿着氣力。犯罪的人在蘇死以前的戰慄，變成了青色的顏面，在由生到死的一剎那間……這實在是有點可怕的。我在那時，把目光從那些罪人的身上避開，我不敢看他們。我只注意的觀察着執行者的面部，他使我大大的吃驚，他無動於衷的，坦然的，像在家裡喝一杯茶似的，那樣無所謂的把人的頭砍下，再去砍另一個的，熟練，迅速！劊子手的技術，在於一刀砍下……據說砍下批評家金聖嘆的頭的劊子手，便是當時有名的人，得到了

金聖嘆先生死後的讚嘆：『好快的刀！』這大約是笑談，用來諷刺金聖嘆先生的批評精神的。我相識的劊子手便是有名的人，他那種經驗家的老練，真是令人無可奈何。他的任務完成以後，我們一同走回去，我和他落在後面，我看見他又恢復了殺人以前的倦怠，睡眠不足似的疲乏而且無力的走着，在背上背着那柄刀，他一連砍了五個人，這時候像若無其事一樣。

『在砍人的時候，你覺得怎樣？』我問他。他搖搖頭，陰鬱的回答：『不覺得怎樣！』他慘然的笑着：『我慣了。』我回望一下，在燦爛的太陽光下，遼闊的平原上，橫臥着五具無頭的屍體，這樣的風景，你們想像一下看……我記得我那時只是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寂寞。我望着身旁生着黃色鬚鬚的劊子手，他以低弱的聲音，對我說：『我在第一次的時候，我自己渾身都顛抖起來，看着跪在眼前的人，從口裏發出不自覺的呻吟，全身像一片樹葉一樣的戰慄，我的刀，差一點從手裡落下去，但是日子長了，後來，我忽然發現：如果你想這面前的是一個人，和你一樣的，那就不好辦了。後來我竟把人看成一段木頭，請問你砍一段木頭的時候，那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砍的嗎……』這可真是新發現——我遇見這麼一個人！大約達

文西有一幅名畫，畫着被斬首的約翰，對於那樣的畫，我實在是有反感的，他畫着約翰直直的張開兩手，跪在地上，低垂着頭，那劊子手的飛刀欲砍的姿勢，倒非常雄壯……那個劊子手也許無法把約翰當做一段木頭！然而我對於那幅畫有說不出與由的反感……」說到這兒，他停了下來，微笑着吸煙。留聲機換上一片夏威夷樂曲的唱盤，甜蜜而且熱情的音律蹣跚着。金采惘然的默坐着，心裡想着黎維夫這男子，實在夠得上一個雄辯家。步青吩咐僕役再拿來三個咖啡，重新燃著一標香煙。問道：

「你每天所想的還是這些事嗎？」

「這不是我想的。我是說出我的經驗而已。你不是問我到底做了些什麼嗎？我的生活却具既沒有美術，又沒有音樂的。」

「你不信任一切，對於什麼都採取否定的態度，從你在學校的時候就如此，到現在越發堅固了。」美術教師批評的說：「幾年來的旅行生活並沒有改變你！」

「有的時候我自己想：我真是一個懷疑家！這是怎麼造成的？有的時候，我對於自己的

懷疑都懷疑起來！……這真不可救藥，是不是？」他帶着自嘲的笑着：「真理在什麼地方？到處都是，却又到處都沒有……」

金采凝然的看他一眼，發覺黎維夫正在斜視着她，他的堅定冷淡的目光，使她感到非常的擾亂。她首先站立起來：

「時候不早，該走了吧！」

走出咖啡店，黎維夫向他們告辭：

「再見，有工夫到我那兒去吧！」

在霓虹燈影下面，他緩步着，走向和這兩個人相反的街路。

在道上，步青告訴金采，黎維夫乃是那個有名的企業家黎子明的獨生子，所以他覺得黎維夫之造成現在的思想，是非常奇特的。

回到廝所，金采連燈也沒有開的睡在床上，在她的生活裡，黎維夫這個不尋常的闖入者，委實煩擾了她的精神。也許因為錯過了睡眠的時間，她一點睡意也沒有，於是她跌在地

下，打開燈，在桌上發現了一張紙，那上面寫着：

「我來找你商量一件事，妳不在。我遇見了困難的事情。」

下面署一個「瑛」字。

李瑛遇見的困難的事情，是郝述仁竟然向她求婚。下課以後，她正預備回去，郝述仁到她面前來，無論如何希望和她談一下，這種要求，在郝述仁已經是第四次了，李瑛想倘若不答應他，以後也許會發生什麼想不到的麻煩，所以這一次她沒有拒絕。醫生滿臉洋溢着喜色，李瑛覺得他這滿臉喜色也是裝出來的，她厭惡的不去看他，兩個徒步走了很長的路，在路上郝述仁搜索許多他以爲使一個女人聽見會喜歡的言語，李瑛默默的沒有回答他什麼話。當金采在咖啡店裡遇見他們的時候，他們已經在談了一個半小時。郝述仁首先以深思熟慮的態度開始的：他訴說他的滿懷的傾慕，他認爲李瑛是現代女性中最爲傑出的，美貌不必說了，識見和學問也不是一般的男性所可及，這樣的反復着他的恭維，企圖打動李瑛的虛榮心。然後，他說出了使李瑛覺得可怕的話：

「令姊可真算遇了一個不幸的婚姻！」他停住一下，期待着李瑛的反應。

李瑛被這話震動了一下，她咬住下唇，她想不到郝述仁居然從這方面進攻，她感到一點困難了。對於這個醫生的卑劣，她從心裏昇起了憎恨。她默然無語，等着以下的話。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她這婚姻的痛苦。妳知道令姊的心裡的痛苦嗎……我想她不會對妳說，她誰也不能對誰說的……」他又停住，期待着李瑛的反應，因為她對於自己的言語的作用，是有自信的。但李瑛仍舊沉默着，沒有回答，她只覺得臉上因為憎恨而灼熱起來。醫生似乎發現了她這面部發生的反應，在心裡暗自得意起來。

「妳一定不會知道，」他重複說：「我却可以想像她精神上的苦惱，如果她這秘密，被趙先生發現的時候，會引起怎樣的悲劇，我簡直不敢想……」他喘喘着。

「我知道了，並且趙先生也知道！」李瑛激動他說：「所以這已經不成爲秘密了。她現在心裏很平安。趙先生完全原諒她，他們幸福的生活，絕不會發生你所想像的悲劇的，請你放心！」

醫生不禁愕然了片刻，他困惑的說：

「那好極了！不過這出乎我的意料。」

「你所說的重要的事，就是這個吧，」李瑛站起來，譏刺的說：「在我們却並不覺得重要……但是把別人的秘密，在你看來十分重要，我真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請妳坐下，」醫生嚴然的說：「我沒有一點惡意！但是我想無論怎樣的女人，也不願意把自己愛情的道德的秘密，公開於人的。妳說的也許是假的。」李瑛坐了下來，沒有回答她。

「但是我始終關心她。因為是我勸她不要墮胎，而她聽信了我的話。」

「我知道了，」李瑛厭煩的說：「我還知道你欠她兩千元錢，並且到現在也沒有歸還。」說出這話，她才覺得過於刻毒了一點，十分後悔自己的衝動。

「我沒有忘，因為我離開北平一次，沒得去還她。最近我能歸還的……」醫生並沒有羞愧，他反而很平靜。

兩個人沉默着，李瑛在心裡後悔着言語的失檢。郝述仁想着自己的計劃一開始就失敗了一半，懊悔着戰術的拙劣。想了一會，他決心把要說的話都說出來：

「我想和你個人談一件事……」

李瑛止住他，低聲說：

「現在我心裡很亂，你容我思索一下。」她心裡的後悔增加着，她知道她自己弄錯了一件事，她說了謊話，因為這謊話說不定會招來更壞的結果，比如郝述仁以歸還借貸爲理由，親自把錢送到趙家去，他可以隨隨便便的洩漏出這個秘密，並且爲了試探趙學文是否真的知道那事情的內容，甚至只是爲了羞怒，誰敢說他不會採取這種最圓便的報復手段，如果他存心去羞辱他們……像他那樣的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而且那時候他有所藉口，說是李瑛都明明白白的承認了的。這些可能發生的事，增長着她心中的不寧，她責備着自己爲什麼方才那樣發怒，而衝動的說出了那樣的話。

「不能因爲我的話，使姊姊重新陷入苦惱裡，我得想一個更完善的法子……」她想着，

繼而決定先對郝述仁說：

「我請問你，你方才不斷的提起姊姊的事，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沒有一點惡意——像我方才說過的一樣。」

「因為你原是參預這秘密的人，我不能不對你說，我方才說的話，並不是真的。知道這秘密的只有四個人：姊姊自己；另外一個人：你；再就是我了。如果這四人之中有一個不洩漏這個秘密——我想我們都負有這樣道德上的責任——那麼趙先生就無從知道。爲了我姊姊的幸福，那一個家庭和就要長大起來的小孩的幸福，求你保守這個秘密，你能不能完全答應？」李瑛以焦灼的目光看着他。

「我可以答應，像你所說的那樣，爲了……」他端嚴的說着。在心裡不能抑制的歡喜湧了上來。這是想不到的轉機，他想他的謀略至少有了成功的希望。

「女人終究怯怯！」他心下想：「容易對付！」

「李小姐，我向妳求婚。」兩人沉默了一會，他以低而沉的聲音說，他的閃灼的目光注

視着李瑛。

郝述仁的企圖，李瑛早就感到了，却不料他竟然採取這樣閃閃見山的求婚術，使她出乎意外的茫然了。

「怎麼？」吃驚之下，她反射的說出了這麼一句。

「我向妳求婚。」郝述仁冷靜而平板的說。他看出李瑛爲了他的突擊，顯然失措了，而自許着自己的手腕。他目光堅定的向她凝視，想要以男性的意志力量來擺服她。

李瑛的慌亂，不過是一時的。她長吁一口氣，極力使自己鎮靜下來。把面前的冰咖啡喝下，沒有答覆。

「希望你答應我。」郝述仁仍舊以平板的聲音說。

李瑛沉默着。郝述仁用手鬆開繫繫着的白色領結，換了一種誠懇的聲調：

「我到現在沒有結過婚，我以全人格向妳保證，其餘……」

「我知道得很清楚。」李瑛站起來：「時間太晚，我應該回家了，你的人格以及你的社

會地位，不必對我解釋……那件事等我想一想再回答你。」

「現在不能嗎？」他仰起臉，微笑着。這是一種使人可憐的笑容。

「現在不能！」李瑛斷然的說。

「我希望能早些得到你的答覆。」

李瑛無言的走了出去。身後送來郝述仁高聲說着「再見」的聲音。

第二天，是李瑛和徐儀約定下的日期，她和金采兩人一同走着去赴約。

「這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我還以為是怎樣了不得的事呢！」金采聽完了她的敘述這樣說。

「在妳，也許什麼都不成問題……」

「學校接着了關於我的匿名信，說我和一個畫家同居了。……對於女人，好像除了性的關係而外，就沒有話可說似的，在這上面加以詭譎，也真就往往成了致命的傷害……這女人的道路……」金采沉吟着，這女人之道路的險惡，却彷彿是她所不願說出口來的，中斷了以下的話語。

「那要妳自己打算怎樣處理呢？」沉默了一會，她問李瑛。

「你想我會答應他嗎？」李瑛反問。

「當然不會的。」

於是兩個一直到達徐儀的住所，沒有交換一句談話。

在庭中見着了徐儀，她對她們說：

「正好那個人現在來了，我們可以省一次跋涉。」她神情歡愉的引導她們走進了屋子。

李瑛立刻認出了屋內焦急的倚窗而立的人是張嘉士，這種遇合，使她一時愕然，這偽造情書的男子，原來就是棄嬰的父親！她遲疑了一下，停住腳步。

「我給你們介紹一下，」徐儀走到中間來說。

張嘉士擺一擺手，他的貧血的面容上露着苦笑，聲音微頓的說：

「不必介紹了。我們是老同學。」說完這話，他就垂頭靠着窗台，看着他的慘淡的容色，徐儀覺得很奇怪。

「我們停一會就去辦理手續……」徐儀說。從窗子，她却看見李瑛一個人站在絲瓜架下

面，原來她並沒有走進來，反而走出去了。她繼續說：「主管的人還沒有來，您先休息一會吧，您的顏色似乎不大好……」

在室外李瑛把預備好了的錢交給她。

「我有一個要求，」她對徐儀說：「無論如何妳不能對那個男子說，這錢是李瑛的。妳答應不答應？否則我寧肯不借這錢給妳！」

看着李瑛急切的神情，徐儀訝然的回望着她：

「我當然遵從妳的意思。……不過，這倒是爲了什麼？有什麼特殊的原因嗎？」

「爲了一個男子的自尊心，不是該這樣的嗎？」

半小時以後，張嘉士把女孩子接在自己的懷抱裡，他感到這孩子胖了，重了，張着無邪的兩眼，望着他，這眼光裡，並沒有一點責備的意思。他用頰親她，忍禁着眼淚。

「帶來小孩子的衣服了嗎？」徐儀問他。

「沒有。」

「這衣服却是得換下去的……」

「我用這個包上她。」他脫下襯衫包上孩子。

「妳們來嗎？到我的家看看我們怎樣生活，」張嘉士紅着臉，望着李瑛和金采：「李小姐妳來吧，妳看看大學時代的我和現在的我，有什麼不同，妳看我成什麼樣子了！」他們走出大門：「生活這才是一個可怕的東西！妳自然並沒有變，然而我已經變成另一個人了……並且我的妻子病得很重……看見這個小東西，她得多麼高興呵……」

李瑛無言的對他點點頭，金采驚愕的望着他們。

「至少我們應該去慶賀那個做母親的！」金采說。

張嘉士只穿一件背心，急忙的走在日光下面，他的手臂輕輕的抖着，現在他什麼也沒有想，他只要把這個孩子送到他妻子的枕旁。然後他擁抱着她們盡情的哭泣一場。同行的人感覺着他過度的興奮，擔心的望着他時時的走到道路的正中，差一點被一個騎腳踏車的人撞着。她們跟隨着他走進一所北平人所謂的雜院裡邊，在一個寬廣而骯髒的院落裡，住着十戶

以上的人家，孩子們在院子裡奔跑，遊戲，有的還像夏天一樣的赤裸全身，塗滿黑泥。煤烟，糞便，潮濕，腐壞的食物，種種混和的氣味，刺戟人的鼻官。院中斜扯一條繩，上面灑滿了藍的黑的，破舊衣褲。一個人騎在一輛小販的車子上睡覺，孩子們用泥塗在他的耳朵上。從低矮的，黑暗的屋裡，有女人的聲音反覆的唱着京戲。在那窗上掩着紅色的布帶。婦人裸着胸臆令孩子吮着灰色的乳頭，自己縫補着衣服。院裡的凹處存着積水，一匹灰而瘦的狗，貪婪的喝着，用紅色的舌頭使水發出拍拍的響聲。張嘉士住的是門前有籬笆的一間北屋，他自己先走了進去，客人們有點窘的跟着他，在人們驚疑的目光裡不安着。張嘉士把孩子放在妻子身邊，女人臥在床上，看見他們便坐了起來，什麼話也沒有說的緊緊抱住孩子。任眼淚順着臉頰流下來，也不去拭它，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孩子肥胖的小臉，有好久的工夫。她倚着牆壁：

「我得怎樣感謝您們，我說不出來，」她的聲音微弱：「這不是用言語能說的……我祇要能再見着這孩子，呵，我只要見着這孩子一面，我就什麼都不要了。」

「妳坐下吧。」徐儀走過來：「妳心裡喜歡，立刻就會好起來的，妳們的孩子不是又回到妳身邊了嗎！」

她點點頭，蹲了下來。張嘉士忙着用水泡茶，却忘記了兩個客人還站在地心。李瑛心裡想着這人的生活怎麼一下變成了這樣，她覺得十分鬱悶，有病的母親，骯髒的，潮濕的房屋，與無職業的父親，這孩子會有怎樣的運命呢，金采似乎也想到了同樣的事，她不假思索的問：

「你們給小孩子吃什麼？」但是立刻就覺出自己的話太冒失，便解釋道：「母親的奶水還有嗎？」

做母親的下意識用手撫摸一下瘦弱的胸部，立刻整個的生活的重量，便壓在她那胸脯上了。她搖搖頭，閉上了眼睛，沒有回答。

「何必非得要把孩子接回來不可呢！」她自己心裡想，却並沒有說出口：「要她和我們一同餓死嗎！」他驕然睜開了眼睛，像是被什麼刺痛了似的，望着黑色的屋頂，那上面滿是

塵土的絲絡，被老鼠撕破的屋頂紙下垂着，露出裡面黑洞洞的鼠世界。她不敢偏過臉望望孩子。生產以前繁華的生活都成了幻影，她和張嘉士同居以前，爲了家庭的反對，負氣出走，差不多就在同時，張嘉士的父親因爲投機失敗而破產，負着十萬元的巨債遠走異域。這樣的現實，擊滅了他們綺麗的夢境，北海的黑昏，跳舞場的夜，游泳池和溜水場的追逐，野餐，音樂會，華貴大客廳裡說不盡的情話，友人，以及大學的座席，都有如雲烟的離他們遠去，成爲不可挽救的創傷了。張嘉士相信着自己的能力，應徵過法律事務所的書記，私立小學教員，通信記者，獸醫訓練所員，甚至電影院售票生的考試，拜託了所有的同學和親友，其結果是把照樣的失業繼續到現在。生產孩子以前，他們發現了一種遠大的理想，這理想也許是爲了拋棄孩子才想出的理由，他們認清了自己的價值，決定拋棄這累贅的嬰孩之後，共同從事偉大的工作。離開北平那個倒窳的城池，到遠遠的地方去……但是——愁苦的生活，營養惡劣，生產前後不能調養，對於孩子的思念，這些加重了她的疾病。金采的問話，使她懊悔着，比較起來，孩子在育嬰堂裡豈不是最幸福的嗎！孩子仰臥着，蠕動着，一下子把小腿

放上母親的腹部。她用手捉住那柔軟而胖的小腿，不能自己的哭出了聲音。張嘉士倚着房門，想要說出什麼話來安慰他那可憐的妻子，却不能抑制的和她一同流出了眼淚。他急忙拭去了它，走到妻子枕旁，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的，拍摸着她的頭髮。

徐儀從衣袋拿出錢來：

「我借下的錢，沒有用那麼多，這是敷衍下的，我並沒有用，送給你們的孩子買奶粉吃。你不要哭，妳自己在病着，爲了妳和孩子，我們盡力替妳想想辦法，我想會有辦法的。是不是李瑛？」

李瑛點點頭沒有說什麼話。她心裡的愁苦的感情，使她鬱悶着。人生的愁苦，她實在的感受到了，在李瑛可以說是第一次接觸到生活的本然面貌，走進張嘉士夫婦的生活裡來，她才知道自己所認識的人生過於狹小了。

張嘉士在狹窄的地心來回踱着。忽然他停住脚步，向着徐儀張開了兩手：

「妳是我們的恩人！」他突如其來變得熱狂起來：「世界上沒有比妳再好心的了，我們一旦

變成了赤貧以後，第一個遇見有善良的心的人，就是你……你爲什麼那麼好呢……我把孩子抱在懷裏的時候，我確實感到了幸福！……一顆善心，這就是光！我發現了一顆善心的時候，我感覺着溫暖了，善心對於我們這樣的人，有多重要！（有時覺得你的善心，是爲了憐憫我，我感到污辱，這是良心話，）……因爲你的幫助，我們的孩子重又回到她自己父母的懷裏來，我把那孩子抱到懷裏，我真的感到幸福了，真的！因爲我沒有想到別的。但是，妳們都看見的，我們是怎樣活着的，我們那只有權利要一個孩子，像那麼一個可愛的孩子！那樣的幸福不屬於我們！可怕的嘲笑呵！她應當做母親，而我呢，沒有做一個可愛的孩子的父親的資格，我們……幸福是虛幻，嘲弄，欺騙！你知道嗎？像我這樣的人，是爲了什麼活下來，而且還要活下去的？你知道嗎？誰知道這個，誰告訴我吧，我感激不盡！我自己不知道，一點都不知道，從來就是糊里糊塗的。……」

做妻子的躺在床上瞪大了眼睛看他，顯然的這種反常的錯亂的神態使她十分吃驚。她叫

道：

「嘉士，你怎麼的了！你安靜一點！」

「我怎麼安靜？黎麗，我安靜不下來！這孩子馬上就會餓死的！」

黎麗恐怖的低叫了一聲。張嘉士的臉上殘留着可怕的憤怒和驚恐的痕跡。她不由自主的把嬰兒擁進懷裏。嬰兒的長睫毛的大眼睛無邪的望着她。

「妳看這孩子看妳呢，」張嘉士站在妻子頭前說：「她並不知道妳是她的母親。」

「你爲什麼說這種話？」妻子恐怖的說：「你到底怎的了！爲什麼在這時候說出這種話來？」

「我不過偶然想起來的，」他抱歉似的說。於是轉過身去，對徐儀說：「爲了孩子我必須奮鬥一下，努力的。是不是？」

「當然。」

「我可以有辦法的。」他下了決心，堅定的說，走近妻子身邊：「我可以去找一次李彥生，最低限度的生活是能夠保障的。」他如自語一般的說。

「你爲什麼還要去找他？」妻子的驚恐彷彿又增加了一層：「我們不能再去找他了，那不行，你不能去！那簡直可怕！」最後一句她說得很低弱，除了她自己以外，幾乎沒有人聽見。

「甚至於我回家去想辦法都成，」想了一會，她說：「你不要去找李彥生……」

「我們應該走了，」金采說。

三個人用言語安慰這一對不幸的夫婦走了出來。李瑛默默走着，她心裏焦燥而且煩悶。

「男人和女人，生下小孩，於是忽然想到我是爲什麼活下來的，而且爲什麼活下去。真是有趣得很。」金采說。

「有趣得很嗎？」徐儀疑惑的看着她。

「我恐怕那人會神經錯亂的。」李瑛擔心的說。

「比那更悲慘的事情還多得很呢……其實每個人都有使自己活下去的方法。」金采說。這時候她心裏所想的是黎維夫那個男子的生活態度，那人所有的生活收容力彷彿比一切人

都強大，那種昂頭闊步從世間走過的傲然之態，至少使金采自己覺得氣短。和張嘉士放在一處，完全是兩種不相同的人型。她這樣想着，忽然強烈的起了要去看見黎維夫的念頭。

徐儀一個人回到孤兒院，她說她的母親的病狀又忽然惡化，謝絕了李瑛的邀請。李瑛和金采兩個人預備到學校去，在路上，李瑛心裏所想的只是那一個不幸的家族的事，金采彷彿被烈日所射似的，心裏升起一種說不出的焦燥，所以兩個人默默走着，沒有交換一句談話。臨近校門，發見了奇怪的事情。校門緊閉，門外有武裝的警察，門內響着女孩子們尖銳的叫聲。兩個人吃了一驚，果然站在牆角裏望着，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

「進不去了，還是走吧！」郝述仁從人羣裏走過來，用白手帕揩拭着嘴，然後仔細的摺疊起來，裝在衣袋裏。

「到底是怎麼回事？」金采問他。

「聽說是女學生們要用來示威遊行，被學校當局反對了，才這樣的喊來警察，並且關上

大門……」

「難道永遠關着大門嗎？」

郝述仁嘻嘻的笑了一聲，他說他不曉得是不是永遠要關着大門，不曉得學校當局要怎樣處置，這種事情和他一個校醫完全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走開吧，」他說：「妳們二位到那裏去？」

「我們也不知道。」金采回答。

「那麼一塊散步吧……北平的秋天真好！」

「北平的秋天原來真好，奇怪的事情！」金采自語似的說。

金采看着郝述仁的漂亮的秋裝，光亮的頭髮和皮鞋，頻頻用手拭嘴的姿勢，故意做作的禮貌和說話的聲調，她忽然非常想要和這人開一次玩笑。這種想要惡作劇的慾望，強烈的支配着她。

「我要回家去了，」李瑛站在原來的地方沒有動。

「走吧，」金采不等郝述仁說出話來：「我還有事想和你談談。」

走在金采所住的那條大街上，李瑛發見了在馬路右側垂頭走路的步青，便停住了大聲喊他，他走過來脫下帽子，破敝的氈帽上有油彩的污跡。

「我們找一個安靜的地方坐一坐好不好？」金采徵求郝述仁的同意。但是還沒有等他回答，便首先走進上次偶遇李瑛的那家咖啡館，這是這條街上唯一的咖啡館。李瑛的心裏安頓了下來，以爲今天這樣的情形，不會發生意外的麻煩了。坐在咖啡館裏以後，金采吩咐了四個紅茶，步青注意到金采的面部上奇異的表情，奇怪的看着她。忽然她無緣無故的放聲笑了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世家忍不住的問道：「妳笑什麼？」

「笑一笑還得有理由嗎？」金采說：「請您把黎維夫的住址寫給我，我想最近去找他。」

世家注視着她的臉說：

「他不喜歡和女人說話！不過我寫給她。」

然後他站起來說：

「我得走了，叨妳一杯紅茶，謝謝。李小姐要的畫，我馬上就畫。家裡有人病着，心情壞得很。」

「有一件奇怪的事情，」金采說：「某一個畫家從來不畫裸體，最近忽然畫了一幅，完成以後不知怎的突然死去了。」

「那是誰？」步青重新坐了下來，把帽子從腋下拿出來放在桌上。

「這帽子也是一件奇怪的東西。」金采說。

「今天妳也很奇怪！」畫家有點憤然。

「自從您給我做美術教師以來，就是這一頂帽子，一直到現在，還是這一頂帽子。油彩都滿了，並且爲什麼不會丟失的？而且把帽子挾在腋下，有的時候，您挾着它走路，有的人注意到說是很奇妙的姿勢。我這樣想：步先生的帽子要戴到多久？」

「爲了你的好奇心，我馬上把它丟開都可以……不過，這很可惜。」

金采沒有理他，出其不意的把臉轉向郝述仁，大聲說：

「聽說您正在向李琰求婚，是真的嗎？」

這完全是兩個當事者想不到的話，在郝述仁毫無防衛的時候，真是天上飛來的襲擊，

他不禁手足無措起來，狼狽得回答不出一句話。畫家驚異的看着他們。

「李琰還沒有給您回答，是不是？」金采問，她把桌上已冷的紅茶喝下去。

郝述仁使自己平靜下去，反詰着：

「請問我這個，是什麼意思？」他做出毫不以爲意的態度，並且表示一點惱意都沒有。

畫家對此彷彿很有興趣，他隨着郝述仁的目光看着金采，等候着聽她的回答，李琰正坐在郝述仁的身傍，她把椅子往外邊挪動一下，她顯出十分困窘，甚至有一點惱怒金采。

「我以爲女人給一個婦人病的專家做妻子，實在是十分合理的事，簡直沒有比這個再合理的了！」金采冷然的回答。微笑着。

婦人病的專家，對於這樣毫無誠意的答話，顯然十分煩惱：

「您是諷刺我嗎？我簡直不明白您的真意何在！」

「我是這樣以爲而已。李瑛也許完全不這樣想，她也許希望做一個畫家的妻子呢！」

步青把帽子戴在頭上，預備逃走了。但是鄧述仁的憤怒的神情又使他停留下來。醫生向

前伸着脖子，高聲嚷着：

「妳們故意做成的圈套，想要污辱我嗎！我可不是那種隨便就可以污辱的！妳要知道！」

「本人是否願意，連我也不知道呀！」金采用眼睛看着李瑛：「我只問你，你的求婚是不是事實？」

「一點錯也沒有！」鄧述仁紅漲着臉：「求婚並不是不名譽的事情，不是違法的事情！這種公然侮辱才是違法的！金小姐，妳有神經病怎的？我還沒有遇見過像妳這樣的人，干涉到與妳全然無關的事情！」

「不要動怒，」金采嘲弄的微笑着：「據我知道的，至少你和二十個以上的女人求過婚了……李瑛自然不能答應你這樣求婚的人，求婚狂，」她轉向步青：「中國人從西洋文明學來的第一件便是自由求婚，而這位先生是西洋留學生……」

「玩笑開得夠了，妳這個歇斯迭里的女人！」郝述仁從椅上跳了起來，大聲嚷着，很快的走出門去。

「歇斯迭里的女人，醫學名詞呵！」金采自語着。

李瑛對於這種意外的行爲，覺得十分吃驚，這完全是她所想不到，完全不是金采平常時能做出來的，她站起來，握着金采的手：

「妳不覺得不舒服嗎？」

「沒有的事！妳坐下，」金采說：「我把妳的困難解決了，我做得怎樣？」

「好，」李瑛縴着眉說：「妳的手心很熱，妳在發燒吧。」

「沒有，」金采擺脫她的手：「我和平常一樣，不要聽他胡說，我那里是什麼歇斯迭

里！」

「這人和平常不一樣。」畫家喃喃的說：「妳要一杯水漱漱口怎樣？」

「我不要，我分明好好的！」她站起來，向門外走去，並不回頭的說：「你們誰也不要送我！」

兩個人默默的遠隨在她的身後，畫家把帽子折下來又戴上：

「她受了什麼刺戟嗎？」

「我想沒有，據我知道她沒有受什麼刺戟！」

「對於男性要盡興的污辱也許是歇斯迭里的病狀之一……」美術教師沉吟着：「但是她平常絲毫沒有這種現象……今天這是怎麼回事？這個人一定突然得病了！」

前面的金采走進了那條狹窄的小巷裏，等到兩人隨後走進去時，却不見了金采的踪影。

李瑛驚慌的喚叫起來：

「這個人跑到哪兒去了？」

美術教師先跑進樓裏去，金采並沒有回家，他從樓窗上向下曬，告訴了李瑛。然後又跑下來，兩個人站在巷口等了一會，決定分頭去找，兩人跑進兩條狹窄的胡同裏去。美術教師還一邊喊着金采的名子。

金采才一進巷口，就遇見了她的叔父，這個短小的老人，一開口就說：

「金采，我只要和你說兩句話，我們叔姪二十年，到現在這樣地步，你連我的一句話都不願聽嗎？我求求你，我倒不是勸你，我祇是想要和你說話！」

「你說吧！」金采和他併行着：「你仍舊要說你那養育之恩，是不是？」這時候，他們走過這一條小巷，拐進另一個胡同裏去，金采在無意中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個。

叔父聽了她的話，以惡毒的目光看他一眼，但立刻他就把這個隱藏起來了。

「你還能不能回家裏來？我求你還是回來，你可憐可憐我吧，你爲了可憐這個叔父，雖然你也許早就不承認我這個叔父了……我不知道你怎麼會一下子就撥了出來，連一點顧念都沒有，我想我並沒有錯，一想起二十年的情分，我實在沒有你那份斬釘截鐵的心，我們雖然並沒

有骨肉的關係——倘若我不告訴你，你也絕不會知道的。但是就憑這二十年的光陰，你也得看我勝過了親叔父……妳怎麼竟會這樣忍心出走的？」他的質問的目光嚴厲的注視着金采。

「倘若你不打算用我還債，我也不會出走的！」金采沒有氣力的說。

「金家已經完全完了，」叔父以絕望的憤怒的聲音說：「我們把妳的革命黨的父親隱藏起來，並且用方法送出京城去，把還在襁褓中哭泣的妳扶養下來，那時候妳那樣哇啦——哇啦

——的哭，我記得清清楚楚……如果妳肯和那個商人結婚，不祇我，連全家都解救了！但是現在已經晚了，妳惹惱了他，因為你的出走！妳居然什麼都不顧可確實不是我想得到的……

妳是一個奇怪的女孩子，不，妳簡直是一個女妖精，連一點感情都沒有！小姐，我們住的房子已經不屬於我們了，我們被債權者趕出來了，我們無力還債，他自然要沒收抵押品，這事情妳早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了，我不是要妳可憐，」他厲聲說：「已經不可挽救了！妳還以為我特地來哀求妳嗎？我要打死妳，忘恩負義的東西！」他的目光惡毒的凝結着。臉上筋肉歪扭的牽動，緊咬着牙齒，下顎做出威嚇的神情來，但只是一瞬間，這表情便化為卑屈而且哀傷的

了，他無助的伸開兩手：「我並不是完全怨妳，我怨我們金家的人，怨我自己，我沒有一點生活的能力，是我把祖產蕩盡的，我並沒有怨恨誰，我抽煙，喝酒，幹所有的浪子幹不出來的事，在一夜之間捲去了三處房產！我養了三百隻鴿子，爲了調護這些鴿子，我僱用了十三個專門的養鴿人，……這些事情妳也知道……最後，我確實把妳看成了救星，我的最大的債權者看中了妳！倘若妳願意，我可以保得住後半生的溫飽……所以我恨妳。每天都想到妳，就是到現在我還願意見着妳，心裏存着一線希望！妳知道我們每天怎樣生活？大大小小的人們！我們已經跟乞丐差不多……」

「那些瓶子……」金采喃喃的說。

「瓶子？」叔父驚訝的問：「什麼瓶子？」

金采無力的，傾斜的走着。

「那些瓶子，我想起來了，妳那些瓶子我賣了三塊錢呢！」他露出一種誇耀似的笑容來：「妳祇想那些瓶子？」他忽然暴怒起來了：「妳現在生活得很好，住在樓裏，倘若沒有

金家，你能活到今天嗎？」他重複着：「妳這忘恩負義的東西！忘恩負義的！」

「你說什麼？」金采迷亂的問。

「把錢給我！」叔父停了下來：「我是討飯的，妳是小姐！妳知道我們每天吃些什麼？」

金采不解的看着他。

「我要錢！」他大聲的喊。

金采無聲的把口袋裏所有的錢都掏了出來，放在他的手裏。他把那些錢看了一下，惡毒的笑了起來。突然他把錢照着金采的臉上擲回去：

「我非要妳的錢嗎？我不能要……」

「那麼，我應該怎樣呢？」

「我每天都會見着妳的，」他慢慢的說：「我看妳怎樣活着，我看着妳！我為什麼忽然這樣喜歡着妳，我自己都不明白，我祇是非常的想要看着妳，他媽的這真奇怪……其實我看

妳做什麼？總而言之，我們到底還有點緣份！」他聲音又忽然變得嚴厲起來：「看妳這種樣子！妳也是倒毆的時候到了……」他咒咒着。

金采彷彿完全沒有聽見他說的話，不解他這言語的意義，迷惑的看著他那枯瘦的臉上的狂亂的神情。

「我回去了，」金采說着轉過身子。

叔父的眼裏閃着野獸一般的光芒，燃燒着破壞一切的慾望，一種對所有的事物都憎恨的感情充滿於週身，他跟隨在金采的身後，不能自制的向著她的後頭部揮起拳頭。他自己彷彿也並沒有想這樣做，但是他揮拳打了下去。立刻出乎意外的，金采軟弱的倒了下去。他站在她身旁，自己好像吃了一驚似的，不知道為什麼發生了這樣的事。於是他很快的從這里走開，迅速的把方才他拋在地上的紙幣和銅元拾了起來，藏入衣袋，消失在薄暮的小巷裏邊了。

五分鐘以後，步青和李瑛兩人在這里發現了她，這時候她已經清醒過來，在地上坐了一

會，挽着李瑛的手臂衰弱的走向寓所去。

「我遇見了什麼事情？」她茫然的問：「我被那人用一個很重的東西擊倒了……很重的！」

步青站在她的床前揩拭着額上的汗水：

「妳現在好一點。妳說的那人是誰？」

「我的叔父。我記得清楚極了。」金采說：「他在問我復讐……」她閉上眼睛，停了一停說：「人類實在是一種奇怪的東西！」

「妳應該安靜的睡一會，不要胡思亂想！」李瑛半跪在她的床前，把她的手放進被裏。

「我是自私的，但是並不比一般人更甚……」她以詢問的眼光看着李瑛：「那一個是應該做犧牲者的？那一個也不應該吧，是不是？」

「是的。妳安靜的睡一會……」

「除非是肯願做犧牲的，但是沒有一個人肯願做犧牲的，真正肯去做犧牲的人，也是因

爲做犧牲還畢竟比不去犧牲更好的緣故……」

「金采，妳不要太激動了，妳現在就應該休息。」李瑛撫着她的手臂，用柔和的聲音阻止她。

「我並沒有病，妳爲什麼這樣大驚小怪的？妳仔細思索一下，人類豈不是奇怪的東西嗎？」

步青在室內踱着，他心裏十分焦急，對於金采的反常的態度，他想不出可以解釋的原因來。

「一定是一種突發的病，妳看她發着高熱，」他悄悄的對李瑛說：「我想應該去找一個醫生來。」

「要醫生做什麼？」金采銳敏的聽見了他的話：「人類之中沒有比醫生這種人再可惡的了！他們戴上口罩，穿上白布衣服，自己覺得自己是人中的救世主一樣，把自己看成最幸福的东西……你們都有看病的經驗，醫生給你看病的時候，臉上有一點同情沒有？有一次，我

敗，……腐敗的國家，腐敗的民族，你和我正是這腐敗的精華……腐敗的精華，哈哈。我立刻就會匿去的，你不要擔心……」

「若是不找醫生來，簡直不成了……」步青擔心的自己叨唸着。

「腐敗，腐敗……」金采喃喃着，漸漸的極熱了。

李瑛疲倦的坐在大椅上，看一下腕上的表是十點鐘。美術教師放心的嘆一口氣，對李瑛說：

「我得去看看我的妻子了，她也病着……」

「我今天晚上在這兒看着她，我想過去這一夜就會好的。」李瑛肘支在扶手上，兩手扶着頭。她覺得頭裏隱隱作痛。

「那麼，妳不回去了？」步青說：「這屋裏又沒有地方睡，並且夜晚很涼……」

「一夜不睡，沒有多大關係。」李瑛笑着說：「這人若沒人看護是不成的。」

半點鐘以後，美術教師拿來熱茶和點心，一本小說和一條厚毛巾。

「她睡得很好，」他說。坐在一旁，眼看著地板繼續說：「我的妻子這幾天病得很重，我想說不定她會死的……」

「步先生，您爲什麼畫了像『命運』那樣的圖畫？」李瑛忽然這樣問。

「我是宿命論者！」他彷彿是自嘲又彷彿是認真的回答：「一切都是運定的。運命抱着人，一直到墳墓。」

李瑛突然興奮的說：

「從外表上我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是這樣頹廢的人嗎？一個沒有出息的人……」

「我在青島的別墅裡看過您的畫……」李瑛說。

「是的，我在青島賣去過幾張。」

「您在青島沒有丟過一幅畫嗎？」李瑛帶着很大希望似的問。

「我忘記在那兒一幅。」步青張大眼睛。

李瑛形容着那畫，並且說：「一直到前些天在他的畫室看見了相同的畫，才斷定那畫家是他。」

「這也是運定的，」畫家仍以着自嘲似的神氣說：「我自己也有一點喜歡那幅畫，所以又畫了一幅……人生的一切微細的偶然莫不是運定的。」他面上帶着神秘的笑容。

「你也是一個運定的男子！」李瑛心中想。看着他那樣素的布衣和無髮的頭，有了一種奇異的感覺。

李瑛疲倦的從金采的官所走出來，正是清晨，金色的朝陽照射在濕零了的樹木上。她深深吸一口涼涼的空氣，一夜不眠所致的昏沉的頭腦覺得清爽了一些。她心裡想金采昨日突然的發病，想她那種易於興奮激動的性格。而畫家步青的宿命的思想，完全是她未曾想到的發現。這種發現使她精神上十分苦惱，爲什麼像步青那樣的人，竟然會口口聲聲的「運命」「運定」的呢！她忽然想到李政常常喜歡說的：「應該發生的，一定要發生，不必恐懼；不該發生的，永遠不會發生，不必擔心！」這該是怎樣的宿命論！想到這里，她不禁覺得可怕起來。她想人生到絕壁的時候，也許祇有任憑運命的一途。然而美術教師的絕壁是什麼呢？她感到彷彿自身凌空，不知道應該向何處立足。一種不知從何而生的渺茫的感覺，使她忽然感到空虛的滋味。這惟有中國女性才會時感到的渺茫的情緒，使李瑛覺得自己一瞬間十

分軟弱起來。她領靜一下自己，不知不覺的停在人行道上，這種從來也不曾有過的情緒的來襲，使她自己也很吃驚。

走進了學校的大門時，院內靜寂得沒有一點聲音，在教務處裡坐著的教師們，悠閑的喝着茶。院裡看不見學生的影子，李瑛立刻明白了這種原因。

「在我們這學校裡，這可是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教務主任到庭訓向着大家說：「總而言之，一定有什麼背於我所推測的那樣……」

「女學生們也居然這樣不老實，」在巴黎住過六年的舍監發表意見：「這些小丫頭們，每天吵吵嚷嚷，噁噁噁噁的，不知怎的想起來示威遊行了，示威遊行——這些小女孩子，多麼可笑！」

「這有什麼可笑的，」生物學教員不改其嘲弄的笑容說：「在生理學上可以找到解釋。」他覺得自己的話說得俏皮。所以非常滿意。

「我終究不明白這次的學生運動到底是怎麼回事！」國文教員倦怠的，平板的說。這個

人是研究會國藩的專家。「不過鬧得真兇！」

「實在鬧得真兇，」史地教員馬上同意了：「某一個中學校的學生把訓育主任的行李和書籍通通扔到大街上去了；學生佔領了學校，把清晨來上班的教員打了回去。大約他們是藉着這機會向教師復仇……學生們自己因為意見背馳，用隨身帶着的小刀，刺破了彼此的面皮。有一個人甚至咬斷了反對者的手指……完全像瘋狂了一樣。……」

訓育主任走進來，她憤怒得很厲害，坐到沙發上，她對劉庭訓說：

「我已經調查明白了這次學生中的搗亂份子，正是平時不守規距的幾個，明天就開除這幾個……她們會自動復課的，我知道。校長的意思是不管別的學校，我們寧肯學校關門，也不容許發生這種事情。」

李瑛聽着她這種強制的談話，越發增加着對這老處女的憎惡，這些日子來，她自己精神上的不安，奪去了對於現在學生中間發生的事情的關心。然而訓育主任的蠻橫的態度，是她一向默然忍受的，今天却十分的激怒她。她說：

「我想這並不是一兩個學生的事情，學校當局如果採取這種手段，完全是可笑的。」

訓育主任以嚴厲的目光看她。她想不到李瑛會發言來反對她，李瑛是從來不多說話的人。於是她在臉上裝出若有所悟的神氣，彷彿在說：「我知道你也有關係。」她問：

「那麼應該怎樣辦呢？」

「這不是我所知道的，但是總要不忘記了教育的目的就好。」李瑛說，站了起來。預備走出去。

「這是方才由校長直接交給我的，我也沒有想到。請妳轉交給金先生。」她手裏拿的是一個大封筒。

李瑛接了過來，馬上看明白了這是一封客氣的解職書。她把它依舊還給訓育主任，質問道：

「爲什麼妳叫我轉交？我沒有這種義務。」

「那麼我叫聽差給她送去得了。」她冷漠的說。

「然而爲什麼把金采解職？」

「我並不知道，這完全是校長先生的意思。據校長說他確實知道金采和學生之間有密切的關係。」

「這怎麼可以成爲解職的理由？」李瑛憤然叫道：「難道她和學生就應該像仇敵一樣嗎？」

「請你去質問校長好了。」訓育主任冷然的說。

「妳以爲金采是主使這學潮的嗎？」李瑛憤怒的蹙着眉，臉紅漲着。

「我不願意那麼想。妳去問校長好了。」

「神聖的教育！」李瑛叫。隨即很快的拉開門，走了出去。

她心裏憤怒的感情並沒有繼續多久，很快就變成了空漠而且淡然了。她覺得自己很疲乏，緩緩的走着。緩緩的走着，也彷彿是沒有目的的下意識的。一直到她走進了公園裏，她才發覺在金采一身上所發生的事情已經這樣使她失神。公園裏滿是秋色，除了幾種耐寒的樹

木邊殘留著黃葉而外，都落盡了葉子。幾乎沒有遊人，靜寂的蕭索。李瑛想着自己隱步走進了公園，未免失神得可笑。這些日子以來，她以為她已經發現了自己，究竟這個「自己」是怎樣的呢？實在是並不知道。一種說不出的，遠遠而來的憂愁，在她的靈魂中清明起來。是的，是一種憂愁。這一日，她確實感到了。她坐在椅上休息一會，不知怎的她想起來會經做了她幾個月好友的張嘉士來，也是在這樣的長椅上，張嘉士殷勤的和她開始第一次的談話，不過，那是盛夏，而現在是深秋。張嘉士變成了現在那樣的人，却實在是她想也沒有想到的。爲什麼要想到張嘉士呢？人的情感極乎是很奇怪的。究竟那人要怎樣生存下去呢？她覺得自己實在對之極其關心。倘若能幫助他，就想法子幫助他，她雖然這樣決定了，但馬上就知道自己完全沒有替任何人謀得一件職業的能力。剛一進到這社會一直到今日，她是以厭惡和苦惱度過來的。她想起那個女子中學校，想起中學教員原來也是一種困難而麻煩的職業。正在這樣想着的時候，被從身後走過的履聲所驚，回過頭來看時，使她十分驚駭，她先看見的是那個叫做魏積的學生的側影，她觸着眉毛，臉上愁苦，焦燥，憤怒的神情，彷彿剛剛哭過似

的，眼的週圍揉紅着。另一個人，則是那個醫生郝述仁，還是那個宿命的郝述仁。李瑛馬上就聯想到在那女孩子身上發生的不幸，祇着魏復的顏色她竟銳敏的感受到了。何況那男子是郝述仁呢！她甚至想要招呼魏復來問她，但是她却止住自己。看他們急促的走進樹叢後面去了，那是用園門去的路。他們到那里去呢？她想這兩三天來都是不吉的時辰，祇覺她自己身邊熟知的人，已經發生許多意外的不幸了，而且還有的將要發生！她心裏稍微有一點恐怖，她忽然又想到那個書家的一口一個「運定的」的談話，莫非這一切不幸的都是運定的嗎？「在我自己將要發生什麼事呢？」她自己想着一切可能發生的事。但是立刻她竟囁弄起自己來了：「我覺得這極端衰弱！」她極力使自己的心安靜一下，恢復平常那樣。她站起來，慢慢的在園內散步着。正午的陽光感到了暖意，天空藍而高。在無有遊人的公園裏，她覺得心跡舒暢了一些。甚至使她在一瞬間想到假如能離開人羣才是幸福。但是她終於走出園門，坐上一輛人力車，回到家裏去了。

趙學文教授坐在窗前，看見她無力的走進屋來，不禁吃了一驚。夫婦兩人都爲李瑛的一

夜未歸在擠着心，但是都不願意說出來，從早晨起，兩人就默默的坐在屋子裏等着。李瑛的憔悴和疲乏的樣子，使傲姑妹的心中疑慮交至。她問：

「妳病了嗎？妳的顏色壞極了。」

她搖搖頭回答：

「我沒有病。金采病了，我看守了一夜……」她微笑着坐在沙發上，這家庭和往日一樣的平靜，可見沒有發生她所擔心着的事情，她心情鬆快了一些。從昨夜一直到現在的心的不寧，她自己明白了原因。對於這事，她真是恐怖的。這樣的憂慮要繼續到什麼時候呢？想到這兒，她重又陷入不安裏，難道得一直到發生什麼不幸為止嗎？那個婦科醫生做了學校的校醫的事情，不知爲什麼她從來也沒有和他們說過。她想是不是應該把昨日發生的和他們所不知的都說出來呢？但是她立刻看出來自己已失去了這種勇氣。或者她完全不願意提到這事。她想假如郝廷仁現在到她身邊來，她說不定會用什麼東西把他擊殺的，這思想鑽進她的腦裏，她自己覺得很可怕……

「真得感謝學生們，這麼一來，我至少可以在家中清閒一個月，如果這種事情再延長一點，我就可以溫暖的度過一個冬天……大學生們在街上和消防隊的水龍頭拚命，在鐵軌上睡覺，……上一回街說不定會遭池魚之殃，如果無故被澆上一頭水，豈不是沒有一點政治價值嗎？」他大笑了起來。

「街上鬧得這麼兇嗎？」李玫說：「我簡直一點都不知道。女學生們怎麼樣？」她問李瑛。

「女學生第一次沒有走出校門。現在怎樣了，我還不知道。但是學校當局認為金采和學生運動有關係，以這為理由被免職了。」

「那人太活潑了。」教授批評：「女人太活潑了不太好。並且女學生也運動什麼呢？」他嘲弄的說。

「這可是教育學者的難題。你以為應該怎樣呢？」李瑛問他。她把頭仰靠在椅背上，那態度好像實際並不期待他的回答。

「中國那來的教育學者？誰是教育學者？我自己並不是，我想連妳也未必承認這個。」

教授燃著一煙，興奮起來：「到小學裏去看看，一百個教師裏有九十九個喜歡用隨便什麼東西打小孩子們的腦袋，難道妳沒有看見，或者沒有經驗過嗎？那一個教育家想起來先得保護中國小孩子們的腦袋的？……妳在大學的教員裏從那些教授們學得了什麼？我們把我們的知識輸入青年的頭腦裏，但是我們並沒有教給他們去示威遊行並且和警察打仗呵，然而他們畢竟去示威遊行了！知識就是一切，但是知識對於中國青年成了可怕的危險物。沒有比中國青年更加流動的，他們接受一種新知識的時候，一點選擇都沒有，結果大學教育不能滿足他們的好奇心！祇要新奇，他們就要！於是在他們眼裡大學的一切學科都是腐敗不堪，我們——大學教授都成了骨董！這不是就說明了教育家的失敗嗎！說書成了教師們生存的手段。女中學生應該怎樣是其次的問題，我現在想的是中國的教育怎樣才能改善？不管是取消考試制度也好，不管是強化會考制也好，不管是取消三年制也好，不管是道爾頓制也好，不管是現在學生中喊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也好，不管是大學教育平民

化也好……總而言之，仍舊是教育者自身的人格問題，不是良心問題。對了，是教育者自身的「良心」的問題。是人，而不是制度！」

李瑛聽見的這種議論已經不止一次了，他發完了議論以後就去搗弄所收藏的骨董。發證論的時候，確實是真心說出來的，一點也沒有虛偽。

「寶貝，」他叫着才跑進來的孩子：「你喝牛奶沒有？」他樓抱着他：「薛媽給你什麼東西吃？爸爸明天給你買一個大輪船來，一個大的，自己會在水盆裏跑的，輪船怎樣跑？你知道嗎？這樣，突，突突……突突……你愛輪船不愛？」

「我愛！」孩子爬到父親的膝上。

這時候，教授歡喜得忘記了議論的下文，也忘記了憤慨，他要在家裏閒一個月陪着這麼可愛的孩子遊戲，他便一切都滿足。一切都與他了無關係。李瑛微笑的看着這親愛的父子。這笑容在這時的李瑛眼裡充滿着不可解的感情。

從這融融洩洩的天倫之樂裡，李瑛慢慢的退避出去。

張嘉士在這天的黃昏時候，到李彥生住的公廨裡去。在路上他想祇要有錢給他，使他們能生活下去，小孩子不至於餓死，便是怎樣危險的事情他都肯幹，他不能像前次那樣選擇了。他懷着一個很大的希望，他想他也許馬上可以由李彥生那兒得到一些錢，用這錢買點食物安慰病弱的妻子。並且他想他不能把重找李彥生的事情告訴她。

他一直走到李彥生住的房間的門前，門和窗的玻璃都擋著厚紙。這一個奇怪的人，從來不願意別人由窗外向屋內看視。張嘉士敲了一下門，門內沒有回響，於是他又敲，仍舊沒有聲音。他看門上並沒有鎖，裡面分明有人。他又敲了幾下，還是沒有人聲。

「這真怪，」他自語着。等了一會，他大聲的問：

「裡邊有人沒有？」

「什麼事？」裡面傳出了十分發怒的聲音。

「我是張嘉士！」他說。用手去推門，門從裡邊閃着：「開門叫我進去。」

「不成。」裡面嚴厲的拒絕：「我現在誰也不願意見。不管你是誰，別和我搗亂。」

「我和你有事談談。」張嘉士開始焦急了。

「滾開。」屋內憤怒的喊。他聽見李彥生走近窗前，似乎坐在籐椅上——他聽見籐椅的

聲響：「如果你再麻煩我，」李彥生威嚇的叫：「我出去把你的脖子搥斷。」

「這到底爲什麼呢？」張嘉士胆怯的問。

「從這兒走開。」裡邊叫道：「到底你要怎的？你喜歡叫我搥斷你的脖子嗎？」

停了一會，他撕開了窗紙，把五六塊包得很華麗的巧格力糖，扔到外面來：

「拿去吧！」他命令。

「我不是和你來乞討的。」張嘉士雖然心裡發起怒來，但是聲音却十分軟弱。

「究竟你走不走？」窗洞裏現出來李彥生兩隻黑的憤怒的眼睛，綳着眉頭，兇惡的看看

來客。這時，已經是黑夜了。

「到底你要怎的？」張嘉士退了一步，看看那兩隻眼睛。

「我不願和任何人談話。」那黑眼睛隱蔽了，語聲溫和了一點。

「那麼，」張嘉士躊躇着：「我不能進去嗎？」

「當然不能。」暴躁的聲音回答：「在這時候，我真能揪斷你的脖子，不是假的。」他的暴躁增加着，好像不能管理自己似的，投出了惡毒的言語：「你們每個都來擾亂我，你們故意來看這個失敗者的笑話！你來做什麼？你來向我報復嗎？你是什麼東西？你們的良心在什麼地方？你們做了些什麼事情？你們什麼都可以出賣！什麼都可以出賣！！什麼都可以出賣——！！良心？這有什麼不可以出賣的？那裏有比你們更聰明的人！誰能看得見良心是什麼形狀！最容易出賣！人人嘲笑『良心主義』，為什麼嘲笑『良心主義』？無耻的人，我明白你們。滾開吧，我不願意看見你！」

張嘉士無可如何的從這里走開，在他背後，一個人對他說：

「那人好像瘋了似的，這兩天來的人，都和你受到同樣的款待，他把他自己關在屋裡，連飯也不吃。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

張嘉士看那人尖尖的嘴唇，眼睛突出，身材短小，穿着黑色的長袍。他向他點點頭，走了過去。

他無氣力的向歸路走着，李彥生突然變成了這個樣子是他所不明白的。不管那人爲什麼變得如此，他自己的計劃因此完全失敗。這被他視爲生路的也堵塞了。在這樣沉重而絕望的心情下，他却同時的感到一種輕鬆。這是說不出來的，忽然在他無助的心情裏出現，而又很快的隱沒。夜風吹在他衣著單薄的身上，使他寒戰起來。後來他停在街上夜裏實熱熱的「老豆腐」的攤子前邊，他想要吃一碗禦寒，並且他實在餓了。他躊躇了一會，決定還是走開的時候，身旁有人說：

「您也在這兒吃豆腐嗎？」

他回頭看時，是那個尖嘴的短小的男子。這是怎麼回事呢？在暗暗的煤氣燈下邊，那尖

劈陰險的突出着。

「唔，」他點點頭，很快的走開了。

他想起來自己在做大學生的時候，幾個人曾經以從事一種新奇遊戲似的心情，圍繞在街頭食品攤上吃老豆腐就燒餅。那種愉快現在都變成傷感了。走到家裏的時候，病已見癒的妻子，圍着被子坐在床上，倚着牆壁。正在等候着他。

黎麗知道張嘉士所進行的職業，完全無望的時候，她決定去找伯父，這樣的決心在她是很困難的。就在決定以後，還延遲了三天。這一天午後，她看出來唯有走這最後的一條路了，她走出那個院子的時候，在門前落下了眼淚。父親和她等於脫離了父女的關係，再去求助於自己的伯父，這實在是恥辱。而伯父會用怎樣的眼光看她呢？她記得從家裏走出時，所有的親戚，沒有一個人是同情的。今天去，她預備忍受一切的屈辱。坐着人力車走近伯父的住宅的時候，她幾乎想要回去，她想便是和張嘉士一同餓死都可以，她怎麼能顯露的卑屈的，求

助呢？而且向着自己的伯父。家中的人們知道了這事的時候得怎樣批評她呢！她吩咐車夫停下，停下来的地方是伯父住宅的高大的西牆外。她降下人力車，沒有走到門前去的勇氣。她祇是想要哭泣。她覺得兩腿疲憊無力，並且微抖着。她靠着牆壁站立了一會，嚥下了自己的眼淚，她幾乎是咬着牙齒的決定走進那高大的宅第了，她要忍受一切輕蔑，污辱，爲的一家三口的生存。她向前走着，低着頭，走到這胡同的盡頭，拐進東邊的一條街便是那個可怕的門。這門是她從幼小的時候到大學生時代所走熟了，司閘的老人，寬闊的甬路，茂盛的花樹，華麗的走廊，甚至客廳裏，臥室裏每件精巧的玩具和骨董，都是她所熟知的。她兩腿發抖，她得怎樣走進那個朱色的大門呢！她站在街角上，於是這門內的人們的面貌便在她腦裏旋轉，伯父的嚴厲的眼光和那黑色的小鬍子；伯母的肥胖的身體和喜歡說話的厚厚的嘴唇；姨太太的猜嫉的表情；以及長期寄住在那里的兩個表姊的艷麗的打扮……她得對她們說些什麼？她們那嘲笑的目光！她要回去。但是身傍的小小菓店的玻璃門內坐着一個少婦，懷裏抱着一個肥胖的穿着紅色衣服的嬰孩，正和他們的孩子一樣大。她又停住了，這時候她一

瞬間想假如能忽然死去了，實在比這種苦況輕鬆得多。自然這想頭一閃就過去了。她茫然而失神的，忘記了自己正站在街道的正中，一輛人力車叱喊着從她身傍跑過，使她清醒過來，她本能的跑向人行道去。站在那里，不自覺的落下眼淚。她下了決心，向着門那邊走去。從門裏走出一個人，她站住等這人過去，不料來人的銳利的目光，已經看出了她。他叫道：

「妳不是黎麗嗎？」跑過來拖住她的手臂：「我問家裏的人都說不知道妳的住處。自從我回來就想要找到妳！」

黎麗的眼淚已不能抑制了。她想不到這遠行數年的族兄，伯父的獨生子會回到家裏來，並且在這樣艱難的日子裏遇見了他。

「我以爲你不能回來……」她看着他的臉，這臉對於她無異是救星。

「妳願意進來坐一會兒？還是到別處去談談？」

「我本來想進去的，但是遇見你，我還何必進去呢？」

「妳不願意進來。我知道。」黎維夫向前走着，黎麗跟隨在他身後，希望和歡喜使她全

身增加了氣力。

黎維夫直走進附近一家很大的飯館裏，他們在房間裏坐下。黎維夫吩咐熟識的夥計，預備最好的應時的菜餚，然後對黎麗說：

「今天好好的請你吃一頓好飯。——看你這樣子已經有好久不吃飯館了吧，」他輕輕的笑了起來：「忍耐了一段艱苦的生活，是不是？我回來以後聽家裏的人告訴我，我確實很驚異，原來你的決心也是很大的！從小的時候你其實很隨和。……顏色憔悴，很瘦弱，你的身體不大好吧！……青年男女不斷的出走，儘管是由於衝動或盲從，我也毫不反對的。有什麼要我帮忙的沒有？」

黎麗心裏激盪着，不知應該說什麼話。在自己經過了這麼多的苦難，感情的試驗，終於以病弱的受着損害的心身意外的遇見了共同度過愉快的少年時代的哥哥，傷感之情並不能包拈了黎麗的繁雜的情緒。

「你的愛人是誰？」黎維夫吸着香煙：「我從前見過沒有？」

黎麗泫然的搖著頭。

「今天能遇見妳，我的心裏真高興。這種高興，也是數年來所沒有的，這是從心底昇起來的高興，所以是真的。人們活著，本來是沒有道理的。只是活著而已。否則，爲什麼人從一歲活到六十歲或者七十歲，然後必得死去呢？而且分明都是不願意死去的。所以本來就沒有爲什麼活著的問題，想起來這個的，是認清了活著的沒有理由。假如人必得在七十歲的時侯死去，如果有人必定要活到一百二十歲，而且真的活到一百二十歲。這就是說生死的自由是人自身所有的，那麼他才可以說出活著的理由。但是我們的常識說這絕對辦不到，這是『自然法則』。對了，因爲『自然法則』就是沒有理由的。所以有的人便自己爲自己想出一種活下去的藉口，來辯解着他活下去的原故。但是也並沒有人因爲這種理由的一旦破滅，便去結束自己的生命。不過有也許有的，但是爲這種生活理由的喪失而自殺的人，畢竟少得很。如果祇是爲了高興，這也是活下去的理由——像我們這樣的重逢，這種真的高興，人也是可以藉此活下去的。不過我們還都是過於愚昧了，比如我自己……」

說到這里，送上來飯菜。他停住談鋒，迎着黎麗麗疑惑的目光，他又輕聲笑起來。

「你不喝酒嗎？」黎麗麗問他：「我記得你在美術學校的時候很能喝酒，醉起來的時候很吓人的……」

「我不喝酒了。」他回答：「我最近還想把紙煙戒掉，但是這件小事，確實是很難的，和其他困難的事情一樣困難。」

「爲什麼要忌煙呢？」

「在我也是沒有理由的……不過也許是想要試驗試驗自己的意志力。……這自然也很無聊。大約總是因爲無事可做才想到戒戒煙的吧……」他譏刺的微笑着像是說別人的事似的。

黎麗麗不解的看着他，同時她也並沒有注意聽他的話，她祇是因爲遇見這人而心中喜悅，她相信無論如何黎維夫會幫助他們。

「我已經有一個小孩了。」黎麗麗對她的哥哥說。

「當然要有小孩的。」黎維夫不在意的說：「不過，好得很。」

「你改變多了。這幾年……」黎麗放下了筷子。

「嗯，其實也許一點也沒有改變，我自己並不知道而已。我想過許多事情，但是我却被陷進自己製造的阱裏……然而妳不會懂得這個。妳吃得不多，爲什麼？胃不好嗎？」他香甜的咀嚼着食物。

「我吃得很多了……對於現在的我可真是美味呢！」

「只想要把生命延續下去，我們總算是比別人有辦法的。當然，我並不勸妳再回家去。其實來找父親是錯了，他不會管妳的，如果妳早知道我回來……天已經黑了，妳跟我回家裏去一趟好不好？」

「我不想去了。」她沉吟著。

「管保誰也不會遇見，一直到我的屋子裏去。我必得拿點錢給妳，妳一定需要這個。妳知道我們家裏一到晚上幾乎沒有人，他們都出去玩……總之，沒有人會遇見妳的。」

走進高大的門，門當中懸着明亮的燈。她跟隨黎維夫走進西院的書齋裏，連一個僕人都

沒遇見。這書齋她是熟悉的，一切的佈置都沒有改變，依然是一張比平常的寫字給大兩倍的書桌放在北窗下。桌上椅上，地板上都堆着書籍，這樣凌亂堆積的書似乎也和從前一樣。黎維夫做美術學生時代在郊外寫生時拾來的人頭骨，仍然那樣的懸在壁上。

「樣子和從前一樣。」她說。

「堆着這些書，我現在却是一本也沒有讀。人和從前是不大一樣了。也沒有收拾屋子的興緻。」黎維夫把身子深陷進皮椅裏。

「我得回去了。」黎麗說：「我怕孩子要鬧。」

「唔，不要傷感……」黎維夫說着跳了起來，從書架上拿下來一個木彫的偶人，裝在一個裝璜很好的匣子裏，他說：

「這個是爲妳買的。回來後無處找妳，便一直放在這書架上，現在好了，拿去吧。不過現在妳也許不喜歡這種玩具了，那麼就算送給妳的小孩。」

她接過了它。黎維夫從一件上衣的口袋裏拿出鏡來，並沒有敢便送到黎麗手裏。黎麗歎

然的看了他一會說：

「我走了。」她轉過身向門那邊走去。

「告訴我妳的住處，我會去看你們的。」

黎麗告訴了他。這時門外走進來的一個僕人，向他報告道：

「有一位金小姐要見您。」

「金小姐？」黎維夫問。

代替僕人回答的是金采本人，她從僕人身後走了進來。

金采那日在李瑛走後便醒了過來，她覺得說不出的疲乏，頭劇烈的痛着。她一點也記不起昨日發生的事情。祇是記得當時被叔父環在後腦上的時候，腦裏噙然響着，便倒了下去。這噙然的響聲，是從沒有過的經驗，在這一際間，她覺得什麼都忘却了，對於一切都不存在了，遂即失去了知覺。回想在兩三秒鐘之間，似乎體味到一種奇異的快感，她坐起來，打開窗帘，看一看外面，金色的朝陽直射了進來。她放下了它，重新躺下。這時候，步青蹣跚走進室內。看見她睜大着兩眼，仰臥着。便小心的問：

「好一點嗎？」

「好一點。」她答。

「昨晚李瑛在這里一夜……」

「恍惚覺得。她走了嗎？」

步青點點頭，坐在椅上：

「妳現在覺得怎樣？」

「不覺得怎樣。祇是疲乏得厲害……」

「反正把人吓了一跳。」步青站起來，歡喜的說。在地上來回走着，講金采昨日狂亂的神情，他說：「我還以為妳不會吓得這樣快，起碼要住一個月病院呢。」

金采聽他的話，想着自己的樣子，笑了起來：

「我在十六歲的時候，有過幾次這樣的事情。」

「總之，即使好起來了，也應該靜靜的躺兩三天，不要出去亂跑了。晚上見。」他走了出去。

金采躺在床上，她覺得全身有一種奇異的感覺。這感覺究竟是什麼，是由何而起的，她自己也說不出來。生理的和心理的不健全使重壓迫著她。彷彿對於在不可知的地方隱藏着的什

麼，有着強烈的幻想，或者想要捕捉它們的願望。這樣的情緒使她焦灼起來。她究竟是在渴望着什麼呢？她自己却並不清楚。她急於要尋找到解答。但是她覺得她現在是這樣的孤獨，因為對於卑俗的世間的憎惡，使她自己飄浮了起來。她的思想被封閉在籠裏，在這無形的籠裏悽惶，旋轉，並且試行着衝撞，探求着出路。這樣的苦惱在她的精神裏隱現，她却不能說明。跳下床來，她覺得雙足無力，立在窗前，推開窗子，放進了清涼的空氣，街上，人們嘈嚷着。她看見從街的那端走來學生們，他們四人一列，臂挽着臂，呼喊着重進，走到街的中段被阻止了，兩方開始了混戰，喊罵之聲鼎沸着，商家都關閉了店門。……她不願意把這種場面繼續看下去，離開了窗子。而人聲仍然撲入耳內，她又關上了窗。她覺得心情激動，想起來那一日被關在大門裏的女學生們。她們現在被怎樣處置了，實在是她最關心的事。她重新想起那日的憤怒，這憤怒在她體內要求着發洩，使她焦躁增加着，她想方才慌忙關上店門的商人，和惶惶只實的市民，他們想些什麼呢？「我這窗臺上的傍觀者呢？」她自問着。她覺得這小屋子十分悶塞，她想要出去。但是不知道應該到什麼地方去。她試着在地上踱着，

想明天能到學校裏去看看。極力平抑着心中起伏的憤怒，憎恨，苦惱的情緒。她恐怕她再發起癡來。這時候，有一個人走進來，是金采心愛的，國文和音樂成績都好的魏馥。她手裏拿一本金采借給她的小說：

「看完好些天了，今天才還給您……」她說。她神情抑鬱，並且顏色不好。

金采看桌上的時計，才三點鐘過一點。

「從學校來嗎？」

「您今天沒到學校去？……同學們罷課了。」魏馥聲音低弱的說。

金采對於這話很吃驚，這完全是她想不到的事。

「我搬回家去住了……」魏馥說着。她心情不專的樣子，金采銳敏的感到，她問：

「妳現在精神不好，是病了還是怎的？」

「沒有病……只有一點不舒服，」魏馥遲遲的回答。

金采訝然的看着這女孩子，她平時並不是這樣的。

「妳哭泣過？爲什麼兩眼紅紅的？」

「沒有。」魏馥說：「我只覺得頭痛……」她停了一會兒，以不連貫的語調，突然說：「先生，假如有人，一時做錯了一件事情，便一生都不可原諒嗎？」

「原諒人是一種美德，這你在初中的修身上也學過的。人人都會做錯事，爲什麼不可以原諒？祇要她自己知道是錯了。」

「如果按照修身說，復仇並不是美德……」

「復仇？」金采吃驚似的說：「妳爲什麼想到復仇？……不過我想復仇是可讚美的，勇敢的行爲！」

「可讚美的？」魏馥說：「假如一個人被別人侮辱了，忍耐還是報復呢？」

「報復！」在金采的激動的心情下，她這樣脫口而出的回答了她。

魏馥沉默了一會，用顫動的聲音說：

「先生……」

金采注視着她，期待着下面的話。她却停住了，並沒有繼續說出來。

「妳要說什麼？」金采柔聲問她。

「我心裏很難過……」她低着頭。

「爲什麼難過呢？……妳今年十幾了？」

「十八歲。」她不解的看着她的音樂教師。

「一切都會過去的，使妳難過的事，忘記它吧。勇敢的生活！要勇敢的……」

「我幾乎沒有一點勇氣了……」女孩子自語似的小聲說：「我希望着……」

「希望着什麼？」

「將來我會對您說的，把一切都對您說……」魏魏站起來：「我走了。」

她低着頭走了出去。金采想要攔住，但她並沒有，她心裏想：「她要對我說些什麼，來到這里以後，却又不願說出……到底她遭遇了什麼事？」她覺得她必得叫住她，把那事問明白，她趕緊開門去追她，一直跑到樓下，並沒有看見魏魏的影子，不知她是走向那邊去了。

她走回來，覺得仍然很疲乏。躺在床上想着魏馥的事，她忽然想一個人的一生中的最大的叛逆者，仇敵，陰謀家，和惡魔，乃是自己的精神，存在於自身之內部的。於是她聯想到徐儀，她覺得徐儀那樣平靜的，冷然的生活着，就是無時無地不在克制着自己的叛徒。而像美術教師那樣的宿命論者，把一切都付諸運命的手中，輕易不欲激起一點感情的波動，豈不也是十分聰明的生活法嗎！想到自己時，覺得在徐儀的眼中，她和李瑛也許都成了愚昧的迷途者。金采最近才感到徐儀彷彿已經尋找得了她自己的道，她祇是默默的，充滿着信心的向前走。

李瑛在第二日的午前來看她，差不多就在同時，學校送來了解職的通知。金采看着那張信紙，心裏憤怒着，她用力的撕碎了它。

「妳鬧得有一點，不能這樣生氣。」李瑛勸她。

「我脫離了那樣的學校，心裏倒是痛快的……祇是這一群教育商人的手段，卑鄙得可憎。」金采憤然的在地上走着。

「我也不知道我們究竟做了些什麼，而這地方實在令人氣悶，我想和家裏說一下，到外

國去……」李瑛對金采說。

「到外國去？到外國去做什麼？」

「讀書，或者……」

「到外國去讀書，我沒有反對的理由……」金采說：「從這里逃開，從這種氣悶的地方逃開，對於妳是很好的。但是妳永遠不回來嗎？」

「自然要回來的。」

「回來仍舊要氣悶。」金采苦悶的說：「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樣才好……假如我也能夠離開這不幸的鄉土，在外國，我會幸福嗎？妳敢保證妳到外國去便是幸福的了嗎？」

李瑛默默的望着她，她不想和她多說，恐怕她過於昂奮會再發作起來。

「妳說，逃到外國去，歸化爲德國國籍嗎？美國國籍嗎？匈牙利國籍？或者是瑞士國籍呢？妳自然不能，我說妳不能。」金采站在地中，望着坐在窗邊的李瑛：「因爲妳究竟是中國人。」

正午的陽光從窗外射入，背着光線坐着的李瑛的容貌，顯得比平時更美。她微蹙着眉，望着金采與奮的神情，困惑的笑着。她想要到外國去，還是在昨夜就寢以前偶然想起的。她祇是要離開這個使她苦惱的地方，自從走進這個社會以來，深刻的感到了精神的苦惱。她並沒有想到別的，如金采所說的那些。她要從這可憎的氛圍裏逃避，一整夜她所想的都是南部義大利的明媚風景和瑞士的山水。

「中國人的命運就是這樣的。」金采坐下來，感嘆似的說。

「以我現在的心境來說，到外國去住些時日，是我精神上的唯一生路。」李瑛在這時候，下了到外國旅行去的決心。

「我不攔阻妳，」金采說：「我贊成妳去……而我呢？我不能去！即使經濟上許可我，我也不能去……我自然也苦惱，然而我現在不願離開，至少在現在……昨夜，妳猜我想些什麼，我想到從沒有想到的事情，我想起我的母親來，我的母親究竟是什麼樣子呢？她的像貌，身體，都是什麼樣子？她現在在什麼地方？或者已經死去了呢？……我夢見了她。她穿

着破爛的，污穢的衣服，却在頭上飾着珠寶。她在前邊走着，我在後邊趕她，我好像是一個小孩子似的……她並不等我，很快的走着。忽然，她停在那里，向着地下直陷下去，我吃驚的喊嚷起來，這時候，我發現我自己也和她一樣的向下陷，向下陷，原來我們所在的地方是一片漫無邊際的泥塘，我們向下陷着，向下陷着。一直到泥漿漫過了我們的頭頂，我大叫着「媽媽！」她回身來要擁抱我，我却在這時候醒了……可怕的夢呵，真是可怕的妖夢……」

她費力的敘述着，微微的唏噓。

「我們一同去，好不好？」李瑛誠心的勸她：「我倆住在一起，靜靜的生活……」

「到外國去做隱士嗎？我不去。其實我的痛苦是更大的……但是我不願去……」

李瑛這時忽然感到她們兩個之間原來有什麼東西隔在當中，縱然是一種很薄的障礙物，却是堅不易摧的。

「我到徐侯那兒去，明天見。」李瑛走出來。經過步青的門前時，她預備進去看他，但一想到畫家夫人的嫉妒的目光，便縮回她要去敲門的手。

金秉不停的在室內踱着，她心裏的焦灼，一刻一刻的增加。從昨天起就想要出去，但是她抑壓着自己。她幾乎是有意的制止着慾望，但是她要走出這屋子的心，使他不能安靜。一定有一個要去的地方，她非常願欲到那兒去，然而她自己却覺得沒有地方可去。

晚上的時候步青爲她買來甜點心，並且送過來一杯熱牛乳。他看見她好了起來，真心的歡喜着。這人從來不善言辭，所以也不願和人家默默的對坐。他走出去以後，金秉便闕滅燈，坐在床上，這樣一直到深夜。疲乏極了便不知不覺的睡去。天還未明的時候，她又醒來。覺得心情安靜一些，起來以後坐在窗前讀半小時書。一到下午，她重新焦灼起來，而且幾乎忍耐不住了。她穿上外衣決定出去散步。兩手伸進衣袋裏，觸着一張紙條。展開來看，却是美術教師寫給她的黎維夫的住址。她在地心站一會，兩手插進衣袋，她自己覺得日來不安的原因就在這裏。她渴於會見黎維夫而不自覺，所以焦燥而且不寧。她所要去的地方就是黎維夫的家。她要那個傲慢的男子挑戰，她確實有和黎維夫挑戰的心情，她一見着他的時候，就覺得精神上受壓迫。她停了一會兒，便很快的走出去，在路上她什麼也沒有思索

黎蓮看出進來的人是金采，便遲疑了一下。但隨即低著頭從金采的身傍走出去了。

金采坐下來，一時想不起話說。黎維夫深沉在大椅裏，悠然的吸着紙煙，彷彿對於她這不速之客，也並未感到意外。金采覺得非常不快。

「我聽步先生說你從來不願意和女人談話，這是真的嗎？」

「是真的。」黎維夫誠實的回答：「女人不能了解我的話。……不過也有例外，這請你不要介意。」停一會，他笑着問：「就是爲了這個，你來向我抗議嗎？」

「我對你輕蔑一切的態度抗議。」

「爲什麼呢？」黎維夫坐直身子，很有興味的問。

「你對什麼都輕蔑，自以爲是超人。自以爲是超人的人，對於人有什麼用呢？」

「我沒有什麼用嗎？」黎維夫習慣的敲着自己的前額，這樣的問着。這態度更加激怒了金來。他繼續說：「關於我自己的存在是否有用的問題，我實在還沒有想過呢！這是很有趣的，假如我不承認我是超人，——真的，我也並沒有想到這個。如果一個人自己以為自己是『超人』，這豈不十分可笑？其實，我祇是一個懷疑家而已，所以我也真正不能把自己想成確乎是一個有用的。難道妳要我執鎗上戰場去嗎？我不能去，這是很顯然的，我無論如何也不喜歡上戰場。妳一定看出了這個，所以特地來責我無用。……不過我想妳不至於是來考察我的政治思想的吧。我是真正正的中國人，妳應該相信這個，是所有不幸的中國人之中的一個。倘若我是沒有用的，生存是浪費的，那乃是因為我是不幸的原故。究竟怎樣做方可以使我自己成爲有用，仍是像方才說的那樣：我還沒有想到！幾年來我幾乎走遍了全國，然而想要在什麼地方停留下來，或者成爲實業家——像那些有志大學生那樣，要把中國從貧困之中解救出來……蓄意去採伐全國的處女林，開墾西北的荒地；以及專心於利用黃河的巨流完成世界第一的水力發電所；研究探鑛學預備發掘天下最大的礦，……諸如此類，我完全沒有

想過。這是真的！我終於回到家裏來，自己想來都似乎不可解……我坐在大椅上，吸煙，喝茶，堆滿了書籍，却一本也不讀……我怎能是有用的呢！我畫過的七十幅油畫，也許是有用的嗎？妳這有用無用的質問，對於我真太早了一點！」

「你這是誠實的話嗎？」金采仍舊以挑戰的聲調問。

黎維夫站起來，在地上來回走着，默然沒有答話。透過青色燈傘的微暗光線，瀰漫着紙煙的霧，迎面拂着的人頭骨，這些十分使金采不快。

「妳好像非常苦悶的樣子，什麼事情使妳這樣苦惱呢？爲什麼？」黎維夫斜坐在他的寫字檯上：「妳跑到這裏來預備和我吵一氣，然後發洩自己心中的積怒……我很聰明，不上妳的當。」他笑了起來：「所以我不和妳辯論。」

「你能想到這個，確實是很聰明的。」金采譏諷的說：「我並沒有什麼苦惱，一點苦惱也沒有。」

「妳說謊。」黎維夫冷然的說：「妳現在十分苦惱。妳一走進，我就看出來了。」

「也許我很苦惱……」金采沒有力量支持她自己了：「我沒有你那樣悠閒的心情。假如我也可以像你那樣對於什麼事都無動於衷，——祇要不是你自己的事，都泰然處之……無論什麼悲慘的事，對你都不能發生作用，而且用你那高傲的眼睛輕視它……」

「發生了什麼悲慘的事了？」黎維夫微笑着：「不過我明瞭你所指的是什麼……但是，我不辯解，也不發怒。」

「你以為是我誤解了你嗎？絕不會的。我不會看錯。難道你靈魂深處所隱藏着的東西，在你那根柢上所有的東西，你自己會不知道嗎？你完全是那樣的性格……」金采漸漸又激昂起來。

「嘿，關於我的事，妳想得很久了……」黎維夫以注意很深的樣子說。

金采却不願承認這個，她搖一搖頭：

「這不過是我的直感而已。」

「妳說的『根柢』這兩個字，可實在是了不起的。我們每個人都在他的『根柢』上附着

自己也不知道的東西。……這很有趣。人的根柢生植在靈魂的深部，說不得錯。……然而，實際上我也許是沒有根的人吧！」

「沒有根的？」金采鷺愕的說：「我倒並沒有想到這個……」

「這種沒有生根的人是很多的。」黎維夫用手撫摸着下顎：「聽見人們憤說別人『沒有靈魂』，『沒有靈魂』成了我們這時代時髦的話語，青年學生之間把這個惡毒的批評放在口邊。不管這四字本來是不通的，中國人注意到這個總算是可喜的現象，然而也許是把它當做罵人的武器，或是小說的題目——我自己就讀過『失去靈魂的人』之類——而已，究竟『靈魂』是什麼東西，其實並不知道……因為完全是沒有根的人！」

他從抽屜裏拿出糖來，放在金采面前。金采剝着糖上的紙，改變了聲音，悄悄的問：

「你這個懷疑家，到什麼時候也不相信嗎？」

「相信什麼？」

「不管什麼。」

「相信我的懷疑嗎？」

金采困惑的看著他。

「連我自己是否是在懷疑，我也不相信。這話彷彿過於詭詐了一點，但是倘若你去問另一個和我相同的人，他的回答將要和我一樣。我懷疑什麼呢？什麼都懷疑的原故，就是什麼都相信。……你希望我去相信什麼？」

金采搖頭說：

「我不知道。」

「這也就是因為我還什麼都不知道。」

「中國，」金采嘲笑問：「你相信不相信？」

「不要說，」黎維夫一隻手用力向下按着，大聲的命令她停止。

「我相信，所以我不走。」金采微笑起來。

「妳要往那兒走？」黎維夫不在意的問。

「我的朋友李瑛要到外國去，希望我一同去，但是我不去……」

「妳不是很苦惱的嗎？」

「我很苦惱，並且比任何人都甚……」金采煩悶的回答。

「我讚美苦惱。」黎維夫簡短的說了這一句。

「我本來想從你學得解除苦惱的方法，但是我却聽見了你這樣一句話……」

「妳以為我是沒有苦惱的嗎？」

「我該回去了。」金采說。

走出黎家的門，半夜的風有冬意，她心裏奇怪的寧靜下來。

進自己的屋子，打開電燈，發現意外的事了，臨街的兩扇窗玻璃，破碎了一半，地板和床上有瓦片和石塊。當時，她就想到假如自己睡在床上時會有怎樣的結果，便覺得後背上一

陣寒冷。

她立刻意識到這仍是那個叔父的惡作劇。

費半夜的工夫，她把毛毯掛在窗上，並且四周用釘子釘得嚴嚴的。輪到床上以後，她真的感到了啼笑皆非。

女學校的學生們仍舊沒有復課，李瑛從那日以後從沒有到學校裏去，與金采的解職同時，學校開除了劉馨猷，魏馥和其他幾個平時過於活潑的學生，但並沒有效果。李瑛把辭職書用信郵去，到外國去的決心已經不容變更了。她到徐儀那兒去，把這意思告訴給她的時候，徐儀與平時一樣溫和的微笑，給她以勇氣。

「我們應該做什麼事情——必得做什麼事情，自己首先得認識清楚，因為這差不多已經是必然的規定了。因此我從來不想我所不能做到的，這孤兒小學的教師，就是我一生的事業。而妳呢，應當到外國去，爲什麼不去呢？我是快樂的，在這些孤兒，棄嬰們的身上，我情願獻出一生的精力，這種渺小的事業，在我自己可是最偉大的。在此以外，我並不能做什麼。自己知道了這個，所以我是快樂的。我不企求別的……」徐儀用這話來謝絕李瑛的同行約邀

請。李瑛由心裏希望金乘或徐儀其中的一個同走，她並沒有想到這兩個入各有自己的想法。

孤兒們在無風的冬陽下，歡樂的遊戲着。時時發出響亮的笑聲。

「在我剛到這兒的時候，他們還不是這樣……」徐儀看着窗外，愉快的說。

對於徐儀這樣快適而滿足的心境，李瑛幾乎嫉妒起來。

「我從張嘉士口裏，知道了你們從前的事，很有趣的事！這人還偽造情書……他自己表

示很懊悔的樣子……」徐儀微笑的看她。

「唔，」這樣的回憶對現在的李瑛是不快的。

「那人已經找着職業了。在妻子的伯父經營的羊毛公司裏……下班正從這兒經過，常常進來看，他精神好多了，很快樂，和以前完全是兩個人。我看見他，一想他所說的『爲了拋棄小孩想出的偉大理由』，他的非凡的思想，便覺得這人終於是一個平凡的人，但也是一個真正的人……」

「祇要有了職業，可以生活下去就好……」李瑛含糊的答應。這時她心裏忽然想起一件

事情，她不能不立刻向徐儀告辭，急忙的走出門去，跳上一輛人力車，對車夫說了郝述仁病院的那條街名。究竟她爲什麼要剷郝述仁那兒去，她自己當時也不能說清楚。來到病院門前時候，魏銀的影子在她腦裏一閃，幾日來她一得暇的時候常會想起魏銀，這就是她所以要到這里來的主要原因。魏銀和郝述仁到底結下什麼樣的關係呢？她急切的想要知道這個。她以難以解釋的複雜的心情，站在郝述仁的會客室內。醫生從右邊的門裏走出來，向她露着有禮貌的微笑，但在這微笑後面却含着「我知道妳會來的」這樣無禮的意味。這使李瑛十分懊惱，她冷然的看他臉上，覺得他的笑容變得令人不測了，深沉的包含着什麼東西，而且很顯然的這是爲了應付當前的人才製造出來的。

「今天天氣很好。」他簡單的說。

「我替金采向您謝罪，」李瑛客氣的說：「那一天她實在是病着，而且那夜病得很凶。」

「如果妳不說我把這事早忘了。」

「醫院的營業很好嗎？」李瑛這樣寒暄着，心裏却想爲什麼不直說到正題呢？——但是

正顯是什麼呢？什麼是她到這里來的目的？她祇是極力想要解決一件事，這就是希望她所擔心的事都能確定出一個幸或不幸的結果。但是她不知道應該怎樣把話題引到正文上面來。

「我每天下午便停診了，很清閒。」醫生回答。李瑛無意中看一下壁上的鐘，是午後三時半。目光才離開掛鐘，她敏銳的發覺了醫生以一種奇怪的疑惑的目光看着她，而且很快的躲閃開了。她心中不安，尤其因為醫生言語的謹慎，過份的禮貌，增加了她的懷疑。同時她見郝述仁的故做安靜裏，也有着不寧的紛亂的東西在隱藏。

她將要說什麼話，右邊的那扇門——李瑛注意到那門是乳色油漆的——忽然匆促的開了，探出一個女人的頭來。當李瑛第一眼看見了蓬鬆的頭髮的時候，她就斷定這女人是魏復了。魏復很快的走了進來，已經不能再退回去了，她看見李瑛，走到她身前來叫：

「李先生。」

郝述仁頓時露出了狼狽。他急忙問：

「妳從那兒來的？」

魏馥沒有理他，她突然遇見李瑛，感情上起了莫大的紛擾，她不能控制自己。

「先生，」她伏在李瑛的膝上：「您原諒我嗎？我做錯了事情，我自找耻辱，我沒有顏面見您……有好幾回我想要到您那兒去，對您訴說一切……」

郝述仁走過來，俯視半跪着的魏馥說：

「妳怎的了？妳要訴說什麼？妳好好坐一會，休息休息好不好？」這富於暗示的聲調，使魏馥站起來，而且幾乎要轉身走出去了。但是她抬起頭，向着郝述仁用力的罵：

「你這個禽獸不如的東西！」

「妳瘋了嗎？」郝述仁嚴厲的喊。

「你自己說！在學校裏，你引誘了幾個同學？然後你都拋在一邊，一點都不負責任，你自己說，你要自己說出來！你自己說出來！你敢說出來不敢！」

郝述仁變了顏色，可怕的蒼白着。

「瘋子！瘋子！簡直是瘋子！」他小聲喊。

「我是瘋子，瘋子會殺死你的！」魏馥的聲調裏都充滿着憎恨：「我爲那些人復讐！」

「妳來殺死我吧，」郝述仁忽然無賴的涎着臉嘻笑起來，他仰起脖子，並且用眼睛斜視着魏馥。李瑛看着他頭下突起着的甲狀腺，起了要作嘔的憎厭的感覺。

「我看妳怎樣殺死我！」他狡笑着站在屋子正中。

魏馥向着醫生撲去，郝述仁閃開了身子，她踉踉跄跄落在沙發上。停了一會，低聲的歇斯迭里的哭聲，響了起來，全身抽搐。李瑛沉默的注視着郝述仁。他躲避開這深沉的目光，不覺垂下了頭。李瑛站起來，走到魏馥身旁，乘着這時機，醫生悄然的溜出去了。

「不要哭了。」李瑛撫着少女的肩，溫柔的說。

魏馥的哭聲繼續着。良久以後，她張開眼睛，空虛的望着前方。李瑛看着她這絕望的目光，從心底泛起了恐怖。

「一切都會過去的……」李瑛勸她：「悲傷有什麼用呢！」

「一切都會過去的，一切都會過去的……」魏馥反覆着說：「是的，一切都會過去……」

「一切都會過去……」

「所以用不着悲傷。」

「連污辱也會過去的……」少女慘然的自語着。

李瑛不解的望着她。

「心靈的污辱，無論誰，一生也不會忘却，這種記憶永遠是新鮮的，不會成爲過去的。」

但是，讓它過去吧……」

「我們走吧。」

李瑛挽着她的臂，走在街上，在日光下邊她看着魏霞在兩頰薺薇色已消失了的臉上，乳白的皮膚上由內泛出一絲絲的紅暈，這青春的容貌，增加了李瑛的傷感。

「我應該往北走了。」魏霞站下說。

「回家嗎？回家以後，靜靜的休養些日子，不要想那些事，妳也知道這一切都會過去的。要趕快忘掉，」李瑛握着她的手：「趕快忘掉，努力的。然後勇敢的生活……」

魏觀對她點一點頭，沒有說什麼話，轉過身子，緩慢的走開了。

李瑛懷着痛苦的心，回到家裏。因為正是吃晚飯的時候了，便一直走進飯廳，一向這晚餐的餐桌上滿溢着教授的歡聲，半年來無論有什麼事，他一定回家吃晚飯的，但今天却是靜的，祇有李玫領着孩子在吃，李瑛感覺到有一點意外，李玫的臉上也現出不寧的顏色，她坐下問：

「姊夫呢？」

「在書房裏。」李玫遲遲的說。

「爲什麼不吃飯？」

「他說他不要吃！」

「爲什麼？」

「今天午前那個鄒鑄仁來過了……」聽了這話，李瑛全身的神經都震顫了起來。

「那人走了以後，他就把自己關在書房裏，沒有出來，一直到現在。」李玫的臉上只微

露一點擔心的神色，出乎意外的平靜。

「他們說了些什麼？」李瑛急切的問。

「我怎會知道！」

「那麼——」下邊的話，李瑛說不出來了。

「嗯，」李瑛放下筷箸，一個人走了出去。

李瑛覺得心裏紊亂起來，頭腦沉重。她跑到書房去敲門，很長久的時間，裏邊沒有聲音。她大聲的叫：

「姊夫，是我！」

「我頭痛得很。馬上走開！」屋內厲聲命令着。

「要不要找一個醫生？」

「不要。」

她跑到姊姊的臥室。李瑛仍是意外的平靜，這種平靜使得她不知應該怎樣說話才是。兩

個人的態度，同樣使她擔心。她在門邊站了一會，姊姊對她什麼話也沒有說，彷彿是極力想
法來保持自己外面的平靜。她走出去，找到保姆，對她說：

「把寶寶帶到太太的屋子裏去玩……她的精神不大好，如果有什麼事，立刻告訴我。妳
留心一點。」

保姆驚奇的看著她，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李瑛想盡了方法，想使教授打開書房的門，都完全沒有效果。

回到自己的房裏，她焦急，擔心，苦惱而且十分疲倦。鋪到床上，她無力驅使自己的思
索。床邊的桌上放着一個大信封，她折開它，裏面原來是在某旅行社服務的同學寄來的輪船
時間表，某號輪船的內部照像，出國手續，國外旅行須知，以及一冊印刷精美的瑞士風景。她
查看最近出航的日期恰在一個星期以後，旅費也並不如想像那樣的昂貴。她預備明天就去拍
電報給住在羅馬考察希臘美術的族叔，行期就定在一星期後。……正在這樣紛亂的想着，室
門忽然啓開，使她吃了一驚。進來的人是教授，他的短髮蓬亂着，面容慘淡的變成灰白，兩

眼閃着灼熱的，失神的光。他坐在牆邊的椅上，兩手托着頭，口裏喃喃着：「我倒沒有想到呢。」似乎這一天的工夫，他心裏所想的的就是這一句話，現在脫口說了出來。

「這怎會是可能的呢？」他望着李瑛：「難道妳相信這是真的嗎？難道三年來我都是在夢中嗎？妳相信嗎？這一切都是怎樣來的？一切都顛倒了，一切都顛倒了。我怎麼能相信呢？像她那麼善良，優美的人，却在靈魂裏有那麼多的污穢！可怕的數顯……這麼長的日子，幸福真是殘酷的東西呵！惡運蒙上幸福的外皮，把我戲弄了三年之久，它會把我殺死的。那麼聰明，美麗，可愛的孩子，我完全是爲着他活着的。現在，我爲誰呢？那孩子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那孩子會不是我的！這應該成爲真的嗎？也許是那個混蛋來破壞我們吧，他羨慕我幸福……可是所有的經過都瞭如指掌。我努力不去相信它……但是我受不了……我一點都不仇恨妳的姊姊，我祇是已經感覺到我的裏面什麼都沒有了，空虛而又空虛……沒有味，沒有活下去的味！我是爲了一點東西活下來的，現在忽然有誰——也許是妳的姊姊——把這一點東西取出去了……好像我前天給寶寶（誰的寶寶？）買的不倒

翁、把那裏邊的鉛丸取出去了，永遠不會立起來的……世人的譏笑，社會的非難，這些侮辱……呵，我的孩子！我會把他殺死的！我問妳的姊姊：『妳借給過郝鑄仁兩千元錢嗎？』
『借給過。』她簡單的說。想想看，還有比這個再明白的答話嗎？到底這是真的不是？」他懇求似的看着李瑛。

李瑛不知道該怎麼樣回答，她一時苦惱得要哭泣。覺得自己的雙頰燒熱着，她祇能搖一搖頭。

「我看出來的，妳一定知道。妳告訴我，那個男子是誰？」他兩眼裏閃動着仇恨，嫉妒，惡毒的光：「妳告訴我，我真羨慕他：可羨的人……究竟我犯了什麼罪過？我遇見了這種別人夢也夢不見的事！妳告訴我，那個男子是誰？是不是郝鑄仁？」

「郝鑄仁？」李瑛害怕的叫了出來：「你怎麼會……」

「假如是郝鑄仁，我倒會原諒她的，郝鑄仁對我說的那件事，一定是他知道李致不愛他了，而一心的愛着家庭。所以惱怒起來，使出這種手段……」

李瑛恐懼着，她擔心教授會瘋狂起來。

「我想了一天了，可怕的人生！……那麼美，那麼伶俐的孩子會是別人的！這一定是我在做夢！這一定不是真實的，惡夢立刻會醒的。實在的事沒有這樣慘！命運不會這麼殘忍。可是，那孩子到底不是我的嗎？我不敢看他。他不是很像我嗎？你看他不像我嗎？那一點不像？完全不像嗎？或者完全相像？妳爲什麼不說話？妳爲什麼不說話？妳心裏暗笑我的不幸嗎？」

李瑛祇能向他搖擺着頭。

「妳的意思是說不像？那就完了。其實那孩子非常像她的母親，是不是？……總而言之，一切都到了最後，我清楚的覺到了。我祇想問妳一句話，妳當然知道這個，她爲什麼那時偏要到青島去生產？並且那孩子是在那一個月裏生的？這妳會知道的。妳用良心回答我。」他目光炯炯的看李瑛。

「我忘記了。」李瑛沉吟似的說：「三年以前的事情，我記不清。」

「你們都是欺騙，欺騙！女人就是一個欺騙！」他大聲叫着，用手擊着桌子。

李瑛張着驚恐的眼睛看着他。她心神慌亂起來，教授在地上旋走，用憤怒而絕望的聲音說：

「可恥的欺騙，可怕的戲弄。我要向你們復仇的。」他站下，靠着李瑛的床柱，聲音變得軟弱了：「妳愛那個女人，愛妳的姊姊，」像是耳語似的：「她原來並不愛我，這幾天，她心裏怎麼想？……而那孩子，可憐的小東西，……」

李瑛穿着寢衣走進來，教授張大眼睛看着她，李瑛全身神經都縮緊了，她覺得腦裏有兩個巨大的力量撞在一起發出很大的響聲。她閉一下眼睛鎮定着自己。立刻知道和這不幸的命運正面相見了。

「我聽見你們說的話了。」她緩慢而低聲的說。

李瑛不敢看姊姊的臉，這臉上表現的情緒，是嚴肅的深切的痛苦，對一切犧牲的決心，優美的懺悔，受難者的馴順，夫婦和母子的愛的絕望，潰散了的人生的悲苦……她低下頭

來，仍舊以低柔的聲音說：

「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真的。」她沒有看他，教授大步跑出門去。

「這兩三年來對你的犯罪，三年的懺悔，並沒有使我離開不幸；我不能再欺騙你了，我要明白的說：——說那孩子不是你的！！呵，三年，我說出了這一句每日每時要說出的話，我的心是痛快的……」她抬起頭來，發現趙學文並沒有在前面，她流下眼淚。

李瑛走過來，擁抱著她，不能自禁的哭出了聲。

金采自從會見黎維夫的那天起，每夜都要用毛毯遮住窗子，她非常苦惱於這種防衛，她想要從這里搬走，到李瑛的家裏暫住。晚間從黎維夫那兒回來，走在街上都是提心吊膽的，得時時刻刻提防叔父的暗算。到黎維夫的書齋裏清談，成了金采數天來的日課。她一人獨處在小屋裏時，便無法平抑從心裏昇起的煩燥和無故的惱怒。所以她心裏生出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的秘密的慾望，祇在有時這慾望從她的心裏像閃電般的掠過去時，她感覺到了。這是奇異的，從來不曾有過的。坐在黎維夫對面，聽他談話，她的心便安靜而且和平，她想要拒絕這種安靜簡直不可能，她時時這樣想，她試著命令自己不到他那里去，但是在二十分鐘以後便穿上大衣，走出門時也許還想只到街上散步，來到街上却一直向着黎家去。彷彿她體內有另一個金采在不斷的破壞這一個金采的自尊心。這日午間她走出寓所的門外，無意中發現叔父在

向陽的牆角裏，倚着牆壁睡着。他的半個臉上長滿了鬍鬚，脖頸伸得長長的彎在肩上，這脖頸細得會折斷，穿着污穢的半破的長袍，有洞的鞋子，但在頭上却奇妙的戴一頂嶄新的駝色絨帽。她不由自己的停住脚步，恰在這時，叔父張開眼睛，看見了她，便十分滿足的微笑起來，他往回縮縮脚，舒服的把後背擦擦牆壁，仰頭眯縫着眼睛看着暖和的太陽，他問：

「每天送你回家的男子是誰？妳什麼時候結婚？那人很有錢，穿得很講究，我不敢叫妳他會摸我的，他身量很高。恭喜，恭喜！如果你有五塊錢給我，我就不用石頭軌妳的窗戶。我很喜歡看見妳，我每天到妳這兒來看妳一回，一看見妳，我心裏就高興，怪透了。……我告訴妳一個秘密……」他站起來，在金采身邊走着，用一種低聲說：「我的孩子很能賺錢了，他現在學會了這樣的把戲，他能夠放一種很響的屁，妙不妙？妙在一對戀人兒在大街上走過去的時候，專門有一班年輕的少爺們喜歡看他這種把戲，叫他跑在那一對戀人兒們的前面，擦一下屁股，於是放出一個很響的，很響的……妙不妙？他們就給他錢，再看第二回的表演，他們再給他錢。但我不行，我老了，不會這種把戲……妳不信嗎？我會叫他在你們走過的時候

候，來一下看看，很響的，很響的……」他臉上露出自滿的微笑，並且伸一下舌頭。看見了這個已是半狂的叔父，金采說不出自己心裏是怎樣的感情，她垂著頭走着，聽他繼續說：「我們家裏現在也很潤呢，我的兒子也很能賺錢的緣故。我現在才明白，人這種玩藝原來是餓不死的，因為無論怎麼餓，人也不想去死。妙不妙？妳看見我這頂氈帽沒有？」他把氈帽從頭上取下，一手高高舉着，一隻手輕輕的彈：「我的兒子賺來的。妙極了。他不願意給我，我打了他一個嘴巴才搶來，除了我，他配帶這樣的帽子嗎！一戴上這個，我和督軍一樣，像不像督軍？」他跑到金采前邊站住，威嚴的行了一個軍禮，把嘴撮了起來：「再見。」然後轉過身，端莊的邁着步子，走開了。金采呆然的站了一會，想起要叫住他，問明白他們現在的住處，好設法湊去一點錢。但是轉一個彎這人便沒有了踪影。她緩步走着，心裏譴責起自己來。這時她對於叔父連一點憎惡之念都沒有了。她要想法找着那家族的住處，看看那幾個孩子，病的叔母……一直到達黎維夫的家，她都爲這種不可名狀的心情苦惱着。

着黎維夫的書齋裏，滿屋都是氈煙的雲霧。

「你昨天不是說今天就忘掉嗎？」金采問。

黎維夫並不抬頭看她，他正在俯首看一冊法國版的「多米畫集」。彷彿興味很深的樣子。

「還不讀書的人，也讀起書來了。」金采站在一旁，這樣說。

「是在讀畫。」黎維夫說：「偶然翻出這冊畫集。」他把畫集遞給金采。「請妳這位畫家看看。」

「我如果真能一心一意的作畫，像步先生那樣，我也很幸福。」金采接過畫集，並沒有看，便感慨無量的說：「空虛而又空虛，我們都是這麼盪盪着。」

「叫妳看那幅畫！」黎維夫指示給她。

畫題是「游泳練習」，一人穿短褲，把自己吊在懸於屋頂的皮套裏，兩手兩腳擺動。地下站着的人瞪大兩眼注視着練習者的姿勢，彷彿極其關心的樣子。練習者的面上，看來十分自得其樂。

「多米可以說是畫家中的思想家了。」黎維夫說。

「我做學生的時候，一點都不喜歡他。」

「注意看那幅『游泳練習』，馬上就會喜歡他了。在畫的內部閃爍着可悲的什麼東西。我覺得這樣，並不可笑，我感覺的是悲愁，一種悲愁……」黎維夫沉吟的說。

「人類的愚昧？」

「我感到我自己就和這練習游泳的人一樣，」黎維夫退坐在大椅上，嚼着紙煙：「我正是把自己隱在自製的圈套裏，在假想的海洋裏游泳。那多米的繪畫却正是我的寫照呢。」

「我還是第一次聽見你這樣的自嘲呢。」金采疑慮的帶點諷刺的說：「我的朋友季瑛在前些日子說發見了自己，也許你也是發見自己了吧，你自己就在你所說的假想海洋裏。然而你那海洋是象徵着什麼呢？雖然我們自隱於半空，却以半空爲海洋，怎樣的機智！」

「我們是喜好機智的，哈哈。」黎維夫大笑了起來。

這樣的大笑使得金采不快，她蹙眉坐在黎維夫身旁，沒有說什麼話。

黎維夫向前探着身子，對她說：

「總之，我們還不知道真正的海洋在什麼地方。」

「我不喜歡這樣空洞的談話。」金采爽快的拒絕了談話的對手。

「嗯，」黎維夫點頭：「妳近兩天很不愉快，是不是？」

「是的，我很不愉快。」金采立刻承認了。

「爲什麼呢？」

金采沒有回答。因爲她不知道怎樣說出心中的憂鬱，並且她不願意當着黎維夫顯示自己的軟弱。她搖搖頭。黎維夫這時忽然感覺到有什麼東西在他的心裏起了作用，他靜一靜，金采的蒼蒼光線的美麗的容貌印在他的眼上，彷彿這些天，他祇在今日才注意到金采的美貌；他有點驚異，對於金采的心情，他似乎有了某種程度的感應，像所有的青年男女那一瞬間的感覺一樣，這兩人也同時感到了。黎維夫極力使自己平靜下來，他站起來在屋內來回踱步。與這同時另一個奇妙的念頭從他的心底昇起了，他轉過身來對金采說：

「我已經決定明天就動身到西藏去。」也許他自己並沒有想這樣說，但是他說了出來。

金柔恍若受了一擊似的呆住了，這是她所沒有想到的。

「爲什麼想起來到西藏去呢？」

「不爲什麼。我是放恣慣了的人，想要去做一件事，差不多沒有什麼道理，只是那樣想了就那樣想去而已。有的時候，也和我的想要忌煙草一樣，往往不能成功。但也不外是爲了試驗自己的意志力。」

「明天一定動身嗎？坐幾點鐘的車走？」

「我預備繞道綏遠，從包頭渡黃河……順便重新領略一下塞外的風景，怎樣？壯烈的大旅行！」

「到了西藏以後做什麼呢？」

「住到喇嘛廟裏去。」

「學習西藏文，研究密教的經典嗎？」

「多吃一點奶皮子……妳要知道我很喜歡喝牛奶。」

金采山於一種難以名狀的失望，漸漸變成惱怒了。對於黎維夫這樣遊戲的態度，起了很大的反感。她冷笑的看著他：

「你是很自滿的……」

黎維夫沒有答話，他好像並沒有聽見她說的是什麼，金采站起來說：

「我回去了。我想我不必到車站送你了。」她故意使自己平靜下去，然而她的臉上，却掩飾不住微微的，失望的，惆悵的，寂寞的神情。黎維夫也發現了他這突然的決定，在金采身上發生了怎樣的作用。但是話已經這樣的說了出來，在他是不能變更的，他必得想一想旅行的事情了。這時，他甚至想說：「妳和我一道去旅行吧。」但他沒有說出口，他知道金采絕不會和他同走的，雖然在另外一種說法的時候她一定能伴他同遊，但是在眼前這種對話下，這却絕對沒有可能性。他無心的嘆一口氣，這時候他感覺到了惜別的心情。

「祝你的壯遊。」金采低聲說着，向屋外走去。

「我會隨時寫信給妳的。」

金采沒有說話，在這一瞬間她覺得心裏忽然酸楚起來，幾乎要流出眼淚。她鎖定了自己急忙的走了出去。

黎維夫目送着她走進了喧鬧的長街，他忽然想也許正是做錯了一件事情，因為他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傷的情緒。這是從來也沒有的。他退了回來，走進書齋，坐在自己的大椅上。一動也不動的坐了很久。半響他精神鬆弛下來，他想着：

「難道這就是所謂愛情嗎？難道我確實愛了她嗎？這不錯，有的時候，在心裏突然閃過這樣的感覺。總之，愛情實在是很奇異的東西。她怎樣呢？她是一個很剛強的女人……個性十分強烈……但是對於我不合適，不過總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女人，我必得承認的，她愛着我，至少有一點……然而我也必得走開，我這個決定是極賢明的……戀愛這種事情豈不過於麻煩嗎！和女人纏在一塊兒，整天的……麻煩得很。我如果想要戀愛，還是找一個西藏姑娘好些……戀愛也不過是「粘膜的問題」，男女之間果然有所謂『神聖的愛情』嗎……對於我這是一次很好的測驗……但是，我戰勝了。不管怎的，明天又該開始我的旅行了！」

他站起來預備把壁上掛着的衣服裝進皮靴裏，但忽然停住了：「假如我真的和金采戀愛起來……這不成，我非得逃跑不可。」

李瑛一連有四天沒有出去，她整天不離開姊姊。而教授始終把自己關在書房裏，不要見任何人。李玫的態度，出乎意外的平靜，從那夜以後，她絕口不提那件事情。她只對李瑛說她絕不會去自殺的，要她放心。說這話時李瑛看出來她精神上確實有了新的變化，使她不能不相信她，因為她的寧靜並不是假裝出來的，而是有某一種勇敢在支持着的結果。四五天以後李瑛的警戒鬆懈了。這天清晨，她得出去辦理出國手續。（李玫完全同意她的外遊並且催促她。）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時時繫繞於她的心裏的，是那日和魏馥分手時那個女孩子的目光。後來她回想到魏馥才覺得那臨別的目光裏面藏着可怕的意義。所以她要去看她一次。魏馥的家人告訴她那女孩子昨天一夜沒有回來時，她已經料到發生了怎樣的事情。這時的李瑛的心裏交織着恐怖，憂慮，憤怒，悲傷，絕望的感情。驅使她什麼都不加考慮的要去找鄭述仁，對

於那醫生的憎恨已達到了極點，她甚至想要不管用什麼方法一下子殺死他，她走在路上，兩腿顫抖着，她心裏決定不顧一切也要和這野獸搏鬥，不知有多少個女人做了他的犧牲，不知有多少家庭被他破壞，魏復的可憐的面貌，趙學文的狂了一樣的神態——想到這個，李瑛覺得自己的心臟都要破裂了。到達郝述仁的病院，她一直走向他的屋子，用力去拉那扇乳白色的房門，沒有拉開，從裏面下着鎖，發現她態度異常踴躍在她身後的僕人對她說：

「現在院長還沒有起床，請您在前面稍候一候。」

「我找他有要緊的事情。你叫起他。」李瑛大聲說。並且用力敲門。僕人似乎也覺悟到有什麼不平常的事情發生了，他說：

「每天院長不會到這時候還不起來的。」

門裏連一點聲音都沒有，李瑛想起上次來時有客棧的門可以通達，她叫了僕人一同進客廳裏去，拉開門，李瑛恐怖的叫了一聲，魏復的屍體橫陳在血泊裏。一瞬間李瑛幾乎失去知覺，她差一點跌到地上。僕人在地板上蹣跚着，臥室的門大開，衣物四處凌亂着。李瑛注意到

死者身傍的明亮的短刀，她掩住臉退了回去。

據檢察人員推測，事件發生大約在昨晚十時左右，凶犯當在凶行完了後立刻逃走，逃走者自然是郝述仁無疑。根據李瑛關於凶犯和死者生前的關係的敘述，認為慘劇發生的原因可以以下兩點爲解釋，即是魏馥因爲肉體精神兩方的被污辱，時時有向郝述仁復讐之念，這日晚間來此便是復讐的目的，身傍的利刃是死者攔來的，想要出其不意的刺殺她的污辱者，而郝述仁因爲自衛的原故將魏馥殺死，另一原因則是死者心靈上的創痛過於巨大，誰也可以想像以一個十八歲的處女被騙被棄以後的心理狀態，自己存心消滅不潔的肉體，又明知以弱女之身無力殺死自己的孽敵，便攔着利刃來到郝述仁的眼前自殺，醫生在她自殺以後便畏罪逃走。無論從那一種原因上看起來，都十分可能，都可想像醫生郝述仁的驚怖的神情。凶行以後他的心神便已極端慌亂，毫未想到隱藏死者的屍體，甚至也未顧及攜帶衣物，便惶惶逃走。無論他是怎樣的風流惡纏在屍體之前完全手足無措，神志昏迷了。

李瑛從郝氏婦人病院出來的時候，是午後四點，她的心裏是說不出來的空虛，她想要哭

泣，然而她沒有眼淚，這樣的空虛正是悲哀到了極點。她茫然的坐上一輛人力車，覺得全身沒有一點力量，好像在一場惡病以後似的。魏馥在校園刺梅叢裏的文學研究會上的活潑的姿態，清明的在李球的意識裏顯現出來，她甚至想那和慘死的魏馥並不是一個人——她不能把坐在刺梅樹下的魏馥和那個可怖的浴着血的屍體連結在一起想。她的臉蛋扭着，髮蓬散着，頸上的致命傷張着口，想到她在死的時候——呵，李球不敢想下去——她回到家裏，走進自己的屋子，倒臥在床上，把頭埋在枕下，這時候，她小聲的哭了出來，她盡情的哭着，彷彿要把積壓在心魂上的憂愁和痛苦都哭盡似的。這一夜，她沒有睡好，她不斷的夢見魏馥的可怖的屍身，她夢見魏馥的死體向她哭訴，她被這惡夢煩擾得不能再睡下去了，她坐了起來，看窗外的天色已經漸明了。她跳下床，坐在椅上，呆然的聽着啾啾的鳥鳴。

到飯廳裏去吃早點，喝着牛乳，她吩咐女僕去請李玫來。女僕帶回來的是一個白色的大信封，看見這個她立刻變了顏色。

「太太和寶寶全都不在，連保姆也不在，」女僕以不吉的聲音回報：「這封信是用釘接

在門上的。」

李瑛兩手顫動着拆開了信，她已經無法擔承相繼而來的沉重的不幸。她展讀着：

妹妹：先請妳不必擔心，我對妳說過，我不會自殺的。我帶着孩子離開北平了，等我在什麼地方安住下來，我一定寫信告訴妳。在這個家庭裏，妳也一定看得出來，我和學文的生活再繼續下去，絕對是不可能的。當他發現了骨骨做生命一般愛着的孩子原來不是他的骨肉時，在他那樣的人感到的痛苦和悲哀比所有的人都甚。三年來，我在欺騙的生活裏忍受着良心的責難。對於他現在因為我所受的痛苦，我已經無法補償。在他發現了我對他的欺騙時，我看見他那樣的痛苦，我也確會想到自殺，除了這一條路而外，再也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表示我的懺悔。但是不知是從那兒來的力量，使我決定要活下去，在我的貧弱的靈魂的內部生出這樣的力，也不能不說是奇蹟了吧。這力鼓舞着我，改變了我對於人生的看法，而熱烈的愛起生活來了。我要把這孩子扶養大的，爲了他不能自殺，也不能不出走。不知爲什麼，我現在才感到，唯有生命才可以讚美的！孩子的父

親是誰，這有什麼關係呢？孩子是一個新的生命，無限而且豐富的生命。我們都要好好的生活下去！愛惜生命！

李瑛讀到這里，長長的吁出一口氣，她感受到了李玫的生命的歡喜。這生命的歡喜也在她的靈魂的深處動盪着。

李瑛決定乘最近出航的輪船出發，日期規定以後，她的心情完全安靜了下來。她到金采的寓所裏去，一次也沒有遇見她，步青陪着垂死的太太住到病院裏去了，李瑛沒有法子打聽出金采的消息。所以送她到車站上去的祇有兩個人，一個是徐儀，另一個則是戴着黑色羅帽神情委頓的趙學文教授。

她坐在車裏，想着臨行以前竟然沒得見着金采，心裏增加了一層說不出的悵惘而又淒涼的情緒。旅途是寂寞的。一直在兩天後登上輪船，眼看着從此離開的祖國的大地，她暗暗的落下眼淚。但是她却遇見了一個想不到的旅伴，這人是步青，他仍然戴着他的滿是油彩的

小娟。

「您到什麼地方？」李瑛問他。

兩人倚着欄杆。船啓錨了。

「羅馬。」

「羅馬？」李瑛吃了一驚似的。

「噢。女人終於死在肺病院了，我藉這機會旅一次行。您呢？」

「我也是羅馬。」

畫家沒有說一句話，展開手中的報紙。

「美術觀察嗎？」

「不。我主要爲的參謁教皇。」

李瑛無意中看見第二面的記事上，有學運幕後人物李彥生等人被當局拘禁的消息。但其中竟有張嘉士的名子。她覺得很奇怪。

「金采呢？」她心中忽然一震的問。

「我不知道。」

金采參加示威遊行的時候，學生與軍警之間發生了混戰，在背上負了很重的刀傷，正躺在病院裏。這事情發生在李瑛從北平動身的當日下午。李瑛不但想不到這個，她都不相信金采會參加示威遊行，這就是因為她也不知道黎維夫那個男子會做出來那樣奇矯的舉動。

吹了一夜的風，晨起却是一個晴朗的天氣，空氣清冽微寒，徐儀院內已落盡了葉的絲瓜架，垂着凌亂的枝蔓，枯黃的草花和落葉堆落了院落。徐儀起來，加一件毛衣，她預定這一個禮拜日掃除她的小院子，她心情愉快，所以低聲的唱着歌。這原故也許是因為久病的母親在最近忽然見癒，也許是因為難得這麼個好天氣。

「禮拜日起得這麼早做什麼？」從裏間屋裏傳來好久不會聽見了的，老人的很有氣力的聲音。

「我想收拾收拾院子。您看那些花葉子都堆滿了。」

她拔去枯了的花莖，從架上拉下來絲瓜莖，掃着落葉，一個月來凌亂荒涼的院落，漸漸的整潔起來了。

吃着早飯的時候，育嬰堂的一個年輕的保姆，跑到窗下來喊她：

「徐小姐，前些日子抱走了的小女孩，今天又送回來了。您趕緊來吧。」

徐儀放下了碗筷，跑到育嬰堂的院子裏去。保姆把那個小女孩仍舊放在她原來睡過的小床，已經長大了許多的孩子，受了驚似的呀呀的叫着，她已經會坐了。在她穿着花布衣服的胸前，釘着一枚硬紙。徐儀掏起了她，看那紙上寫着：

徐女士 從這里掏回去 又得送還這里 我們
的孩子 注定了這樣的命運 一切拜託 黎麗

徐儀把這紙片拿在手裏看了許久，不知她是讀着那上面的字句，還是從那紙片上看見了邪的境界，她失神似的看着它，後來，她的眼睛漸漸濕潤，她的臉上現出一種神聖的純真的光輝，彷彿一時之間她的心靈接近了至善的神明的境界，獲得了超越一切的感動，她的晶瑩美麗的淚珠沾濕了女孩的肥胖的臉，她親着那孩子，從那女孩的黑黑的大眼中她看見了無限的未來，同時她忽然覺得由自己體內發出莊嚴的聲音，啓開了靈魂的秘扉，發現了生命的真

諦。她感激的四顧着那些嬰孩們，而含着淚微笑了。

「這一塊面紗也是孩子帶來的。」保姆當她爲女孩換衣服的時候，這樣向她指示。

「面紗？這是什麼意思！」

「大約在天沒亮的時候送來的，那時正有風。一定是用它蒙着孩子的臉。」保姆繼續說：「這個母親彷彿把所有的東西都給孩子穿戴上了。」

每逢無風的天氣，人們常常看見徐儀抱着那個小女孩，在寂寂的冬陽下邊散步。

跋

三十二年的春天有一天遇見某先生，他告訴我說：「有你的——學生現在在某一個報館做編輯，托我問候你，他要來看你。他以爲你不在這裏。他告過我以前在學校裏的名字，我忘記了。」我聽了很茫然，想不起這人該是那一個我所教過的學生。不過居然有自己的學生已經做了報館的編輯而且還記着我，不能說不是一件喜悅的事。

同年四月尾參加一個在中央公園水榭招集的茶會。事先某先生給我一封信說：「你的學生也去，十分希望見你。」那天我去到水榭時已經有幾位先到，陸續又來了十幾位。大家入座後，有一個身材不太

高面色黑黝的穿西服的青年走到我的座前和我說：

「常先生不認識我了罷？」

真的，我不認識他。我和他都站着緊緊握住手互相注視了半晌，我逐漸在這個以爲是陌生人的面孔上發現了舊相知的模樣，我驚愕地微笑着。我是認得他的。却想不起他是誰來，於是他接着說：

「我是……先生記起來了罷？」

「是的……我記起來了……」

於是他搬過一張凳子來坐在我身後，我轉過身來和他談話，我一面在自己的腦中捫問那個中學生來。穿着一件黑色襯衫，領口的扣子閃着袖子捲在肘上，黃喀噠布短褲，分頭短髮披在額上，兩隻眼有點迷離而憂鬱，皮膚是黑黝黝的，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在我的那間教室門裏的石階上站着。我把這張畫告了他，我說：

「你也有一點蒼老了，不過輪廓還是一樣的。頭髮的樣子也沒有

改。你那時進我的教室總喜歡在門裏那塊石階上停一刻才踏下來。」他又微笑着。我們在過去的迷霧中接近了，在各人的心上都喚起許多記憶，也記起隔別以來六七年之間個人的與個人以外的種種事故。

他告訴我，這次來到北京後會到我在北平時代的小拐捧胡同的寓所去過，所以他以為我一定離開北京了。他偶然從某先生處才知道我不惟仍在這裏，而且仍然還在那個學校。

那天茶會發言的人很多，我和他不住低聲談話，偶然有人找他談談什麼事，他又回來坐在我旁邊。茶話會完了又聚筵，我們又坐在一起，吃完飯，大家又坐在一起，聚筵來好像比先前的茶會更正式談論什麼。有一位貴賓發表了許多莫名其妙的議論，有不少人附和着，相當的「火熾」（假如允許我用電影或話劇的廣告術語。）到十一點才算完結。在黑漆漆的樹蔭下我和他隨在衆人之後走了出來，他送我到電車站，懇切地約好下一個月期來看我後與我告別。這是二十六年夏

天後我第一次參加的茶會，一個人站在電車上有說不出來的懊惱，感覺着以後還是不出席任何的集會好。不過遇見了一個老朋友却使我的喜悅勝過懊惱。

他如約來訪我，帶來一本他在他的故鄉印過的一個小說集子「泥沼」，上面用鋼筆規規矩矩題着：

常老師 叱正 袁犀

在第一次的談話中我知道他這些年來常寫小說，我以爲只不過寫點小說而已。後來讀了他的「泥沼」，又在文藝刊物上時時看到「袁犀」這個名字，使我這個當老師的對這個當日的小學生除了友情之外懷着說不出的敬畏。

的確，在袁犀已印行的長篇與短篇中我最愛這本「泥沼」。最近

我還對他說，「泥沼」放在事變前的創作集中毫無愧色。比方說，印在巴金先生主編的「文學叢刊」中一定會得到很高的評價。我慫恿他在北京再版。我希望這個集子最近能夠再版，藉以證明我的話。

我說我最愛「泥沼」，這個「愛」字也許有毛病，也許有人以爲它太主觀。實在我是在「泥沼」中發現袁犀的整個宇宙，他的精神生活，他的憂鬱，他的熱情，在一個劇烈的大變動時代中青年的向上的不安定的靈魂。這些，在這個集子中用一種質朴無華誠摯的文字表現出來。我真願意袁犀永遠在他的「泥沼」中。

又過了幾個禮拜袁犀來看我，送給我他新出版的長篇「貝殼」。以後他常來看我。有時他坐在椅上伸手搔在他的頭髮裏，這個姿勢又是我在若干年前所熟習的，我的眼前又現出那個穿短褲袖黑襯衫的初中二年級學生。他還是憂鬱，或者更憂鬱了些。他常常很煩惱地問我：

「急寫愈覺不知如何寫好了……該如何寫呢？」

「貝殼」出版後獲得很大聲譽，但是似乎給了他不少困惑與不安。他顯然並不滿足「貝殼」給他帶來的稱揚。他顯然感覺着「森林的寂寞」。他仍然把我當作他的老師——中學生的老師。對於他懇切的問話我不能敷衍，而我却是連一篇小說都不會寫過。我是不能給他任何實際的指示的，他的藝術的自覺心却使我更喜悅，更引起我的敬重。有時我聽見人說「袁犀很驕傲」我覺得這是不正確的，真正的袁犀並不如此，他時時在摸索完美的藝術表現，摸索有力的技巧方法，因此而感到苦悶。每逢他問到我，我總誠懇告他，不要期望在四十歲以前有什麼了不起的作品出現，一點熱情不會支持得住一部小說。寫詩的人青年期成名的很多。寫小說的却幾乎沒有。甚至詩人不是也說詩是強烈的情感在平靜的回憶中的自然流露麼。感覺到無法寫時讀點名著會有益處。他對於我的意見極首肯。他要埋首讀世界的傑作。這實在是「到羅馬的一條確實的道路」。以後我每次到他家去，在書架上總

可以看見幾本新買來的他所償得的外國文翻譯的西洋文學的名著，還有幾位名家的全集。去年有一次他領了公司發給他的六百元獎金，竟去市場花六百四十元買了一部梅理美全集帶回家去，不管家裏正在等他領了獎金要用。這件事使我覺得他畢竟比我年青有朝氣，却也使我有點爲他擔心。

「只殼」給我們的是另一個世界，另一種人類，與「泥沼」中出現者完全不同。袁犀是踏進一個陌生的世界了。讀了之後我很驚訝它與我所熟識的袁犀之間的距離太遠了。我問過他寫這個長篇是否有真實的人與故事做他創造的依據。他說沒有，他完全憑空臆造的。我相信他的話。他給他自己安排了一個苦差。他在「只殼」前記中說：

「在這本小說裏，我寫了些知識青年男女的生活。寫着他們怎樣在生活裏沉溺，寫着他們的思想的混亂和迷惑，苦變與矛盾。由於他

們的教養所造成的他們的痛苦，由於他們的知識製作的罪惡，並且人性的醜惡的一面是怎樣的被人類的教育程度以及現代生活所掩飾而伸張着。」

在這小說中他完全實踐了他的話。呂桐與詩人白澗，郝大夫，李玫，周家的姑嫂……都是很好的說明。這部小說中沒有瀟灑着袁犀的精神，因為這裏不是他的世界，因而這裏也沒有「泥沼」中的力量。在這個故事弛緩的節奏中却屹然有一個人——李瑛，她高視遠矚，君臨於一切人物之上。又有一個不多露面的徐儀與她遙遙相應着。

果然到了續編，現在的這本「面紗」中，李瑛與徐儀成爲兩個中心人物而出現了，或者，成爲一切人物與故事的線索出現了。這裏是一個更廣大的世界，更複雜的世界，雖然如此，它與「泥沼」却比「貝殼」更爲接近。

前些天袁犀送了「面紗」的原稿來給我看，他又對我表示出「貝殼」刊行後所感到的煩惱：「又沒有寫好，寫的太快了。」這部小說的題材比之「貝殼」應雜的多。他想用來作爲故事的中心與一個偉大的背景的事件，爲了方便，他沒有寫進去。只輕輕描下那末一點影子。那些人物，李瑛，金采，徐儀，黎維夫……都是這部小說計畫作爲背景的事件在各方面的表現。那事件既沒有寫進小說裏，於是這些人物失掉了彼此的連繫，許多穿插也現出突兀。但是這些人物却都沾染着袁犀的憂鬱與熱情，他們都分享着袁犀的精神，盤據着袁犀的世界。正因爲這個原故「面紗」仍然要爲我們愛好，使我們感覺着親切。在這部小說裏袁犀將真正現代的中國青年的面貌與靈魂忠實地保存了。

我看完了「面紗」的原稿後又見到袁犀，他告訴我產生這部小說以前的計畫，和寫作中間不得不更改計畫的情形。這些使我將讀原稿時發現的空隙都填補了。他問我：

「還應該繼續寫下去，以李瑛作爲中心正面寫下去罷？」

「當然。」

這是我的回答。在「面紗」的續篇裏，將要有一個更偉大的背景：真正的現代中國青年的面貌與靈魂將要更勇敢，沈着，熱烈，活潑出現在我們之前。然而也將表現出更大的憂鬱，更大的煩悶，更劇烈的靈魂苦鬥。這是現代中國青年所共有的，也是爲青年的袁犀所做銳地感覺着的。在讀完「面紗」後，我們還期望着它的續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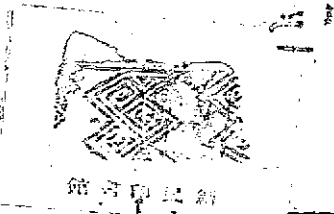
袁犀願意我在讀完「面紗」後寫一點話印在本文後面做爲紀念，我極高興接受了他的請求。我寫這幾頁文字感到從來不曾有過的愉快。從開始寫第一個字直到現在，我腦子裏總有那個穿短褲捲袖襯衫的中二學生，那付憂鬱的表情。

憂鬱是永恆的，而沉默是最大的憂鬱。青蛙該是最大的幸福者了。

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八日晨

常風





新印書館

面紗 定價九十元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一日印刷 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十日發行

著者 袁 犀

印刷者 祝 惺 元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發行者 祝 惺 元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發行所 新民印書館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電話②二一三〇・二二三三・

Handwritten notes in a rectangular box at the top left, including the number "254" and other illegible characters.

售出 (Selling)

押金貳佰元還書有據拾元 (Deposit of 200 Yuan, book returned with receipt for 10 Yuan)